

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畢斯麥傳

陸高誼主編 施慎之編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世界人名傳記叢刊

畢
斯
麥
傳

陸
高
宜
主
編
施
愷
之
編
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卅七年五月三版

畢斯麥傳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編者	施慎之
著者	陸高誼
編者	張靜江
行人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

編譯世界名人傳記叢刊旨趣

陸高誼

教育方法，不外兩種：一方面啓發青年之個性得自由發展；一方面指導青年之學習有正當途徑。閱讀名人傳記之好處，即能收此兩種教育方法之功效。蓋傳記所記，皆以事實爲根據，非空言，信筆所之，儘多空中樓閣；其能成爲名人者，殆又皆人類中之傑出英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足以啓發激勵，而爲後人楷模也。

或曰：取法於上，僅得乎中，姑不具論，而熟讀某人傳記，充其量亦不過成爲某人第二而足。貴余曰：果能成爲某人第二，亦屬佳事；蓋所謂某人者，當必爲有用之人，以前祇有某人一人，能有某人若干人，豈不快哉！況人類進步，端賴歷代經驗之積聚。初民之日常生活，無一不出於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吾人今日之日常生活，抑承先人之經驗，幾可無所用心，於所省之一嘗試與錯誤一時間，皆可移用於其他工作，人類乃日見進步。閱讀名人傳記之益，同前人經數十年所得之經驗，吾人能於日夕間得之；青年人能具有成功人之經驗，基礎既一

來之成功自必更高，又豈僅如某人第二，與之並駕齊驅而已哉！

至就文學方面言之，傳記文學在西洋文學中頗佔地位，而中國素不注意於此。雖有史漢及諸史之列傳，備此一格，但苟非以文勝質，或即語焉不詳；此外如年譜之類，更無非個人之「流水帳」，索然無味；偶有一二所謂大人先生之言行錄，則又非「官書式」，即「超人化」，一若其人非今世所能有者；等而下之，千篇一律之哀啓與家傳，及視作應酬之墓誌銘，或竟苦塊昏迷，語無倫次，或即滿紙套語，毫無實際，凡此種種，比諸西洋傳記，瞠乎遠矣。

余少時，嘗從西人閱讀西洋名人傳記多種，嘉言懿行，倍受感化。其後忝爲人師，辦理學校，亦每以閱讀名人傳記，諄勸學生，潛移默化之功，誠有足多者。今負責本局，以地位言，本局爲國內三大出版家之一；以責任言，應輔助教育，發揚文化；以此深覺名人傳記之出版，實屬急不容緩。茲特先就世界各國名人傳記中，如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實業家，其一牛經過，足以激勵青年，發揚志氣者，精選若干種，以生動之筆，遂譯介紹，名曰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以爲青年修養之助；次則擬進而試編中國名人傳記，以爲倡導。刊行伊始，用布區區，幸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小引

畢斯麥是一位歷史的人物，他手創帝國，掌握大權，是德意志的靈魂。德意志帝國開頭三十年的歷史，與這位首相的傳記，混合不分。他是從中古歐洲武士貴族的根據上出身的，然而他憑自己的鐵腕，開創出近代國家的格局。他的傳記，充滿着政治上捭闔縱橫的故事。「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兩句話，真可以為畢斯麥寫照。

畢斯麥是天才。在他的性格裏，可以發現傲性、怨恨、勇敢的三種元素。這三種元素，激發了他的大志，造成了他的鐵血政策，奠定了他的功勳。要以筆墨工夫，來描寫這位蓋世的偉人，作一鮮明的圖像，是極艱難的事；本書雖於此點努力，能否副原來的期望尚難說。然而不會瞭解畢斯麥的功業和性格，決不能明白德意志這個國家的。

從這位偉人的傳記裏，得到激勵的原料；從他畢生的功業中，窺見德意志帝國成立的經過。——這是本書的目的。

目次

第一章	歷史的使命	一
第二章	幼年時代	七
第三章	在大學裏	一二
第四章	走入法政界	一六
第五章	戀愛和結婚	二一
第六章	初露頭角	二七
第七章	同盟會議大使	三四
第八章	出使俄都	三九
第九章	開始攪權	四六
第十章	丹麥之戰	五四
第十一章	奧地利之戰(上)	五八

第十二章	奧地利之戰(下).....	六七
第十三章	北德聯邦成立.....	七四
第十四章	對法衝突.....	八〇
第十五章	法蘭西之戰.....	八八
第十六章	德意志帝國成立.....	九四
第十七章	首相私生活.....	九九
第十八章	五月法律與非常法律.....	一〇五
第十九章	主持柏林會議.....	一一〇
第二十章	與奧地利聯盟.....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從二帝同盟到三國同盟.....	一二四
第二十二章	陰謀與專制.....	一三一
第二十三章	他的朋友.....	一三八
第二十四章	赫伯特的戀愛.....	一四五

第二十五章	老皇崩駕	一五〇
第二十六章	威廉二世	一五六
第二十七章	君臣衝突	一六一
第二十八章	彼逐	一六九
第二十九章	最後的勝利	一七六
第三十章	畢斯麥不死	一八四
第三十一章	德意志二十年	一九〇
畢斯麥年譜		一九九

第一章 歷史的使命

普魯士邦 (Prussia) 歷史的使命，就是統一德意志諸邦，而成德意志帝國。這一個偉大的使命，落在「鐵血宰相」畢斯麥的肩上，他憑着才能和毅力，終於完成了這個使命。

畢斯麥是德意志帝國的功臣元老；畢斯麥是德意志帝國人民的靈魂。時間的推移，使世局有滄桑之感，但是畢斯麥的精神，決不能從德國人的心上抹去。

我們且把畢斯麥以前的德意志，作一鳥瞰吧。第一件事得提起的，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德意志和意大利一樣，不過是地理上的名詞，並不是代表一個國家，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就以德意志兩國最遲。且說當羅馬帝國於第五世紀崩潰後，歐洲蠻族雲擾，羣龍無首，陷於極度黑暗的狀態。日耳曼民族中有一支，趁此機會，在萊茵河畔發展他們的勢力，建立法蘭克 (Frank) 王國。法蘭克國王丕平 (Pippin) 的兒子，就是中古日耳曼民族中的大人物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查理曼的武功極盛，他想把歐洲的日耳曼民族統一起來，造成一個基督教的大帝國。他先征服南方的倫巴地 (Lombards) 人，勢力深入意大利半島；繼而擊平西南的西班牙 (Spain)，和東方的斯拉夫 (Slavs) 人；

最後還利用傳教士的感化力，同化東北方野蠻的撒克森(Saxon)人。第九世紀開頭，查理曼的勢力已經瀰漫整個的西部歐洲。當時羅馬的教皇李奧第三(Leo III)看到查理曼的版圖既然這樣廣大，又深感他「護法」的功勞，就想請他做「羅馬人的皇帝」。在公元八〇〇年的耶穌誕辰，教皇查理曼在羅馬禮拜時，把一頂皇冠加在他的頭上。這便是查理曼帝國的開始。查理曼逝世後，他的兒子路易(Louis)承繼他的皇位。路易死後，他的一個兒子，使齊起爭雄，直到八四三年，他們才訂立一份條約，把查理曼帝國分爲二部：長子分得意大利半島，並且襲稱帝號，次子分得現在德意志地方，三子分得現在法國和比利時兩處地方。現代德法意三國的雛形，就此出現。

公元九三六年，日耳曼族各諸侯，公選撒克森的鄂托第一(Otto I)爲國王，他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查理曼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來，這頂皇冕，又是教皇給他加上的。神聖羅馬帝國，就是今代德意志人津津樂道的「第一帝國」，她的疆土，全在中歐。但是當時封建制度盛行，各地方都是大大小小的諸侯，並不互相連絡，所謂神聖羅馬帝國，徒成空名，德意志還是地理上的名詞，四分五裂，統一人。法國文豪伏爾泰(Voltaire)曾經說過：「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又非羅馬，更非帝國。」她不過由日耳曼各諸侯，選舉出一位皇帝來，這位皇帝，

除了他自己的爵土外，政令不出國門，其暗昧情形，是可想而知的。日耳曼諸邦中的奧地利和普魯士先後勃興了。

這裏就可說普魯士的發展：當十二世紀時，有日耳曼族的騎士團，在波羅的海（Baltic Sea）南岸，征服斯拉夫族所節的地方，叫做普魯士。這便是日耳曼族移殖此地的起點，旋建立普魯士公國。十七世紀初年，普魯士公國的副統中絕，於是西方的勃蘭登堡（Brandenburg）選侯，因姻戚的關係，便領有普魯士的領土。一七〇一年，勃蘭登堡選侯，又得到日耳曼皇帝的允許，改稱普魯士王，並開始以柏林為國都。接着，普魯士十國裏，名手迭日擴張，強十八世紀中葉，日耳曼族的奧地利國，也極強盛，巍然為日耳曼諸邦中的盟主。奧國的女王瑪利亞·德麗莎（Maria Theresia）一代英主，跟俄國女王喀德玲（Catherine）英國女王依麗沙白（Elizabeth）齊名，普魯士想打倒她，把奧國歸併過來，結果並未成功，然而普魯士的威力，在日耳曼諸邦中，已足與奧地利相拮抗了。

十八世紀末葉，俄奧普三國，瓜分波蘭，普魯士拓地更廣，顯然為中歐大國。但是這時候整個德意志的情景，還不會脫去封建制度的遺蛻。霹靂一聲，法蘭西大革命爆發，優柔寡斷的路易十六，被處死刑。這一場革命，像狂飈一樣的掃過歐洲，各國君主，都大受震動。英、普、奧、俄諸國，都為慘死的法王路易

表示同情，聯兵攻擊巴黎的共和政府，進行干涉，誰知法國民氣激昂，反把奧普等聯軍擊敗。接着蓋世英雄拿破崙，率領法軍，橫掃全歐，所向風靡。一八〇〇年，拿破崙大敗奧軍，中歐諸國，拜倒於他的鐵蹄前；但是過了三年，英俄奧普又跟法國開畔。一八〇六年，拿破崙在約那（Jena）地方，殲滅了普魯士的大軍。此後西歐除英國外，都懾服於拿破崙的威力了。拿破崙的稱霸歐洲，對於德意志地方，有兩點極大的影響：第一，八百年來名存實亡的神聖羅馬帝國，正式壽終止寢；第二，日耳曼族小邦的數目，因被征服或併吞，大形減少。這兩點情形，都成爲後日德意志帝國成立的先聲。

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從厄爾巴（Elba）島上，悄然返國，收集殘部，和英吉利普魯士的聯軍，大戰於滑鐵盧（Waterloo），英國的指揮者惠林登（Wellington）公爵，原是名將，普軍的接應，又來得湊巧，結果把拿破崙打得大敗。這位氣概蓋世的法國皇帝，被英艦送到南大西洋的蠻荒孤島上，鬱鬱以終。整個的歐洲，才鬆了一口氣。拿破崙一失敗，當時的英俄奧普四強，在奧國首都維也納（Vienna），開分贓會議，各按自身的利益，去把拿破崙所建設的帝國瓜分。維也納會議席上最活動的人，便是奧國的名相梅特涅（Metternich）。這位梅特涅，真不愧是專制魔王，他身任奧相，還主持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俄奧普諸國君主都首先加入。神聖同盟的宗旨，表面上說是用基督的福音，來維

持歐洲的和局，實際上卻是梅特涅利用列強的力量，來壓迫自由思想和革命運動。十九世紀的歐洲，情形越來越複雜了。

自從法蘭西革命和拿破崙時代以後，歐洲有一種勢力勃興，那就是民族主義的思潮。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史，可以說是一部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鬭爭史。那時各個民族，要求建設獨立的民族國家，叛亂迭起。梅特涅身當這個新舊勢力衝突的時代，想力挽狂瀾，在初年，舊勢力雖然暫占優勝，但新勢力也正在逐漸抬頭，終於無法壓制。梅特涅的事業，卒成泡影。塞爾維亞（Serbia）的獨立，西班牙在新大陸屬地的脫離母國，希臘的革命，荷蘭比利時的分裂，都是對於反動的梅特涅的慘酷打擊。民族主義，方興未艾，要求統一最執烈的，卻是意大利和德意志；直到梅特涅時代，那裏城鎮紛立，諸侯擅權，「意大利」「德意志」還不過是地理上的名詞，統一未有朕兆。

且說在德意志的日耳曼諸邦，自從神聖羅馬帝國名實俱亡以後，緊接維也納會議，曾經組織一個日耳曼同盟，擁戴奧地利為盟主，奧國遂獨握霸權。普魯士覺得不大甘心，就發起組織關稅同盟，諸邦加入的很多。於是德意志境中，成功普魯士和奧地利兩雄對峙的局面。普魯士如果有意要統一德意志的話，第一先得打倒日耳曼盟主的奧地利，第二還得打倒妒忌的強鄰法蘭西。——法國的皇帝

拿破崙第三，真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一邊幫助意大利統一，一邊卻阻撓德意志的統一！

但是德意志需要統一的問題，越來越迫切了。這裏大大小小的日耳曼族城邦，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各和鄰邦不睦，好像一盤散沙一樣。環繞德意志的奧法俄諸邦，也利用這樣的情形，俾得從中漁利，再不聯合起來，也許會成爲列強俎上之肉。民族主義的思潮，風靡整個的德意志，而在普魯士更形發展。日耳曼族的歷史家，說明條頓族或諾迭克族優於其他各民族，因此他們有着一個歷史的使命。普魯士的歷史的使命，就是統一德意志。那些歷史哲學家，還鼓勵普魯士的青年，叫他們愛護祖國，崇拜普魯士的統治者霍亨齊倫（Hohenzollern）王朝，以爲將來雄飛歐洲的基礎。

尙未統一的德意志民族思潮勃興的時代，——這樣的環境，產生了鄂托·畢斯麥（Otto von Bismarck）。他完成了他那歷史的使命，他永遠是德意志人民的靈魂。

第二章 幼年時代

畢斯麥生於一八一五年四月一日下午一時。那時候拿破崙破崙正從厄爾巴島逃回法國，列強預備分贓的維也納會議中途停頓，普魯士正在尋求與國，滑鐵盧之戰行將爆發，奧國首相梅特涅的權勢炙手可熱。

畢斯麥小名鄂托（以後所說的鄂托，就是指這位畢斯麥）。他的父親名斐迪南（Ferdinand），他的母親姓名是威廉明·孟根（Wilhelmine Mencken）。鄂托是他們的第二子；他們的長子名本哈特（Bernhard），比鄂托長五歲。鄂托墜地的時候，他們一家住在撒克森的申豪城（Schonhausen）。這時，那位老畢斯麥勳近在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尼福府（Kneiphof），承受了兩千英畝的田地，所以當鄂托不過一歲的時候，老畢斯麥帶着全家，到遙遠的波美拉尼亞來。鄂托就是在那裏長大的。

老畢斯麥出身貴族，擁有田產。他的祖先們，據說都是武士，大廳上還有這些祖先們披甲戴盔的畫像。但是鄂托的祖父，已經不是武士了，他優遊林下，久無大志，極愛田園，平常喜歡喝酒和打獵，據說

在一年裏面，打過一百五十四隻紅鹿。——鄂托的面貌，最像他的祖父。——這位祖父有四個兒子，鄂托的父親斐迪南（我們有時稱老畢斯麥）居長。他們四兄弟好像都受了父親的影響，不愛上達，雖然全打過仗，卻不肯去做官，寧願居家。且說這位斐迪南，更綽有父風。當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只赴過戰場一次，就不做軍人了。普魯士王很生氣，革了他的武職，不許他穿軍衣，等到後來許久才還他的。斐迪南是一八〇六年娶親的，那時候他還不過三十多歲，年富力強，卻儘躲在鄉下，不高興去打仗，約那之戰和自由之戰，他也不曾去參加。他性情柔和，心境安泰，田產交給別人掌管，只在他的莊園中，過着無慮無憂的日子；他的光陰大半消耗在打獵上，不然就是喝酒。他的生活過得極快樂。

斐迪南三十五歲，娶的是十七歲少女，她名威廉明·孟根姑娘，就是鄂托的母親。她的容貌相當漂亮，但是性情裏頭有幾種元素，與丈夫不合。她那最顯著的兩樣元素，就是她講理不講情，而且有熱烈的奢望，她的祖先孟根氏，一百年來是當法律或歷史教授的，把這兩種遺傳性，留給她的父親。她的父親曾經作官，反對普魯士的腓特力大工作狄克推多，蒙到自由黨的批評。這位威廉明姑娘，也是綽有父風，她所作的事，無一不是主理的，她愛城市生活，她好出風頭，她愛宮廷；她簡直是她丈夫的反面。鄂托的父親斐迪南，只要安安靜靜地生活，人家不來擾亂他；鄂托的母親威廉明姑娘卻不然，她愛在

世界上出風頭

鄂托的理性力，他的深入而不爲情動的睿智，都是母親遺留給他的，他自始至終的要攬權，和他的祖先們相反，也是得自他母親的。但是鄂托的脾氣和性格，大概而論，卻是得自他父親的。一對性格相反的父母，產生了性格矛盾的鄂托·畢斯麥。

他們的住宅，是一所很簡樸的鄉卜房子，頗像一個田舍翁的住宅，不像一個居家的鄉紳府邸。這原是一所木屋，並無裝飾，只有一層樓，中間卻是兩層，不過五個窗戶那樣寬。這個小孩子鄂托，在一層樓上遙望的時候，他看見眼前是一片平原，成熟的禾稻作金黃色，景物十分寧靜。大風拂過波美拉尼亞的平原，田上就是一片麥浪。當斐迪南領鄂托到村子裏去的時候，便對他說：「這都是我們的。」這孩子也想到：「這都是我們的。」因為村子跟田地是一件事。斐迪南承襲了兩千英畝的田地。田上並沒有佃戶，只有種田的小工，小工是屬於田主的，住在草房裏，其實他們就是農奴，不過他們和鄉紳都不肯承認吧了。從這些小工們的嘴裏，鄂托聽到許多日耳曼族有名君主的故事。

鄂托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跟他的母親感情很壞，他後來每跟別人談起母親，從不說她的好話。他一直到老，還說他的母親是一個女腐儒，不留心教養他。他說起母親來，語氣裏總有點怨恨，說她「很

少有柏林人所謂慈愛感情。——她待我總是苛刻冷淡的。」記得有一次，鄂托看到一位祖先的畫像，談起那位祖先的功業，說得揚揚得意，他的母親立刻收起這幅畫像，要打破她兒子以祖先傲人的脾氣。這件事令鄂托這個小孩子很難過，而且影響到極嚴重的後果。等到鄂托年紀稍長的時候，對於母親的活動和自由思想，更形反對。母親在尼福府的田莊上，每年必介紹新機器，耕種的新方法，因為她見得丈夫好守舊，太容易說話，什麼事都毀了，她要用新法。到了冬季，一家往柏林去，鄂托的父母坐馬車去赴大臣的夜宴，母親總是很打扮，鄂托永遠記得她的樣子：「從前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如同今日眼見一樣。她戴長手套，高腰掛子，兩團卷髮在兩邊，頭上插一條極大的駝鳥羽。」鄂托最早從母親的嘴裏，聽見自由黨的口頭禪；當他還是一個半成年的孩子，母親就要他去買登載「七月革命」事的巴黎報紙。鄂托嫌惡自由黨的態度，就在那時栽下了他的根。

鄂托最早活動的範圍，只是他的家庭和田莊。在林子裏，在村上的打鐵店和畜欄裏，在糧食倉裏，是他最初的遊樂之所。他從七歲到十二歲，進柏林的柏拉曼學校（Plamann Institute）讀書。他對於這個學校，發生強烈的惡感，到了晚年還是怨恨；他八十歲的時候，常對人說：「我們在學校的時候，他們用一把細長刀子戳醒我們。」鄂托常常訴苦，說：「我從來沒有吃飽，……肉常是硬的。我們早

上五點半鐘就得起床，從六點到七點就得寫字。他們待遇我們，還不如小軍官待遇新入伍的兵。有時我們比劍，臂上往往受很重的打擊，傷痕要許多天才好。」於是這個孩子渴望到了假期回家：「有時我從窗口向外望，看見駕牛耕田的情景，我不禁含淚，我想家情深，幾乎成了病。」

鄂托·畢斯麥從十二歲到十七歲，在格魯·克洛斯脫（Grüne-Kloster）高等學校讀書。那裏的學生們，大都是有錢的市僧們的子弟，他們怨恨貴族，畢斯麥因為出身世家，他那門第的傲性更形增加。他從七歲到十七歲的十年間，正是最能模範一個人的品性的時候，卻並無人指導他的內裏生活，只好全靠自己。他看不見一個他願意摹倣的人，除開他父親之外也沒有一個他所摯愛的人。因此他很早的就成功了一罵世派。畢斯麥的性情，原是十分驕蹇，再加七從小跟人落落難合，一切事情總不如意，使他變作一個喜怒無定，性情跋扈的少年。學校裏報告他的成績，有時是這樣的按語：「他性情驕蹇，對於他的先生們不表示正當的禮貌。」他早上總想睡覺，到了下半天才會高興；這是有神經病的人的特色；他一生都擺脫不了這種特性。畢斯麥總是到了晚上，精神才煥發的，就是後來他做了首相，也是這樣。

畢斯麥在十七歲到十八歲，到苟丁根（Göttingen）大學讀書，他那大真的幼年時代，從此告終。

第三章 在大學裏

這位波美拉尼亞的永刻（Junker 少年貴族）現在進了大學啦。

他的老同學莫特力（Mottley）曾刊行一本小說名鄂托·雷本麥（Otto Von Rubenmark），這本小說把這時候的畢斯麥描寫得活現：「他年紀很輕，但很早熟，我所看見的人，都比不上他遠甚。……我很少看到像他那樣面目可憎的人。……他頭髮蓬亂，又是帶着雜色。他滿臉全是雀斑，眼睛邊好像帶着紅眶。臉上一大塊傷痕，從鼻尖一直到耳邊，是十四針縫合的，是新近決鬪的紀念品。……他穿了一件不成樣的褂子，既無領條又無扣子，無顏色，無形式，穿的是非常寬大的褲子，鐵跟的靴子，帶着極大的靴趾。他的內衣領不用領帶，翻過去蓋住衣肩，頭髮披在耳邊和項頸上。嘴上是如有如無的鬍子，說不出是什麼顏色，一把大刀掛在腰間，這就是他的面貌和打扮。」莫特力說他這位好同學畢斯麥，是雛形的英雄。

少年畢斯麥自己也曾說過：「我要在這裏領導我的同學，也如我將來領導他人。」他在學生羣中，確乎是出類拔萃的，他的勇敢，他的驕傲，他的放蕩行爲，他的華麗衣服，他的凶暴和他的慈愛混在

一起，全表示他跟衆人不同。他簡直是個怪物。同學們穿的都是平常衣服，他偏要穿蘋果綠的知褂，極長的袍子，否則就是穿海虎絨的褂子，釘上螺鈿扣子，表示他有許多漂亮的衣服。有時他在酒店裏灌飽了黃湯，走出店門，半夜裏在河邊晃水。有時他因為吸煙和鬧事，犯了規則被譴責；但是他比無論那個同學，更藐視學校裏的管理員。有時他因為穿着竹布內衣，令他身上發痒，他就裸體睡。——畢斯麥的同學都不敢惹他，因為一惹他，他就同他們挑戰，而且每戰必勝的。他在一個學期裏頭，曾經跟人決鬪過二十五次，其中只有一次受傷。一些資格較老的學生，見了這個少年貴族，都害怕得遠而避之。

少年畢斯麥對於政治，看得很冷淡，也不大參加學生聚會。但是當聚餐的時候，有什麼人跟普魯士人開頑笑，他卻很容易的向這些學生們挑戰。他因為要保護普魯士人的名譽，同時跟六個人決鬪。談起普魯士之戰，普魯士軍總司令老布呂協（Blücher）的舉動，畢斯麥老是給他辯護。有人說：「看這個一年級學生的說話，好像我們今日還是在開特力人（Kettler)時代！」對於本國問題，畢斯麥沒有興趣。即使頂有名的教授演講這個問題，他也不去聽。他情願在美國國慶日，去跟他的美國朋友狂飲作樂，吃醉得滾到桌子底下。但是一談到日耳曼諸邦不能統一，他卻跟人家賭二十五瓶香檳酒，說在二十五年內，諸邦必聯合為一。輸的要渡海，他們倆同飲這二十五瓶香檳酒。——畢斯麥是賭贏的，不過

遲了十三年。

畢斯麥的家裏，要他學法律，將來辦外交。但是畢斯麥一家向來不投入宦海，只是當軍官的。畢斯麥並不想做軍官，他的生活，一無目的。他在學校裏讀書，衣食方面，在在要花許多錢。他在大學一年之後，曾寫信給他的哥哥本哈特：「老頭子不肯替我還帳，父子之間很不和……這是不不要緊的，我很有信用，可以安心過放蕩生活。放蕩太過我就得了病，臉色蒼白，等到耶穌誕辰我回家的時候，老頭子自然將以為我沒有好的營養。那時候我就可堅持說，我寧可當一個奉回教的人，不願意挨餓，這樣我就能隨心所欲的要錢了。」看了這封信，可見畢斯麥真是大生的外交家。但是放蕩生活的結果，他到了十八歲時候，身體多病，厭倦歡娛，毫無精神，跟少年的歌德（Goethe）一樣，回到家鄉。鄉居生活，吃的是鄉下飯食，安安靜靜的過日子，他的康健又恢復了。

畢斯麥在學校裏，結識了兩個朋友：一個就是上面提起過的莫特力，籍貫美國，是個性情和藹的文士；一個名叫蓋色林（Kesseling）伯爵，是個知識純熟而性好刻苦的人。到了晚年，只有這兩位還是畢斯麥的密友。在十八歲時，畢斯麥和少年的羅恩（Roos）相識，這位羅恩，就是未來的大軍事領袖。但是畢斯麥所最喜歡的兩個朋友，還是莫特力和蓋色林。畢斯麥跟莫特力同一房間，當莫特力

戴了詩人擺倫 (Byron) 式的領子，德文還不高明的時候，就在那裏翻譯哥德的傑作浮士德 (Faust)；有時他們倆費了半夜工夫，討論哲學。畢斯麥後來說他之所以喜歡莫特力，是因為他的相貌漂亮，一對大眼，顯出聰明和瀟灑的樣子。畢斯麥也因為同樣的理由，喜歡蓋色林。他之所以愛這位年輕的伯爵，還因為他有洞明世故的樣子，彈得一手爲貝多芬 (Beethoven) 的曲調，一彈就是幾點鐘，畢斯麥只愛聽貝多芬。

這樣的生活，養成畢斯麥罵世的态度。他無意讀書也無意上達，好像他一無事情可作。他從家裏給信告訴朋友：「我想不幹外交上的事務，還是教練幾年新兵作爲消遣，接着就討老婆，養兒子，種田地，釀許多白蘭地酒讓我的佃戶們喝個酩酊。倘若十年八年之後，你到這裏來探望我，就會看見一個身體肥胖的鄉勇軍官，他是一個大鬍子，喜歡罵人，常抽打他的獵狗和僕人，憎惡法國人，卻是一個怕老婆的漢子。這就是鄂托·畢斯麥。我將穿革褲，在羊毛巾上讓人們取笑，如果人們恭維我一聲伯爵，我就會拈鬚微笑，因為他們這樣稱呼我，我得把羊毛減價兩圓，便宜些賣給他們。碰到國王萬壽日我將痛飲遙爲祝嘏，其實我將常常喝醉酒，常談收成和馬匹。」——這樣的畢斯麥，這樣澹泊心情與不拘小節的畢斯麥，誰會想到三十年後，是吃吐風雲睥睨陸的鐵血宰相呢？

第四章 走入法政界

畢斯麥不高興當軍人。他雖然是一個頭等的梟水好手和劍術家，卻極厭惡陸軍的操練。他永遠想命令別人，不想被人命令，因此不願投身陸軍，卻投入法政界。那時候畢斯麥正當二十歲，有一位先生塞了他許多應考的資料，他居然考取律師，可以在柏林市的法庭出庭。他一充當律師，有時出入宮庭，和達官貴人交接，前程的思想，引誘這個少年律師，他居然想攬權，想爬上榮耀的高位，心裏懷着大志了。

畢斯麥所有攬權的大志，原得自他母親的遺傳。但是他的父親，卻把相反的傲性傳給他，有時候傲性把大志驅逐於一隅。這樣，這位少律師又消極了，他「往往覺得，想棄筆墨而事鋤耜，棄案牘而事打獵。」他雖是在這樣的矛盾中，然而他力求成功。他在萊茵河上報名，生平第一次在家過夏；他費幾個月工夫寫論文，回答考試題目，要在律師界裏求高升，必得經過這一場考試。他很攻苦，不寧靜的心境也收束了。最後，這位二十一歲的少年貴族，帶着優等的報告和極好的薦書，起程往愛斯·拉沙伯（Avila-Champfle）任職，這地方是他母親給他挑定的。

愛斯處於三國交點，是有名的勝地，有許多外國人，在那裏花錢享樂。畢斯麥到了那裏，怎肯死心塌地的在衙門裏辦法律事務？雖然愛斯的長官待他很好，派他做承審員，替他規劃前程。照他給畢斯麥想定的辦法，他按部就班的上去，就可以做到判事顧問，然後還可以開始辦外交。但是畢斯麥看不起這樣的機會。他十分驕蹇，十分放蕩，只沉在求快樂的時髦世界裏頭。也爲了一個女人，擅離職守，不久又呈請辭職，床頭金盡，他只好回家。

他帶了滿身債務，回到家裏。愛斯的長官寫信告訴畢斯麥的母親，說這位少年子爵「曾經努力勤懇辦事，可惜愛斯的繁革，他簡直抵抗不了。」他那有病的母親，十分憂慮，但畢斯麥還自以爲是。他的母親盡力爲兒子找新出路，居然在波次潭（Potsdam）的行政處，替他找了一個位置，又是承審員之職；波次潭的長官，先聲明要他按期的勤力辦事。但是畢斯麥到了波次潭，仍舊視爲苦差使。例行公事他看不起，他的長官們都是迂腐的，他們要他按着時候入署辦事。畢斯麥作了三個月，又不辭而行，回到柏林，去伴他患着癌症的母親。

畢斯麥既已解職，還是想規避兵役。他是個康健少年，卻要極力避免當軍人，他之所以不願投軍，爲的是他厭惡無論什麼強迫，因爲他原是騎馬、比劍、放鎗的好手，而且有極頂的勇敢。他的傲性是不

肯爲人下的。後來他入了雅吉衛戍軍（Yager Guard），不久就跟他的長官鬧起來。「我絕不能跟我的長官相處，」結果使得這位畢斯麥什麼事都不願意幹了。

畢斯麥的好榮耀的母親，對於自己的丈夫，不求上達，早已大失所望，她原希望兩個兒子出山，如今對於畢斯麥又失望了。畢斯麥飽受了親戚們的閒話，他便在一封回答表姊妹的信裏，加以剖白：「辦事和作官，簡直跟我的性情不近；即使我作了內閣大臣，我還不以爲幸的……我只想命令人，不願聽人命令；我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只好說我的脾氣是這樣……一個普魯士軍官，很像一個合奏音樂隊裏的一份子，不管他使用什麼樂器，他得跟隨人家奏同調。說到我自己，我要去我獨賞的音樂，要我跟隨人家，我寧可不奏……有些人作大官，除了愛國主義以外，大多由於他們有奢望，想攬權，想留盛名於青史。我自然也有這樣的奢望。有許多功名，有如軍人當戰時所得的，或在自由憲法下一個大臣所得的，如庇爾（Peel）奧康尼（O'Connell）米拉波（Mirabeau）等——這幾位在劇烈的政治舉動中有他們應辦的事——這樣的功名對於我，如火之引蛾，使我拋棄別的顧慮而赴之。但是按部就班奉行故事得來的功名，由考試、勢力、研究案牘、資格、長官徇情等得來的功名，我不甚希罕。總而言之，我並不是沒有大志，不過我把大志看作跟其他的熱情一樣的不好，而且還比其他熱情更無

知識，要犧牲我的全盤精力與自由。——這是畢斯麥第一次分析自己的信件，在這信裏，他揭出他的傲性，他的聰明，他的藐視一切（還要加上膽識），這幾樣造成他的性格的最重要因素，又是他將來功成名就的一定因子。在這信裏，真正的畢斯麥，躍然紙上了。

畢斯麥信中所提起的三個政治家，當他寫上面這封信的時候，庇爾才當了英國首相，正在下院強迫他自己的黨實行自由貿易，同時奧康尼正在爲愛爾蘭（Ireland）的自由而奮鬥。這兩位革命家，只要顧着他們自己的精力與內見，不必勉強考慮國士的欲望。米拉波在法國，也要限制君權。但是當時的普智士卻不同，既然沒有憲法又無上下兩議院，這樣的願望，不過是畢斯麥的幻想。他只有學做一個狄克推多，並不是要實行一種理想，卻爲的是要攬權，要得名譽。畢斯麥很知道自己的力量，他既不爲愛國忠君之念所惑，也不爲對於羣衆負責任之念所動。他是一個偉大的獨立者，憤世嫉俗者，是一個奮鬥家，一個革命家。他要照他的意思節制一切，不能容忍在他之上的人。

有着這樣野心的少年，非百甲之才，怪不得他的視族要對他失望，他的父親因爲畢斯麥進入法政界而不上進，也有點不高興。終於老畢斯麥決定了，寫信給他的長子本哈特說：「鄂托極不願在行政處辦事，他很厭世。如果他肯在行政界多混幾年，後來也許可以做到長官，就可以拿二千圓的薪

俸；只靠走好運是無希望的。他哀求母親另外給他設法機緣。……鄂托的意思是想開一所煉糖廠，他先到馬德堡（Magdeburg）舉辦這件事，隨後回來在尼福府辦事。我因為他這樣不快樂，心裏很難過，又因我在尼福府見你注意耕種，我更明白我若住在柏林，我們必同歸於墜落。我現在決定了，把尼福府田莊給你們倆兄弟，我有申豪城的進款，也就殼了。」

畢斯麥的父親所以有這樣的決定，因為那時他快七十歲了。畢斯麥的母親，癌症極重，快不久於人世。她看到家中的經濟情形，在這兩個只會花錢的兒子身上，快要破產，十分痛心，她更痛心的，沒有一個兒子會崢嶸地一露頭角，以副她的期望。不久，這個好攬權的自負的母親鬱鬱以終了，她在彌留時，萬萬想不到數十年後，她的次子會驚異地副她的期望的。畢斯麥等喪事完畢，便完全拋棄在法政界混的念頭，預備歸農不事聞達，回到尼福府去了。那時畢斯麥只有二十四歲。

第五章 戀愛和結婚

這裏日以閱情筆墨，來敘述這位鐵血宰相早年的戀愛。

畢斯麥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常在自己田莊上的草舍裏，跟一個農夫的美妻說話，消磨幾點鐘。他又曾在郵車裏，跟一個秀美的保姆有過一件冒險的事，那個姑娘暈倒在他的懷裏。他還請他的哥哥本哈特，替他送一件表示戀愛的東西，給一位鄰居的女人，卻不露送禮人的姓名。他在少年時代，就充滿着放佚的幻想。

他在二十一歲時，在愛斯當承審員，更發狂似的追求女人。他在那裏拋荒職務，寧願跟着英國少婦們馳馬遊樂。有一個英國姑娘，名叫羅拉，她出身世家，既漂亮，又年輕，畢斯麥很愛上她。當羅拉姑娘離開愛斯，倦遊歸去，她跟畢斯麥已經秘密訂婚了。這是畢斯麥第一次訂婚，可是這個年輕的貴族，那有錢娶她最後婚約自然解除。

在下一年夏天，畢斯麥在愛斯，又沉醉於另一個英國女人的懷裏。這位姑娘的芳名是伊沙貝·羅林，家世沒有羅拉那樣高貴，卻長得比她更漂亮，她秀髮如金，身段窈窕，是一個教士的女兒。畢斯麥

發狂似的跟着她，告了兩星期的假，不管他在愛斯所欠下的許多債，跟着伊沙貝到魏司巴登（Wiesbaden）在那裏又碰到蘿拉，蘿拉和伊沙貝原是好朋友。畢斯麥似乎有點難堪。然而他又跟伊沙貝訂婚了，這是畢斯麥第二次訂婚。畢斯麥得意揚揚的寫信給朋友，說：「我借此告訴你，我已經訂婚了，正跟你一樣，我也想結婚了。我的未婚妻是一個年輕的英國姑娘，生得極秀麗，可惜他現在還不會說德語。我要陪她一家往瑞士，到米蘭（Milan）和他們分手……我打算明年春天舉行婚禮，你必得跟我一起到英國，喝一杯喜酒。」少年畢斯麥爲了愛情，幾乎變成瘋狂，就因此丟了愛斯衙門裏的位置，這在上面也已經說起過。他只好快快回家，因爲一誰知兩個月之後，這個面貌的英國姑娘，被一個一隻手的軍官搶了去。這個人有五十多歲了，他有四匹馬，有一萬五千圓的進款。我的錢都快花完了，心裏很痛，我只好回到波美尼拉亞去，是一條很不舒服的笨拙的大船拖我回去的。」於是畢斯麥的第二次訂婚，又輕輕的破滅了。

畢斯麥決心歸農，擺脫法律生活，住到尼福府的田莊上去，他的生活相當的舒服，但又是極端的放蕩。他因爲沉悶得難受，在二十七歲時，有了第三次的訂婚。這時他的思想已經成熟此了，再也不像從前那樣的瘋狂追求了。他這次的未婚妻，是鄰近的一位姑娘，姓名是奧蒂麗·浦特卡麥（Orti

von Puttkamer)。但是奧蒂麗的母親，反對這一件親事，「兩個星期後，我跟我那未來的丈母娘鬧起來了；我憑良心來說，這位老太太是一個脾氣極壞的人，她已經徐娘半老，很想有人愛她呢。」這是畢斯麥自己的話。這位浦特卡麥老太太，知道畢斯麥的名譽不大好，——他有着「瘋永刻」的綽號，便要這兩個未婚的夫妻，分離一年。老畢斯麥從中嘗試調停，——至少也是他寫信的——因為顯然是畢斯麥嘴裏說着，要他父親寫這封外交手段的信。但是他那木來的丈母娘，毫不通融，她說着，督令女兒拿筆寫一封「藐視而不公道」的信，跟畢斯麥決絕。

畢斯麥接到這一封信，好像跌在冰窖裏，失去這個姑娘，他並不十分沮喪，因為這時候他已經厭倦她了；他爲的是受了侮辱。他決定去旅行，先到英國，也到過歐洲大陸上其他的國家。他倦遊歸來，自己寫道：「我現在變得很快靜了，前日使我詛咒自己命運的事，現在卻當是極大的幸福。——但是他永不忘記所受的恥辱。因爲四年之後，奧蒂麗姑娘的老太太，很想跟畢斯麥和解，把女兒嫁給他，他卻謝絕了，對一個朋友說：「我好幾年心裏藏着感想，我覺得我那最深摯的情操，被人看不起的惡待，揭露我的祕密，傷害我的傲性。——這幾件事在我心裏還有餘痛，我無力抑制。我雖有再好的意志，卻見得難以忘記印象很深的侮辱，不單是不能盡全忘，就是忘記一部份，我都辦不到。」這時似他說過一句

普通話，說他「不能戀愛。」他的傲性和他的怨恨老是這樣存在心裏，使他不知道什麼是戀愛，什麼是犧牲。

接着，畢斯麥又在波美拉尼亞的鄉間，認識一個姑娘。她名瑪理·塔登（Marie Thadden），已經是畢斯麥朋友毛力茲·巴拉肯堡（Moritz von Blanckenburg）的未婚妻。瑪理自然戀愛他，她卻不肯承認，畢斯麥當她是朋友的未婚妻尊敬她。瑪理和巴拉肯堡結婚後，畢斯麥跟他們仍有往來，外間紛紛議論，說畢斯麥是巴拉肯堡夫人的愛人，其實這是不確的。但是畢斯麥在巴拉肯堡家裏，碰着一位約安娜·浦特卡麥（Johanna von Puttkamer）姑娘，那姑娘後來卻成了畢斯麥夫人。約安娜不及瑪理那樣可愛，她身材瘦小，皮膚略黑，有點意大利人風味，她跟瑪理不同的地方，就是她的秀雅，她的自然，還有她的感情的激烈。她很容易為感情所動，一打定主意，決不會再改變。她只要戀愛這個男人，就無條件的崇拜他，犧牲自己，希望這個男人會指導她。已達成熟年齡的畢斯麥，對於這位約安娜姑娘，不自覺的又墜人情網了。

畢斯麥是在三十二歲上跟約安娜訂婚，也是在同年結婚的，那時候約安娜是二十二歲。他向她求婚，她立刻答允他；但是還有最大的難關，畢斯麥是不信教的，而約安娜的父親是一個虔敬派的教

徒，這事得待他的核准。畢斯麥當回家的時候，就在路上一間客棧裏，寫信給約安娜的父親，說要娶她。他原是一個大生的外交家，這封信裏不知說了多少次上帝，頗能逢迎皮敬派老頭子的心境。但是那個老頭子，仍舊很不願意把女兒嫁給這個人，一因為說他好的人很少，說他壞的人很多。一畢斯麥一接到這個老頭子的不置可否的信，就立刻取攻勢，忽然間跑到她的地方，「曉得老頭子意在延攔過去……如果不是我一看見她就攻擊她，緊緊的擁抱她，她的父母見了很慄慄，說不出話來。沒人知道這件事要怎樣變卦了。我這樣一來，只在五分鐘之內，什麼事情都很滿意的商定了。」這就是真正的畢斯麥。這位大政治家常用攻其不備的手段，連訂婚也是這樣，不久約安娜一家都傾倒於畢斯麥的腕下了。

訂婚之後，畢斯麥寫了許多漂亮迷人的情書給約安娜，居然馴服了她。他開頭毅然用丈夫的口吻，寫信給她，他熱烈的愛情並未減退，但是不久就顯露他意志堅決，和他以領袖自居，他的意志是要人本行的。那時畢斯麥又再度投身政界（詳下），他說政治能使人忘食廢寢，可是不久他又渴想鄉卜和約安娜。他寫信給她說：「如果我的雙臂擁抱着你，帶你到綠林深處遊獵休息的屋裏，在那裏我看不到別人，只看見你的臉，我常做着這樣的夢，我不愛聽政治的輪聲。」這又是畢斯麥的矛盾了，他

無論處於什麼地位，總是不滿意的。

畢斯麥與約安娜是訂婚後六個月結婚的。他們過了一個很長的蜜月，畢斯麥像父親一樣的帶着新婚的妻去看外面世界，然後回來，開始自己的前程。

第六章 初露頭角

回到尼福府田莊上的畢斯麥，生活過得極沉悶，他原是振翅萬里的鷓鴣，偶然倦飛知還，怎肯永遠埋沒在鄉間呢？他憤世嫉俗，一肚子的不舒服和牢騷。前面曾經說過，畢斯麥在第三次的婚約解除後，曾去國遠遊。但是等他從外國回到家裏，又覺得一百個不高興。波美拉尼亞地方太小，德意志是一個寂寞的所在。於是少年畢斯麥只好坐在火爐邊讀擺倫的詩，把這位詩人最狂妄的詩句抄下來。隨後他想學擺倫的榜樣，收起手中的詩本跟田莊上的帳簿、籌劃和自己的老同學阿爾寧（Arnim）遊歷亞細亞。但是這位老同學正迷戀於畢斯麥的小妹妹摩紋（Milwina），無意於到印度的恆河邊去吸雪茄煙，而老畢斯麥風燭殘年，也不肯讓畢斯麥遠遊。接着他的妹妹摩紋跟阿爾寧結婚，他變作比從前更加愁悶了。他枯居鄉間，厭倦得幾乎厭世，他自己說：「我就這樣的在生命之河流中漂流着，除了一時的意向以外，沒有東西把舵；至於在什麼地方讓水波把我拋到岸上去，我也一概不

管。

畢斯麥二十歲的時候，他的老父以七十四歲的高齡謝世了。老畢斯麥身後遺產，就是易北河邊

申豪城的田莊，畢斯麥決意住到那邊去，把尼福府出租。尼福府不單是他生長之地，而且幾百年來，都歸畢斯麥氏所執掌的；所以他關於這件事，心裏覺得很難受：「附近的全數田地、河流、老橡樹，都像黯然傷神。我掘擋完畢，在日落時候，到各個我所愛的地方辭行，我在這些地方，不知費過多少時候，在那裏納悶地沉思人神，我都要拋離了。有一個地方我原想蓋一座新房子的，我在那裏發見一匹馬的骷髏，我一看骨格，就知道是忠心的加立駁的遺骸。這匹馬爲我乘騎，已有七年，中間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我記得我在馬上所走過的叢林、田野、湖泊、房屋；如同展玩我從前的生活的圖畫，一直到我是小孩子在那裏嬉戲的時候：『露滴滴溼在草木上，我看日落看了許久，我的心裏不自禁地洋溢着悽慘。我追悔糟躓了我少年時的睿智，財產，健康，盲目無睹的，看作不足輕重的，以求快樂——是無目的無結果的糟躓。當我回到屋裏的時候，我更覺得傷心。一草一木，有些是我手植的，好像都責備我，不該這樣的拱手讓與外人。佃工們來告訴我，說他們在我父手下，已有多少年了；其中較老的人們簡直流淚，我自己也幾乎滴下淚來。』」

上面的話簡直不是鐵血宰相寫出來的，它是一篇詩，有如歌德與他的避暑亭園辭別時所說的話。其實畢斯麥所以離開尼福府到易北河邊的申豪城去，爲的是那裏的隄工局有一個位置。他如今

是二十歲了，少年任意橫行的時期過了，心裏發生新的奢望，想替國家做點事情，而從易北河隄不過幾步，就可達到議院，這是他確切感覺到的，所以他不得不走了。

現在畢斯麥初步的願望達到了。他住在申豪城堡寨似的莊屋裏，一邊當着隄官，那是極寫意的職務。他開始想再投身政治舞台，實現他少年時代的野心。正好這時候普魯士王想從八個省的議會，成立一個聯合議會，設備在柏林召集，以便後來討論憲法。這是在一八四七年，畢斯麥三十二歲。畢斯麥本來被派爲候補代表，不能正式出席，但是他略施手段，居然趕到柏林，進了會場。在這聯合議會裏頭，從萊茵河以至米美爾（Meimel），各省都有代表，這是普魯士統一的標記。但是這裏而那些眼光遠大的人們，他們的意思都不在普魯士，而在德意志，渴想聯合德意志諸邦變作統一國家。在這個聯合議會中，其總是五百名議員，大多數都是主張自由主義的，只有七十個是保守派，這七十個之中，卻沒有一個主張統一德意志諸邦的。畢斯麥是驕傲、勇敢、怨恨，處身在這聯合議會裏，他覺得很孤立。他發表處女演說，反駁別個議員的演說，他那盛氣凌人的態度，沒有人贊賞他，他之和議院不治，大概在這時候已經伏下根因了。

一八四八年的初春，議會休會，畢斯麥伴着他新婚的太太，在申豪城過冬。這時巴黎爆發了「二

月革命，亂民趕走了國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宣布成立第二共和政府。消息一傳佈開來，德意志諸邦也人心惶惶，隨處政府都免了反動派大臣的職，任用較為主張自由的人。可惜太遲了！三月十八日，柏林市民聚集在大街上，與軍隊衝突，普魯士王被囚，自然這是傳聞。畢斯麥周於保守派，原是替反動說話的人，這樣的事激動他的傲性與勇敢，所以他第一件事要反攻亂黨。他的脾氣與他的利益聯合起來，只想用武力。他立即動手，搜集他手中所有的守衛工具。第二天早上，有委員們從市鎮到申豪城來，號召農民們掛黑紅金三色大旗，地主卻叫農民把他們趕走。畢斯麥接着又到柏林，預備去幫助王室。

這時候普魯士士是腓特力威廉，一個懦弱無能的干上，而且有著神經病。這位干上無子，他的兄弟威廉親王頗有登祚之望，——威廉親王就是後來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畢斯麥是忠心耿耿為王室的，誰知王上卻跟民衆講和，畢斯麥十分痛心。但是他的傲氣與勇敢，卻被威廉親王認識了，此後兩人才能攜手同心，做統一德意志的事業。一八四九年，畢斯麥當選為下議院議員，他的保守主義，總使他坐在右派的席次。

現在這位畢斯麥已經變作議員專家了。他從三十三歲到三十六歲四年間，以議員為專業。他十

分活動，十分熱心。他反對革命，反對議會不肯投納稅的表決票之權。他大聲疾呼的反對與英法兩國比較，因為這兩國的元首是從革命的血手上得到他們的王冕的。他也反對大市鎮，以為是「醜態民主主義的所在。」他所以深恨革命，因為革命要廢貴族和其他制度，所以他在這時，第一次開頭寫一個「von」字在他名字之前，從前他的簽押，都不寫這個字的。他對一個自由黨說「我是一個武士之裔的貴族，我要享受我的地位的利益！」

革命的狂浪，從巴黎渡過萊茵河，德意志統一的要求，漸趨激烈了。在德意志諸邦中，奧地利與普魯士的對立，更形尖銳化。奧地利曾組織日耳曼同盟，自為盟主，設同盟會議於波朗克福（Prankfurt），作溝通諸邦的機關。但是德意志的統一，卻有一個大障礙，新日耳曼化的普魯士，跟有四分之三不是日耳曼的奧地利，互爭酋長，誰也不肯讓誰。普魯士曾經聯合北德意志諸邦，組織厄爾福會議，畢斯麥也曾出席該會，但厄爾福會議受了奧地利與俄羅斯的恐嚇，就解散了。奧地利旋於一八五〇年，又主持法朗克福的同盟會議，同年夏天發出開會的正式請帖。

普魯士如果不肯派員到法朗克福的同盟會議，就是等於和奧地利挑戰，但普魯士為北德意志領袖，以自由的保護者自居，怎肯屈從奧地利的勢力。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奧普兩國，嚴陣以待，好像兩

個勁敵將較量高下，以一戰決定誰當德意志的領袖，把古老的日耳曼同盟掃入垃圾堆裏。威廉親王是主戰的，總參謀毛奇（Moltke），也以為普魯士有四十萬人準備打仗。畢斯麥卻主和，他和國干及大臣們一樣，害怕自由黨的勢力，寧願跟奧地利及反動派一致，不願承受革命觀念的統一。他以為「這個時候打仗，簡直完全無理，打仗的結果，不還是我們的政府向左多走十幾哩罷了！」

接着，畢斯麥在議院裏發表一篇汗汗洒洒的演說，他反對宣戰，攻擊憲法：「當大臣的原可以很容易的鼓吹戰爭，一面卻坐在家中的火爐邊取暖！當大臣的也可以很容易的在演說台上敲大鼓，一面卻叫軍人們在雪上臨陣流血。一個執政的人，毫無理由地和世國宣戰，這是禍國殃民之舉。打過仗之後，你們可以看見，坐在焦土上沉思的農夫，看見因重傷而殘廢的人，看見兒子從軍陣亡的父親，你不妨對他們說：『你們是飽受犧牲了，但你們該與我們同樂，因為統一的憲法已經得救了！』」他又替奧地利說話：「奧地利是日耳曼族的一個強國，幸而統轄異族，從前卻是日耳曼諸邦軍隊所征服的。我把奧地利當作古老日耳曼國的代表與繼承人，往往光榮地使用日耳曼的利劍。」

畢斯麥是好戰的，念念不忘於統一德意志而反對奧地利的，先前卻反對戰爭，給奧地利說話，這似乎令人難於置信了。其實他這時候的目的，就是要贏得一部分的權力等 he 得了權力之後，他就可

以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用這種權力，以利國家。果然，畢斯麥的算盤打得不錯，他這一番大演說的效果，是替他打開一條常外交官的路。他在國家蒙恥的時候，毅然迴護這樣的恥辱，必定宜於在同盟會議代表這個國家，因為他在那裏還是要同奧地利合作的。他演說過之後四星期，政府就派他當安哈脫（Anhalt）駐使，他有機會露頭角了。一八五一年春天，普魯士王便派畢斯麥出使於法朗克福的日耳曼同盟會議，擔任與奧地利折衝之職。他臨行前見王上請訓，王上說：「你一向並無外交閱歷，就担這個外交責任，你是一個大胆的人！」

畢斯麥說：「陛下把這樣重大的責任，托付與我，原是陛下的胆子大。如果我不稱職，請陛下不必留我。我的才力究竟能否辦這樣的大事，我自己不能說，我要試過才好說定。陛下若有胆子號令我，我就有胆子服從。」

王上說：「好呀，我們說說看。」

畢斯麥終於露頭角了，他悲喜交集的告訴他的太太約安娜：「以後你寄信時，寫明寄交美因河邊法朗克福派普魯士大使署參贊畢斯麥收。」他得意洋洋的上任，從三十六歲到四十三歲，一直在同盟會議當了八年的代表。

第七章 同盟會議大使

畢斯麥現在是駐日耳曼同盟會議的大使了，他爲國辦事，作了普魯士王的代表，那是在一八五一年。

法朗克福的日耳曼同盟會議，表面上諸邦都是平等，惟奧地利在同等中稱雄長，這原是新近的歷史的結果。三年前普魯士會離開此地，宣布她的意思，要重新發起一個同盟會議，撇開奧地利，現在卻穿上悔過人的衣服，又跑回來，誰能希望奧地利的代表在會議席上，不當着衆代表的面上屈辱普魯士呢？奧地利能殼靠大多數其他諸邦幫助，普魯士只能靠北德意志四個小邦投票。盛氣凌人的畢斯麥，在同盟會議跟奧地利代表的衝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奧地利是普魯士主要的仇敵，畢斯麥的內心裏，最恨奧地利。當他未在法朗克福嘗過哈布斯堡（Hapsburg） 王室的傲慢無禮的滋味之先，他已經把奧地利當作戰計劃的目的地。他本來就不喜歡奧地利，現在加上一層不信任，更加反對她了。我們所詫異的，只是畢斯麥對奧之戰，還得再等十五年才發生。

在同盟會議中，畢斯麥不能居第一位，開頭他就極不高興。他只能和十幾位其他大使，坐在一起，

主席並不是他，而是奧地利的代表，這就與驕蹇自大的畢斯麥，不能兩立。當了主席的人，據這位天生的獵者看來，就是他所欲獵之獸。那位主席奧地利的徒安（Thun）伯爵，跟畢斯麥衝突太烈，終於敗於他的手腕下，被維也納政府撤回。繼任的是布洛加·鄂斯敦（Prokesch-Osten）樣子和氣心，懷詭計，和擅長陰謀的畢斯麥，旗鼓相當。在會議中，畢斯麥處處要滿足普魯士的尊嚴。有一次會議之後，維也納的勒克堡（Reichberg）伯爵發脾氣，說畢斯麥一定要求滿意，最好到郊外林中去決鬪。畢斯麥冷然回答說：「我們爲什麼要走得那樣遠，這裏的花園頗有餘地，可供我們倆互換鎗子。附近住着幾位普魯士軍官，你在就近也可以找幾位奧地利人作證。我只要你讓我把這次爭鬧的原始寫出來，因爲我不願我國王上，把我看作蠻橫之輩，要人用武力辦外交的。」於是畢斯麥開頭寫報告，勒克堡聽了這番外交詞令，知道自己已被弄成一個傻子，只爲緘口走了。

其間畢斯麥曾往維也納走一次，他與奧地利的仇恨更深。普魯士曾組織德意志諸邦的關稅同盟，原是她和其他諸邦間有力的聯絡，並爲德意志統一的先聲。現在關稅同盟滿限，預備展期，奧地利想趁此加入，以挫這種聯合的政治尖鋒。如果全數奧地利諸邦加入了，以後關稅問題和政治問題，自然以奧地利爲領袖。畢斯麥明白這一點，只肯和奧地利訂一個商約，絲毫不肯讓步，關稅問題不動，他

就離開了維也納。這是畢斯麥辦外交第一次大勝利，關稅同盟果然展期，他卻力抗奧地利的陰謀，不讓她加入，畢斯麥凱旋而歸。

畢斯麥在法朗克福的生活太享福了，因此他覺得很單調：「我從早餐時候起，到中午止，是接見大使們與聽屬員們報告公事；隨後就是去席會議，早則一點鐘，遲則四點鐘，就散會了。散會以後等到五點鐘，我或者出去騎馬，或者閱看案牘。晚餐時有一兩位隨員相陪。餐後是一天中最適意的時候。我躺在安樂椅上抽煙，約安娜和小兒女們包圍着，我翻閱二十張報紙。晚上九點或九點半，有人來報告馬車已經預備好，我滿懷不高興。我們必得裝扮起來，看歐洲的高等社會中演戲。在燈紅酒綠的宴會中，約安娜跟老年婦女閑談，我跟她們的女兒們跳舞，不然就是跟她們的父親們談些嚴肅的無聊話。快到半夜，有時較遲些，我們回家，我在床上看書，漸漸熟睡，直到約安娜喊我起身，第三次問我，究竟還是起來還是再睡永不起身。」

中年的畢斯麥，當着有二萬一千圓薪俸的大使，自然心廣體胖了，他只能騎馬與打獵把體重減輕些。如果有了公務，使他不能出獵，他就要十分生氣。「到底消遣的最好方法，還是打獵。在林深樹密的所在，沒有人聲，沒有電線，惟有在這樣的地方，我覺得實在舒服。我想過鄉卜日子，幾乎害了思鄉病。

……我漸漸衰老了，我要享安閑日子。」他求他哥哥給他找一匹坐馬，「要載得起我的，要好看的。我不管馬的脾氣多麼大；我要的是很努力的體操。」十年之間，畢斯麥已經有顯著的改變了！從前他看馬匹與女人，是越野越好，現在他不要馴服什麼人與什麼馬，他只要運用他的靴距。少年時代的火氣，現在已經減少了。

但是他少年時代冒險敢作的性子，有時也會發作起來：有一次，有一個少年犯了政治上的拖累，畢斯麥知道他必要遭拘捕，使一大早爬三層樓梯，走去見這個少年，說：「你得趕快跑到外國去！」少年還遲疑不決。畢斯麥催促他說：「你好像不認識我是什麼人。也許你身邊缺少盤費，我給你幾個錢，你趕快跑，趁早逃出邊界；不然的話，人家就要說警察辦事比外交家能幹。」又有一次，是在俄國都城，有一個逃犯被使館認得，畢斯麥幫他逃走，替他化裝易服，開了後門放他出去。——他隨後反責備警察疎忽！這樣不合法的事，自然是難得的；但是他的放誕和詭譎，也可見一斑了。

畢斯麥在法朗克福八年，深得國內君主的器重，但是他和當時普魯士的外相曼推斐爾很不合。曼推斐爾知道畢斯麥將來要接他的手，也知道畢斯麥既胆大又不耐煩，未必甘居人下的。同時，政府裏有一派勢力，反對曼推斐爾，這派人是老保守黨，他們的領袖，就是副軍長，格拉克（Gerlach）王

上的顧問友人。畢斯麥得派出使法朗克福，就是格拉克的推薦，他要畢斯麥幫他的黨，以反對曼推斐爾。他爲他自己的目的起見，選拔畢斯麥。這位格拉克是很有閱歷本教虔篤的人，是一位大陰謀家，比畢斯麥長二十五歲；他把畢斯麥當作自己物色出來的人才，把自己當他的義父。他卻不曾想到，這個義子將來是一個大陰謀家，利害過格拉克，利害過王上，更利害過曼推斐爾。只要腓特力還在位，畢斯麥小心翼翼的跟這位王上的好友辦事，但是一日威廉親王攝政，威廉不能忍受格拉克，畢斯麥就要不大跟格拉克親密了。

畢斯麥要架一座橋，可以走過去攬大權，和得到王上的歡心。誠然，畢斯麥在出使法朗克福時代，已經頗得王上的眷顧了，腓特力王上激賞他卓越的能力。但是畢斯麥明白王上的眷顧是靠不住的：「當我到的時候，全是一片太陽光。宮庭寬恕我；大人物恭維我，小人物有求於我。但是我不難記得這樣鋪金的光榮，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化爲烏有，隨即在宮庭宴會之間，我將可以看見許多人不理我，如同我現在得意時候，我能看見許多人來巴結我。」果然，他的話是有先見之明的，有神經病的王上腓特力，不能設駕馭未來的鐵血宰相畢斯麥，並不得給他大權，讓他一展雄圖的。

第八章 出使俄都

在這一章裏，四十初度的畢斯麥，成爲歐洲舞台上卓越的外交家了。

一八五四年的開頭，克里米（Crimea）之戰行將爆發。俄羅斯的皇帝尼古拉（Nicholas），乘着傳統政策，對於奄奄一息的土耳其帝國，野心勃勃。他想瓜分土耳其，控制黑海口、兩海峽，和管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近東病夫」的徽號，也是俄羅斯首先稱她的。俄國借着巴勒斯坦（Palestine）聖地監護權的問題，致最後通牒於土耳其。但是這時候法國給這個近東病夫大撐腰；巴勒斯坦聖地的監護權，本在法國手中，法帝拿破崙二世，好大喜功，他不願把聖地的鑰匙給俄羅斯；他對於俄國，還要替伯父報復兩次戰敗的恥辱。英國也想阻止俄國過度的擴張。於是英法兩國，跟土耳其聯盟，幫她打俄國，克里米戰爭就爆發了。

在俄帝的心目中，本來以爲戰事如果發生，必將得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援助。然而這時奧地利頗感左右爲難。當匈牙利鬧革命的時候，俄國派大隊的援兵去助奧王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奧地利誠然不能忘記這厚惠，並且還想在將來長倚爲抵制革命勢力之助；但同時奧地利既

不願開罪英法兩強，也不願見俄羅斯獨霸近東。結果，奧地利衡量利害，頗有加入英法這一邊的樣子。全歐洲都把俄國視作專制霸權的象徵。普魯士當時也正在討論對俄的政策。雖然遠溯一八一三年，俄羅斯跟普魯士原是同盟，然而這時候卻沒人左袒俄國，全數有自由感覺的人，都想加入英法以抗俄國。普王左右的人，有許多是主戰的，主戰派的領袖就是威廉親王，曼推斐爾外相已經預備向俄國遞最後通牒。只有格拉克領導的老保守黨，反對參加攻擊克里米和戰不決，朝議紛紜，格拉克召畢斯麥回柏林，威廉立刻傳他來見。威廉並不是喜歡畢斯麥，他卻明白畢斯麥有轉移猶豫不決的腓特力的力量。這位腓特力王，在莫愁宮裏他與法英兩國同睡，明天早晨卻與俄國同起床。威廉希望畢斯麥也主戰，然而畢斯麥以為向俄國開衅，不過爲了奧地利之利，他不贊成。這是第二次威廉親王跟畢斯麥以政敵相見。四年前威廉要跟奧地利開仗，畢斯麥不贊成，現在威廉要跟俄羅斯開仗，畢斯麥又不贊成。也許憤怒的威廉，會把畢斯麥當作懦夫，然而後來重用畢斯麥的，就是這位威廉——威廉一世。

接着，畢斯麥的見解，更和政府乖離了，甚至於王上和格拉克一派也憎惡他。一八五五年，畢斯麥並沒有什麼使命，卻到巴黎去了一趟，第一次跟拿破崙三世會見。他回來的時候，居然說普魯士並無

不能跟拿破崙攜手的理由，只要環境有利於普魯士。外交家擅長的是權謀術數，畢斯麥最會耍這一套手段。他不管國內批評他「與魔鬼同調」，卻看到當時的環境：克里米戰後，拿破崙三世想跟戰敗的俄國聯盟，奧地利也在那裏同帝俄交歡。若要普魯士免於孤立和破滅的危險，應該走什麼路呢？法蘭西同盟。在以後幾年中，畢斯麥跟拿破崙三世，有過幾次親密談話。畢斯麥很機靈，很有胆識，他打斷拿破崙三世的念頭，阻止他不要干預德意志的事體，在沒人看見火光之先，他就用腳踏熄這把火。他贏得了拿破崙的信用。畢斯麥的基本觀念，就是量度本國政策與外交政策，要用不同的標準；在本國他是極端的保守派，在外交上不妨跟自由主義的法國攜手。他只要增長普魯士的榮耀，其他一切在所不顧！

畢斯麥更大的轉機到了。這位優柔寡斷的王上腓特力，神經病更加沉重，顯然危及他一國元首的地位。於是政府裏各黨派，競爭得很劇烈，君主黨想保存祿位，王弟黨卻要威廉親王攝政，他們可以出頭。那時候畢斯麥正好在柏林。他早已預料到這件事，但是他攬權的希望有點搖動。因為如果威廉攝政，他怎樣對待畢斯麥，是顯而易見的。八年前的對奧問題，四年前的對俄問題，這位好戰的親王的想望，已被畢斯麥的反對所破壞，畢斯麥兩次都潛移君主，反對威廉親王。此後畢斯麥與威廉見面的

時候很多，他們的彼此相惡卻絕不使他們分離，因為政治上的許多需要，必得使他們常見面談話。這其間，畢斯麥又使過政治上的手段。一八五八年秋間，威廉親王當了攝政，新委的是一個自由黨內閣。畢斯麥的朋友相信，他的太太約安娜盼望，畢斯麥現在要辭去法朗克福欽使之職了，也許會退出政治舞台了。但是畢斯麥卻有恃無恐的。他想，他如果失掉現在的地位，他可以立刻在議院中再打仗。在幾年之間，什麼事都可以再變的。攝政王雖不如王上那樣老，也有六十多歲了，最反對畢斯麥的威廉的后奧古斯太 (Augusta)，也不是長生不死的。然而畢斯麥果然被免了職。攝政王派他到俄國首都聖彼得堡去當大使。有人說是畢斯麥「被貶」，可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廣闊的前程，正在等待他呢。

畢斯麥一到俄都，頗蒙俄帝亞力山大二世的優待。本來俄帝跟普魯士的攝政威廉，有着姻戚關係。亞力山大二世是威廉的外甥；那時候兩國的利益多少有衝突，彼此實在應該以友邦相待。畢斯麥是一個君主黨，又是奧地利的仇敵，政治上的感覺跟俄帝是同樣的，因此更引動俄帝的歡心。這時撒丁那 (Sardinia) 想統一意大利半島，和拿破崙三世聯合，攻擊奧地利。德意志諸邦，包括普魯士在內，都想出兵幫助同族的奧地利；然而畢斯麥還是反對，即使他與素所嫉惡的自由黨同調，也所不顧。

結果奧軍略遭敗績，拿破崙三世怕第三國干預，趕快和奧國攜手言好。普魯士人以威廉爲首，看見奧國爲法意聯軍所敗，都十分憤怒，只有畢斯麥一個看見普魯士未捲入戰爭漩渦而歡喜。俄帝看見奧地利戰敗，也很高興，他更優遇這位普魯士大使。

畢斯麥在聖彼得堡，放出籠絡的手段，得到俄帝、太后、宰相等的歡心。他從跟他們友誼閑談中，聽得許多消息，比他在官樣的謁見或從偵探所得來的情報多得多。在俄國，無論作什麼事，都是大規模的；畢斯麥也很容易感受了俄國貴族的腔調。有一次他看過了四萬人的大操之後，他跟一個冷血人一樣，說：「很好的材料很好的人馬與皮革。」在酣睡的俄羅斯裏頭，畢斯麥得了廣闊、雄厚、專制的印象。他對於這個國家，已經表示同情。這許多新印象，鞏固他的親俄趨勢，潛移默化他將來的政策。在此後三十年間，這種政策經過幾番改變，但是親俄趨勢卻未曾改變。畢斯麥直到暮年，還不能澌忘他早期出使的俄國。

畢斯麥當駐俄大使時代，過的生活真是身心安泰。他最愛打獵。俄國地方遠設獵熊，這個最合畢斯麥的胃口。他所看得比俄帝的交情還得貴重些的，也許比奧國在蘇非里諾（Solferino），要貴重些的，就在獵熊的時候。「再沒有比草昧的森林更有意思了，俄羅斯是獵者的天

撲他，他毫不畏懼，前代的強盜武士的血，在他的身體裏流得很猛，這時候的畢斯麥，便不是慣在宮庭上使陰謀的外交家了。

普魯士的駐俄大使館裏，有一個二等祕書，名叫謝洛塞（Schlozer）。他受過高等教育，是個循規蹈矩的文官。他有兩種跟畢斯麥相同的屬性。就是有胆量、自重，因此頗蒙上官青睞；在前任手下，他實是管理一切的。現在畢斯麥來做了他的上司，他便拿這樣有畢斯麥特色的答復給畢斯麥。有一次，畢斯麥要自己口授，叫他手寫一件很長的公文，謝洛塞便說：「別人口授，要我手寫一件公文，其實並不是我分內的事。」這樣的話，弄得畢斯麥無可奈何。過了幾天，畢斯麥又請那位祕書來寫密碼，特揀晚上向來不辦公事的時候，謝洛塞遲了一小時才施施然而來，看見他的上司已經在同一位隨員辦事上，上司冷冷的接待他。謝洛塞於是說了畢斯麥幾句，還說上司不聽慣這樣的坦白話。兩天後有一道寫的俄帝的諭旨，未封口的經由大使館發出，要謝洛塞副署。「我要謝洛塞每天十一點鐘來見我，討論日行公事。」他來了，很嚴肅的問：「今天辦什麼？」卻沒有什麼辦。畢斯麥有點不安，說：「我並不是這樣的意思，碰到有公事時，我才要你來。」

畢斯麥預備跟他鬧翻了，他寫信報告柏林，說：「謝洛塞怠忽公務，言行無禮。」但是柏林很看重這

位秘書，並無舉動。謝洛塞在日記和書信上發表他的意思，他稱畢斯麥爲「土耳其總督」，「我每次走到土耳其總督的房裏去，我總對自己說：不要示弱，不要讓他攻其無備！他想跟我和解，我卻不願意。雖然我深知他的才能，使我可以稱他巨人翁，但他總得承認他曾以不公道待我。」但是一年半之後，謝洛塞卻這樣寫了：「我跟畢斯麥相處，非常投契。我在柏林聽說他對外交部說我的好話……他開始曾經惡意的批評我，現在他都很誠懇地收回了。」畢斯麥也寫信給柏林，說：「當上司的人，也許不能跟謝洛塞相處，開頭我和他過了若干很難相處的時間。但是他辦公盡職，能有天良，我從前對於他的見解，已經完全改變了。」畢斯麥一生只有過這一次閱歷，他以後既不會碰到這樣一個獨立的屬員，也絕不與跋扈的屬員講和了。這兩個人初時作對，卻彼此都承認對方的偉大處；畢斯麥承認謝洛塞有完全辦事之才，謝洛塞承認他的上司是天才。兩個都是有堅強氣骨的人，結果兩個人都得勝利，誰也不輸誰。同時從這一件事裏，畢斯麥的個性，也可見一斑了。

那時政府裏暗鬪極烈，攝政王威廉，專等候他的哥哥死，自己好作普魯士王。畢斯麥身在俄都，心馳柏林，他想威廉雖不喜歡他，但眼前要跟自由黨奮鬪的話，卻少不來自己。他又失望，又激動，在那裏盤算，他日夜都夢作一部的大臣。他的心裏常存着「我幾時有大權在手？」他等到現在，實在等不住了。

第九章 開始攬權

一八六一年一月，久病的腓特力逝世，渴望的攝政威廉就做了普魯士王。他足足等候了三十年，好不容易現在踐祚，已經六十三歲了。他目擊到國事日形紛亂，自由黨和保守黨的衝突，十分激烈。威廉是軍人出身，一心想擴充陸軍，但是自由黨卻反對他的陸軍新計劃。威廉有個正直的朋友，就是羅恩（Albrecht von Roon），威廉還是攝政時代，羅恩就幫威廉整頓陸軍。當威廉加冕為普魯士王的時候，羅恩勸威廉學他的祖先，要臣僕們宣誓效忠於君主，他的祖先們從前都是專制君主，但是在政府裏的大臣們，都是懦弱無能之輩，反對這樣的意思。羅恩認識一個極有決斷有毅力的人，如果他做了首相，能彀強迫他們宣誓，而且能彀在一個立憲國裏黨派衝突的時候，盡力整頓陸軍。這一個人就是畢斯麥。威廉聽了羅恩的荐舉，他原賞識畢斯麥的才能，便想請畢斯麥來做內務大臣，因為他需要一個奮鬥家兼壓制家管這一部，但他不願意給畢斯麥以外交大臣的位置，因為大家都說他是一「拿破崙黨」。威廉顯然不會忘記畢斯麥的屢次主和。自然這個位置，非畢斯麥所欲。畢斯麥不想做內務大臣，因為普魯士的政策，在於對內卻過分的自由，對外卻過分的保守，其實應該全盤翻過來才是。現

在畢斯麥純然是政治家了，他想望以普魯士爲領袖，統一德意志，組織帝國，把關稅同盟，發展爲帝國議院。他要完成這樣的使命，區區一個內務大臣，自然不能滿足他那攬大權的慾望的。

接着，政府裏糾紛愈甚。威廉以毛奇和羅恩爲股肱，想練新軍，議院不答應。到了一八六二年春天，王上解散了自由黨內閣以示懲，成立保守黨內閣，請本斯托夫（Bernstorff）伯爵當首相，來幫助羅恩。但是本斯托夫的能力仍舊是不彀。畢斯麥執中於做官，王上偏屈辱他，說他別的還可，但必不可以當外交大臣。現在畢斯麥不能如兩年前那樣久等了。他提出辭職，來恐嚇和強迫王上，這是畢斯麥的慣技第一次使用。也許是畢斯麥的官運不好，瞭解他的只有羅恩，人家都不喜歡他，王后憎惡他，王上當他是不祥的政治家。於是政府裏便調任他爲駐巴黎大使。從前畢斯麥雖然喜歡巴黎，現在卻覺得這個「花都」十分沉悶了。自從這兩年之來，他只想攬到大權，此外一無興趣；他有時沉悶得幾乎消極，令他追憶到少年時代最頹喪的情景。

畢斯麥當了駐法大使，曾在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跟拿破崙三世作過密談，討論普魯士和法蘭西同盟的事件。畢斯麥又是使着手段，利用法國來牽制奧地利。這期間，畢斯麥也到過倫敦一次，在俄國使館和英國的政治家同餐。他所說的坦白話，曾使英相笛斯累利（Disraeli）害怕。那時有人

問畢斯麥，如果他得了政權，有什麼抱負施展出來。畢斯麥老實說：「我第一件要注意的事，就是整頓陸軍。等到羽毛已豐，我就趁第一次機會，跟奧地利算帳，解散日耳曼同盟，成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以普魯士爲領袖。」畢斯麥最會恫嚇，他明白人家常相信不實的恫嚇，卻絕不相信真的恫嚇。但是這一次他卻算錯了，因爲座中的名政治家笛斯累利，正和他一樣的多智。笛斯累利常轉述畢斯麥所說的話時，很聰明的附加一句：「我們要提防這個人，他心裏怎樣想，口裏怎樣說！」

柏林政潮洶湧，畢斯麥卻在法國的拜利址（Barris），欣賞大西洋的海潮。拜利址接近西班牙邊界，離鐵路、信差、德意志新聞紙都很遠。畢斯麥每天享受海水浴的福。起初他只預備在那裏作三天的休假，誰知一住便耽擱了好幾個星期。他躺在沙堆上，吸煙，觀海，練打靶，已經忘記政治，不看報紙。羅恩和本斯托夫都有很要緊的信，追到庇里尼斯（Pyrenees）山脚；畢斯麥很舒服的橫躺在沙上，說：「只願無直接的宣召叫我到柏林！」他少年時代的心境又復活了：「誰也看不見，我躺在兩塊石頭之間，沙礫上開遍野花。我看海，海水是綠色的，浪沫與陽光是銀白色的。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極可愛的女人，當你深知她的時候，你也會很喜歡她。她令我追憶瑪理·塔登。」那時畢斯麥所邂逅的，是一位名叫奧洛夫太太的俄國女人。這迷人的俄國女人彈貝多芬的曲調給他聽，他什麼都忘懷了。

然而官召他的電報和信都趕到了，他只能坐火車動身趕緊從巴黎回柏林去。

當時德意志的問題，全在陸軍上。威廉王想整頓陸軍，已有二十年。自從「解放之戰」以來，普魯士的陸軍制度並未更改過，國裏的人口雖然生息日繁，但是入伍的年齡卻還未改。威廉既已踐祚，他要把握陸軍掌握到自己手中，他要更多數的新入伍的軍人，當三年兵役；一面減少鄉勇，因為這裏面都是有家室之累的人。既是這樣，陸軍的總人數還是一樣，但是在役的人數卻從四十萬人增至七十萬人，大多數還是少壯的。但是自由黨反對，因為這樣一來，陸軍不是民衆的陸軍，而落於王上和貴族之手了。王上一派的人，爲了這事，跟議院衝突到了極點。下院不肯通過陸軍議案，要求改兵役爲兩年才肯通過。羅恩沒有辦法，答應考慮，預備讓步了；首相本斯托大辭了職。王上現在有毛奇扶助，態度很堅決，他不願讓步，要想退位。一八六二年九月十八日，他喊儲君來，把尚未簽字的禪位文給他看。儲君不願奪他父親的王位，他說他不能一登位就望着議院退步，他說禪位反使衝突更烈。羅恩便提出畢斯麥的名字來。儲君不喜歡他，威廉也不要他。但是羅恩力勸，本斯托夫也在旁慫恿，威廉王便他們兩個擠到無路可走，說：「他現在不肯來了！他不在這裏！我們不能跟他商量事情。」這就是威廉的努力，以避免所不能避免的事。九月二十一日一早，畢斯麥到了。

威廉王上在進退維谷中。他是一個軍人，他寧願退位，不願向議院讓步；然而儲君不肯繼位，儲君也是傾向自由主義的。威廉請畢斯麥相閣。畢斯麥說：「陛下明鑒，自從五月以來，我就願意入閣。」這是畢斯麥慣使的手段，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他的意思是說，你們應該早些請我來。畢斯麥又說：羅恩必得留任的。

威廉王上問：「你不管大多數反對你，還要整頓陸軍嗎？」

畢斯麥說：「是的。」

「既是這樣，我的責任在以你的助力向前奮鬥，我不退位了！」

於是鐵的意志的畢斯麥，贏得王上的信用，和王上攜手邁進。畢斯麥果然攬權了，他的奢望滿足了。

畢斯麥被任為首相，兼外交大臣，他一掌政，就看不起議院，他說他們只務空談，絕不能治理普魯士。論起歐洲政治舞台上的情形，畢斯麥承認自己是「老狐狸」，比他們明白得多。畢斯麥幾度奉使在外，對於歐洲情勢，瞭若指掌，但是他初上台，並不怎樣露鋒芒，卻彬彬有禮的對付他的政敵。他執政後一星期，有一次委員會開會，畢斯麥站在一張綠桌子旁邊，對着一二十個議員和幾位閣員，滔滔演

說。結末的警句是：「目前一切重大問題，不是演說與大多數的議決案所能解決的（這原是一八四八與一八四九年的大錯，）惟有用鐵與血，才能解決。」這兩句話如一陣狂風的掃過，全德意志，「鐵血宰相」的徽號，也是從此產生了。無論他的朋友與政敵，聽了這篇演說，都有點不高興。王后、儲君、儲君的妃子，都在威廉之前攻擊畢斯麥。但是畢斯麥一直以堅強的意志和奮鬥的決心，鼓勵威廉王上。王上在開頭任用畢斯麥的時候，原是不大高興的，可是他跟畢斯麥合辦了許多事，那位首相已經贏得許多成功，他才明白畢斯麥的才能，把成見放在一邊。王后、儲君夫婦，卻不肯饒恕畢斯麥呢。

全數親貴，和整個議院一樣，沒有一個是扶助畢斯麥的。畢斯麥說過，他跟王后奧古斯太，是「我生平最惡的惡戰」，奧古斯太的潛力，是運用於枕邊帳裏的，她向王上攻擊畢斯麥。同時畢斯麥最憎恨干預政治的女人，尤其憎恨奧古斯太。儲君和他在英國夫人，多少帶點自由主義的色彩，反對畢斯麥也很劇烈。——大家不贊成畢斯麥「全國皆兵」的辦法，更看不慣他那盛氣凌人的態度。畢斯麥卻不管，只是憑着他百折不撓的意志，向前奮鬥，以鞏固他既已在握的大權，使王上不能拋棄他。

畢斯麥攪權後，當前的的大問題，是怎樣對付議院，對付那些唱高調的自由黨。他對他們有時說貌視話，有時說挖苦話，議院不肯通過提出的案件，他就很坦白而帶着恫嚇的樣子說：「國家機器既不

能停止不動，法律的衝突就變作爭權的衝突；有大權在手的人，喜歡幹什麼就可幹什麼。」他制勝了議院，趾高氣揚的說：「政府以爲必要宣戰就宣戰，不必管議院贊同與否。」又有一次他說：「普魯士國尙未奉行其使命，並不只是當作你們議院的裝飾品而行事。」從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六年，畢斯麥開始攬權的四年中，政府跟議院的衝突，從沒有停止過。照畢斯麥的手段，也許會在普魯士激起一次革命來反對他；然而他與民衆有關的事，仍是毫無顧忌的；他覺得同從前獵熊一樣，不曉得什麼是危險。結果這位鐵血宰相是勝利了。

關於人事方面，畢斯麥也不憚煩勞的整頓着。那些替政府服務的人員，只要思想略有不穩，都被他免了職。他一到任，立刻開頭把司法界與行政界裏有自由見解或被疑爲有自由見解的人，都丟開了。在起初四年之內，被畢斯麥免職的官吏，幾乎有一千多名，連鄉勇中的自由黨軍官，也被撤差。接着，畢斯麥又對付報館。他學俄羅斯的樣子，頒行報館律，比拿破崙的還要嚴酷得多。報紙上的言論一得罪政府，不是受到休刊幾大的處分，就是永遠禁止出版。畢斯麥採取這樣的高壓手段，不單引憲法的條文作爲扶助，還要用道德的動機作裝飾品。——總之，畢斯麥對於權力的興趣，比對於自由的興趣更濃烈。

畢斯麥不知畏懼爲何物。他承襲了先代武士大無畏的精神，在攬權的開頭十年間，勇往直前，無所畏懼地向目的地走去。因爲他有着這樣的精神，對於議院的恐嚇，王上的疑心，王后的反對，朝臣的惡意，大使們的陰謀，外國革命黨所定的死刑，與不久就要發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鎗，一切都付諸不顧。不必說畢斯麥的功業，單就一個有胆量的大臣而言，畢斯麥就可以作別人的模範了。

第十章 丹麥之戰

在那時的歐洲，畢斯麥的才能，簡直一無匹敵。那時候的帝王不能想，又不能作法蘭西斯·約瑟（奧地利王）年輕欠閱歷；拿破崙三世精力消耗盡了，亞力山大二世（俄帝）太笨，威廉（普）維多利亞（英）維克多·愛麥虞限（Victor Emmanuel 意）都是中材，無才實行自己的政策，笛斯累利和格拉斯東（Gladstone 英相）都未掌大權；哥查科甫（俄相）太好虛榮，加富爾（Cavour 意）正巧死了。時無英雄，畢斯麥怎會不成名呢？現在他攬權了，統一德意志的使命，他要一步步使其實現了。

畢斯麥的外交，雖然充滿着詭詐，但是他有原則可循；他澈頭澈尾是親俄派，在他晚年，「三帝同盟」雖然解體，但他親俄的政策，始終不會改變過。其次，畢斯麥對於那時的英國，也沒有什麼衝突，普魯士既無意於海外殖民地，則也無需擴充海權，跟英國競爭，因此兩國友誼總是存在看。統一德意志最大的障礙，第一是奧地利，第二是法蘭西，而奧地利比法蘭西更重要。畢斯麥在未會打倒奧地利之前，不能不與拿破崙三世虛與委蛇，以便合力制奧。但是普魯士要與奧地利宣戰，缺少充分的理由，畢

斯麥便閑閑的伏卜一着，以爲他日的藉口。這一着就是石勒蘇益·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 問題。

石勒蘇益·好斯敦突出在北部，原是德意志身上的刺。它們是兩個侯國，住在好斯敦的，完全是德意志人，住在石勒蘇益的，是德意志人和丹麥人混合着。這兩邦的諸侯，因爲跟丹麥國王有關係，所以附屬於丹麥，但是人民的心中，並不願隸屬於丹麥。普魯士想攫取這兩個地方，一來是開拓疆土，二來是藉此和奧地利啓衅。於是糾紛起來，對丹麥之戰，便成爲德意志統一的第一砲。

畢斯麥這時候要放出手段來了。如果普魯士要掠奪石勒蘇益，去侵略丹麥，一定會惹起公憤，奧地利攻她之後，整個歐洲各強國攻她之前的。於是畢斯麥連動奧國，說攜手來解放這兩個地方。奧國的外相貪慾心重，自然答應了；同時歐洲列強，知道普魯士與奧國仇隙甚深，決不能合作到底，獲得極大的成功，所以就放了心。畢斯麥一箭雙鷗，一方面使奧地利作他的盟友，一方面在普魯士對丹麥宣戰時，可使歐洲守中立。對外佈置成功，畢斯麥轉而對內。第一是議院。畢斯麥和議院的衝突，早達白熱化；議院反對他向丹麥挑畔，畢斯麥就表示同一個議院合作事，是很難辦外交的；議院隨即否決借款作戰費一案，他解散了議院，過一年再開會。第二，畢斯麥還得勸動王上。他對威廉說，惟有採行強硬的外交政

策，換一句話說，就是打仗，方才能發寒住反對整頓陸軍者之口，並可表示整軍經武的成績。但是威廉卻左右爲難，他一方面被畢斯麥所催逼，一方面他的親信警告他，說侵略丹麥，全世界都不以爲然的。他遲疑不決，終於經不起畢斯麥堅決的言詞，威廉才肯與奧帝約瑟共同作戰。

新發於硯的普魯士軍隊，再加上奧地利作聯盟，區區小國丹麥，怎能抵敵得過，而且普奧兩國，還打起堂皇的解放石勒蘇益·好斯敦的旗號。戰事在一八六四年春發動了，普魯士只費了幾天工夫，就占領了全境。丹麥是屈服了，這北德兩邦是解放了，現在唯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怎樣處置這土地。如果眞的解放這兩邦，讓他們以獨立的資格加入日耳曼同盟，增長奧地利的勢力，畢斯麥決不會這樣儻。他用狡猾的手段，推翻了兩邦公爵的權利，然後跟奧國商量分配贓物。在奧勃隆(Schönbrunn)宮裏，普奧兩國的王上相會一次。兩位王上和畢斯麥及勒克保伯爵，圍着一張桌子坐下。這四位同盟者對着他們的勝利微笑。威廉的良心有點不安，勒克保是奧國的外相，原是一個爽快人，不會掉槍花的，倒是奧士約瑟和畢斯麥，胸有成竹，都打定主意，互相欺騙對方。這一幕會議簡直變了一幕戲。兩國王上裝作很和氣，彼此以「你」相稱，說了許多「陛下」「貴大臣」。在暗裏他們都互相猜忌。兩國的首相強迫他們的王上出兵，兩國的軍隊血戰得來的土地，兩國王上卻不知道怎樣處置。約瑟假作

痴呆的問威廉：「你的意思是要把這兩邦變作兩省？還是在這兩邦內要求若干權利？」畢斯麥希望威廉爽快說出來，然而威廉吞吞吐吐的說：「我在這兩邦具有一並無權利，我不能要求什麼。」這場討論，就是以金銀器具用餐結束，畢斯麥快快不樂，因為失望了。

普奧兩國的爭執漸趨激烈。奧地利不願意讓普魯士歸併這兩邦，很想使石勒蘇益·好斯敦變作日耳曼同盟中的獨立邦。維也納的新外相孟斯托夫（Menstorff），言動雖然十分客氣，卻擅長陰謀，阻止畢斯麥獨吞這兩邦的企圖。畢斯麥恨恨地說：「看呀，我們站在這兩邦前，如同兩位客人。精美的宴席陳在面前，但是那位沒有胃口的客人，卻聲色俱厲，禁止那位飢餓的客人用膳。我們只好等候時機到來；總算眼前我們還能和諧相處。」第二年（一八六五）夏季，普奧兩國邦交，幾乎瀕於破裂。畢斯麥的心情很緊張。他十五年來願望，對丹麥啓衅的目的，就是對奧一戰，現在快要達到了。但威廉不願作閹割之手。他參加加斯敦（Gastein）會議，分付畢斯麥挽回這一件事。接着，「房子的裂縫，用灰塞好了，」戰也分了。奧地利將取好斯敦與勞英堡（Lauenburg），普魯士將得石勒蘇益；兩地的主權將是聯合的。普魯士又得開鑿基爾運河（Kiel Canal）的權利，溝通波羅的海與北海的水道。普奧兩國締結的加斯敦條約，大有利於普，那時奧國內不寧，在異族的列強中又沒有同盟，只好簽字了。

第十一章 奧地利之戰(上)

石勒蘇益·好斯敦，是普奧兩國間的炸彈，這兩邦的糾紛愈多，兩國間的危機愈迫切。現在普奧的總清算時期快要臨到了。兩國要互爭德意志諸邦中的樞長，普魯士要統一德意志，繫於對奧的一戰，這是畢斯麥十多年來念念不忘的。

畢斯麥要發揮他卓越的外交手段，使奧地利陷於孤立。當加斯敦條約簽訂時，歐洲列強看見兩個各不相同的日耳曼強國，言歸於好，覺得很嫉忌。拿破崙三世密切的注意着，英國開頭想到要構成一個有力的聯盟，來反對統一的德意志。畢斯麥先得挽回這逆勢，他最放心是俄國。俄國跟奧地利因爭奪近東權利，早已勢成水火，俄國巴不得削弱奧國的力量，而且俄帝亞力山大不但是普王威廉的外甥，奧和畢斯麥是好友。英國也不足懼，她只要維持海權不墜，無意於參加大陸上的糾紛。畢斯麥最耽心的是法蘭西；他決意用迷人的符咒，來籠絡拿破崙三世。如果法國不顧問普奧的爭端，畢斯麥有必勝的把握了。

一八六五年夏天，拿破崙三世在拜利址海濱的行宮裏避著，畢斯麥立刻趕到那邊，去會拿破崙。

上次他在拜利址，有那位美貌的俄國女人作伴，在海闊天空的沙灘上，玩得十分快樂。羅恩叫他回柏林去，他開始攬權了。此番重遊舊地，風景依然，人物已非，他也不像從前那樣的無牽無慮了。他此來預備謁見一位皇帝，同行的是他的太太約安娜和長女瑪理；他推說所以有這次非常的旅行，爲的是約安娜身體不好。這句遁辭也只有約安娜相信，畢斯麥過了初結婚那幾年之後，不復把他的政治目的告訴他的太太了。

拿破崙三世借着畢斯麥，在海邊的高坡上走着。畢斯麥身體壯健，目光灼灼，樣子是十分機警。拿破崙形容憔悴，有點駝背，他走路脚步很短，兩眼的神色不寧。在後面跟着走的，就是拿破崙的狗尼祿（Nero）。拿破崙在少年時代，每過幾年就要打一次仗，現在身體衰弱了，最怕的是一場新戰爭。如果他必定要打戰，他寧可爲意大利的解放獨立而戰，至少還可以增加自己一點聲望。但是這樣的目的，只能由對奧開戰才能達到。拿破崙以爲應該扶助普魯士，對於自身也有好處。他以爲這樣的扶助，有大造於普魯士，他應該要求普魯士給他什麼報酬呢？——拿破崙要求什麼？畢斯麥屢次問他自己，他不能送他任何德意志的土地，這個法國人不想從奧地利得到什麼。於是畢斯麥慷他人之慨，說及比利時，他含糊的答允拿破崙攫取這一塊地方。拿破崙也不說出取土地的話。他們兩個人的談話，都

是很抽象，很廣泛，都是有意相欺。這位強悍的政治家畢斯麥，不顧輿情，不顧王上的心思，不顧歐洲的思想，設法要跟他的日耳曼兄弟打仗，他又嘗試用含糊的諾言，以安慰強大的法國。——拿破崙也是利用普魯士，然而到一八七〇年，他可以知道拜利址之會，自己是上當了。

畢斯麥已經得到法國的保證，使轉轡南顧意大利。意大利半島上的撒丁那邦，靠了拿破崙三世的幫助，已經在五年前統一了意大利半島，撒丁那的愛麥虞限王，做了意大利王國的領袖。但是這個新成立的王國，還覺得有「未收復的意大利」，這是指在教皇統治下的「永恆之城」羅馬和受奧地利統治的威尼思（Venetia）邦。意大利急於向奧國啓衅，奪過威尼思來，但是她自顧力量，非奧地利之敵，只好茫然尋求奧的同盟。這情景被畢斯麥看眼裏，畢斯麥決意再一次慷他人之慨，允許意大利取威尼思，普意兩國，聯盟制奧。

畢斯麥的布置，使普魯士的地位十分優越，然而奧地利的地位卻為難得很。好斯敦雖已割給奧國，然而奧國鞭長莫及，要管理這一個遠省，艱難得如同管理殖民地一樣。她很想把好斯敦賣給普魯士，把威尼思賣給拿破崙，可是同時出賣兩處，殊與她的威信有失，她又不敢出賣。奧國任由一位叫奧加斯登堡（Augustenburg）公爵的，在好斯敦搗亂，這違犯了加斯敦條約，被普魯士作為藉口。於是

畢斯麥指給他的王后說：「普魯士的許多權利，被人侵犯了，他激動了威廉，採取強硬態度。接着，普魯士政府，送了一件表示不滿意的公文到維也納。回文非常不遜。」一八六六年二月，柏林開參政會議，威廉毅然決然說：「我們不敢挑戰，但是我們必不畏縮不戰。」全體的閣員一致贊成，只有太持異議。威廉又說：「爲了好斯敦是值得大戰的。我愛和平，但若必要出於一戰，我決計一戰。因爲我當這一戰是公道之戰，我現在求上帝指示我正路。」

跟丹麥之戰一樣，畢斯麥要對外國開戰，第一步得壓制議院。他採取高壓手段，公家檢察官必得控告自由黨，告他們濫用言論自由之權。這樣的舉動，激使議員們在演說台上大聲疾呼，攻擊畢斯麥。畢斯麥也以痛斥的怒吼回報議院。雙方的衝突變作不能解決，上上見議院跟政府衝突，才肯作首相的後盾。於是又是解散了議院，壓平了反對的聲浪。

第二步畢斯麥得拿穩法國與意大利。當日拿破崙三世會跟威廉面約，當形勢危急的時候，請威廉寫信給他，威廉現在必得寫這封信了，同時普使還向法帝聲明：「我們不單想石勒蘇益·好斯敦，我們所要的，是在普魯士領袖之下，成立德意志統一。」法帝答應守中立；但他卻聲明，普魯士若再進行，他對於萊茵河土地將有所要求。畢斯麥很謹慎的辦交涉，叫拿破崙三世安了心。接着，一位意大

利的將軍出現於柏林，他是來跟普魯士訂軍事同盟的。雙方約好，普魯士軍一犯波希米亞的時候，意大利軍就進攻威尼思，夾攻奧地利。——畢斯麥原是德意志正統派的君主黨，他現在跟外國聯盟，攻打同族的哈布斯堡王朝，並不覺得汗顏。畢斯麥在外交活動上，總是求達目的不計手段的。

軍事同盟預備簽字，誰知阻逆橫生！王上威廉第一個不答應，不肯借外國兵跟自己的兄弟之邦打仗；這一來，激得畢斯麥暴躁非常，精神頹喪到極點，也諷他苦心孤詣的布置，最後會功虧一簣。他跟羅恩都想立刻辭職，後來羅恩恢復了深信，勸畢斯麥不要消極。畢斯麥擡頭一看，看見他的對頭們正攜手結成陣綫，向自己包圍過來，他的精神陡的又振奮了。他不甘示弱，世傳的勇敢的血液，在他的身上流着。——主張對奧開戰的畢斯麥，已經到衆叛親離的地步。就是一向向他背景的保守黨，也都拋棄他的政策，以爲要攻打正統的哈布斯堡朝王上，是不可能的。對於畢斯麥在師友之間的那位副軍長格拉克，也在報端攻擊畢斯麥。畢斯麥十分生氣，沒有一句好聽的話向格拉克辨解。當格拉克說他盼望政治上的意見不合，不至於影響兩人的私交，畢斯麥不響。

畢斯麥在宮庭裏的對頭：王后奧古斯塔、太子、太子妃，全都反對打仗，反對畢斯麥，王后更加出力。當在波希米亞邊界上已經開戰時，還有許多極可疑的交涉，在柏林進行。許多自以爲忠誠的臣下，

全數的虔敬派，如同從墳墓裏跑出來的死鬼一樣，向上請願和平。當鬧得這樣利害的時候，只有個人還鎮靜，這是參謀總長毛奇，毛奇宣言，奧地利的兵力報告，是故意張大其詞的，他知道普魯士的新陸軍，在歐洲大陸上可以算爲頭等啦。這給畢斯麥以不少寬慰。

第三步，畢斯麥還得拿穩德意志諸邦的干侯們。奧地利是日耳曼同盟的領袖，如果普魯士跟奧地利衝突，諸邦站在奧國的一邊，普魯士會陷於孤立的。畢斯麥要諸邦跟着普魯士走，他借助於一種出人意外的方法，以潛移默化。他以為「若是必要的話，我會毅然決然借助於革命方法的，在這樣生死存亡的奮鬥中，我們是急不暇擇，無論什麼利器都可以用的。」他所說的革命方法，就是對日耳曼同盟提議，召集一個代表會議，用直接的普遍選舉，產生出代表來。十八年前，當議員的畢斯麥反對普遍選舉權，說：「一磅人肉與人骨，不能作權衡的標準！」如今他那保守的態度，居然這樣左傾，引起了人們的詫異。諸邦的干侯，以爲畢斯麥的態度改變了，轉捩點臨到了，這位專制普魯士居然退步了，他們對於普魯士，不由得發生了好感。誰知他們又是上了畢斯麥的大當！

一八六六年的開頭，和戰繫於一髮，主張紛紜。莫衷一是，威廉干上猶疑不決。畢斯麥又用他的老手段，來激動干上，他說：「我們現在若是對奧主和，將來戰爭還是難以避免的，也許不過發生於僅幾

個月之後，那時候的情形更爲不利。我在這十六年間，對於奧地利的政策，有極深切的了解，知道維也納政府專以仇視普魯士爲事，這是奧地利國政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動機。「干上到底被他激動了，五月初王上下了動員令，意思卻並未說打仗。干后奧古斯塔抗議，離開柏林。太子原是高級軍官，說這樣的兄弟之戰是不合理的，結果會喪帥失地。有幾位老軍官也反對這次打仗。主戰的威廉和畢斯麥，都成了孤立。威廉說：「我知道他們大家都反對我，沒是一個不反對我的！我自己要拔刀親領軍隊赴前敵，我寧願戰死沙場，不願見這次普魯士讓步！」同時畢斯麥也宣言說：「我知道我爲人所憎惡。我是拿我的頭來作孤注，那怕請我上斷頭台，我也要幹到底！」——是的，他確是拿他的頭作孤注，來和反對戰爭的人們肉搏。

有一個含有英國血液的學生，姓名叫高恩·布林德（John-Blind），原是民黨，他希望殺了人民的仇敵，就免了戰爭。他等着這位鐵血宰相，因爲那時畢斯麥患病，杜門不出。五月七日那大，畢斯麥病後第一次出門，謁見王上以後，他安步當車，在菩提樹下中街走回家。一砰砰！身邊起了兩三響手鎗聲。畢斯麥趕快旋過身來，看見路旁有一個少年，對着他又要放鎗，畢斯麥像出柙的猛虎一樣，直撲過去，一手抓住這個刺客的右手腕，一手去叉他的咽喉。但是那刺客也利害，身手和畢斯麥一樣

的矯健。他很快的左手執了手鎗，直對身邊的畢斯麥開了兩鎗。畢斯麥無從躲閃，第一鎗從身畔擦過，燒破了外衣；第二鎗好像打中了。畢斯麥並不倒下去，更加用出力量來，緊咬着刺客的咽喉。等到有一個行路人走過來，還有兩個兵幫忙，才把刺客捉住了。畢斯麥雖然覺得身上有點痛，還能好好的走，他仍舊安步返家。

他的太太約安娜，止伴着幾位客人在餐室裏等畢斯麥回來吃飯。畢斯麥進門的時候，無人注意他；他先走入書房，解衣小心察看，隨即寫了一封知信報告于上。接着，才和他的太太在一起，吻着她的額，閑閑地說：「小寶貝，你別害怕，方才有一個人開鎗打我，謝天謝地，我並未受傷。」吃飯的時候，他對客人們敘述這件故事，態度十分鎮靜，好像遇刺的主角是別人，他不過是一個旁觀者，最後才說到自己：「我原是個打獵老手，我自己想，最後兩鎗必定打中了，我難於活命了。但是我還好好的走回家來。我才察看身上一遍，外衣、褂子、內衣，都有了洞，可是子彈在我的綢外衣外面溜過，未傷皮膚。我的一條肋骨有點痛楚，好像子彈打在那裏，不久就不痛啦。野獸的肋骨被子彈打着，有時肋骨有彈性能設屈曲，結果不過擦去幾根毛而已。我想我的肋骨，也是這樣的屈曲。也許那兩顆子彈的力量未曾完全發揮，因為鎗口緊靠我的外衣。」

他很鎮靜的說完了，舉盃喝酒。一座的人大驚失色，爭前來慰問。那時首相遇刺的消息，已經震動了整個的柏林。不久威廉王上也趕來，攬抱他的首相，來慰問的親貴，擠滿在屋裏。有許多人聚在首相邸前。畢斯麥走到露台上，他的太太站在他的身邊。普魯士民衆一向憎惡這位專制魔王，向來未曾有過成羣的人對他喝采的。今天卻不同了，歡呼聲如春雷波動，頌贊他的勇敢。畢斯麥向羣衆說了幾句話，喊道：「我王萬歲！」羣衆接着歡呼着。

畢斯麥既未飲彈而死，對奧地利的戰爭，已如箭在弦上了。

第十二章 奧地利之戰(下)

畢斯麥遇刺五星期後，普奧之戰就爆發了。依照預定計劃，普魯士軍隊犯波希米亞，意大利軍隊犯威尼思，奧地利也調動傾國之師，兩路抵敵。一八六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耳曼同盟會議，說普魯士故意挑畔，命令各邦軍隊動員，會攻普魯士，畢斯麥的回答，是退出同盟會議。當時諸邦王侯，大多數是出兵幫助奧地利，普魯士便對厄斯漢諾威、撒克森諸邦下哀的美敦書，限二十四小時打定主意。一方面，普軍進犯波希米亞，鼓動住在那裏的捷克人（Czechs）叛奧。普魯士答應他們一日得勝，「也許時機利於波希米亞人，與摩拉維亞（Moravia）人，他們如同匈牙利一樣，將能實行民族自決。」接着，普軍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開入厄斯漢諾威諸邦，北德意志全在普魯士的掌握裏。好消息傳到柏林，朝野上下激動得很厲害，民衆們一反從前反戰的言行，成千成萬的人，擁擠在宮門之前，大聲歡呼威廉王上萬歲。王上站在麥畢斯與羅恩的身邊，謝他的人民。當畢斯麥坐馬車回家時，人民要卸駕車的馬，甘願作馬托中。畢斯麥和他的太太約安娜站在窗口，對民衆們居然說：「到底顯然見得王上原是對的。」從這句話裏，畢斯麥得意洋洋的情形，也可以概見了。

這一次戰爭，打得很激烈。奧地利把精兵調來抵敵普魯士，南部戰綫空虛了，意大利軍長驅直入威尼思。在奧地利的意思，擊敗了普軍，再去挽救南部戰綫也來不及，誰知普魯士已非前日可比！在參謀總長毛奇的計劃下，普魯士練成了最新式的頭等陸軍。毛奇把十九世紀的科學結晶，全應用到戰術方面去。他對於交通，特別注意，輸送軍隊和配給軍需，十分圓滑，同時別的國家絕不曾想到交通在戰略上的應用。普魯士在七個星期之內，把奧軍擊敗。薩多瓦（Sadowa）一役，兩面都有二十萬人作戰，結果普魯士得到極光榮的勝利。全局也由此決定了。

戰爭的第二日，麥畢斯跟隨王上，同在戰場的高邱上視察。畢斯麥騎在一匹栗色大馬上。他穿的是灰色外褂，戴的是鋼盔。他的一對大眼，炯炯有光，他的樣子，好像神話裏的英雄。當畢斯麥騎着馬，在陣亡將士尸體中走的時候，鐵石心腸的他，居然也泛起人類的感情來。他低聲對他的朋友說：「將來有一天，赫伯特（Herbert，畢斯麥長子）也許這樣臥在沙場上，想起來令人心痛。」——既打勝仗之後，有一位副官說了兩句話，很足總括畢斯麥的問題：「大人，你現在是一位大英雄了；如果太子接應得太遲，你就會變作一個大光棍啦！」——因為普魯士得勝的原因，全仗太子所帶的師團，來接應得正好。——麥畢斯聽了，並不怪這位副官，却付之大笑。

誰說畢斯麥是一個貪得無厭的野心家？他卻是一位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創造這次戰爭的是他，催逼這次戰爭的亦只是他，但是既然打過一次勝仗之後，他不肯接連打下去。他忽然把戰事割知，因為他看見在遠遠的天邊，另有一場戰爭（指普法之戰）將要降臨，這一場未來的戰爭，在統一德意志的過程中，是決不能避免的。在戰勝奧地利後的幾天內，畢斯麥就打定主意，要跟奧地利不索賠款，不割土地的講和。他避免使奧地利難堪，使這個日耳曼族的帝國崩潰，因為奧境內的馬札兒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已經躍躍欲試，同時意大利見薩多瓦之役，她的野心也不肯以威尼思爲限了。畢斯麥不願意羞辱奧地利帝國，這時候普魯士的軍長們，正想乘戰勝之威，旌旗直指奧都維也納。威廉在雪那和拉（Ozenhara）召集軍事會議。畢斯麥到得較遲。于上把各軍長的意思告訴他，還說大炮在兩星期內可到，等大炮一到，直撲維也納。照軍隊中的階級看來，畢斯麥不過是個少佐，他居然坐下來，在軍事專家之前，像煞有介事的披閱地圖。他提議不必攻維也納，免得迫奧地利不戰而退入匈牙利：「我所最注意的，就是要避免無論什麼事情，會損害我們將來與奧國的關係的，要避免發生難堪的記憶。普魯士得勝之師直搗維也納，有傷奧國的尊嚴。要知道我們跟奧國打仗之後，必要跟法國打仗，這是歷史上所不能免的事。」

過了幾天，普魯士的領袖們，再在布倫（Brunn）召集軍事會議，——又提議在維也納講和。軍長們不過憑血氣之勇，定要向維也納前進。畢斯麥是一個肩章不發光的少佐，他的軍事學識未必好過軍長們，然而他是一位政治家，不是一個軍事家，他提出比軍長們更好的戰略，就是立刻跟奧地利講和。軍長們告訴王上，說畢斯麥少佐太懦弱，王上有點不高興，王上也是一個軍人。現在威廉一面受軍長們慫恿，一面留戀於戰勝的滋味，居然動了貪慾，他不管沒有畢斯麥的筆這次是無人肯拔刀宣戰的，卻很生氣的說，筆管不能破壞利刃所贏得來的東西。這時拿破崙三世作調人，願居間言和，畢斯麥開始和巴黎交換電報，立刻答應不要奧地利什麼東西。但是威廉突向拿破崙說，他要求整個的石勒蘇益·好斯敦，要求普魯士作德意志的領袖，要求賠款，要求跟他反對的王侯們（如撒克森邦）退位，要取他們全數的土地。拿破崙又灰心又生氣，他反對成立一個德意志帝國，他也生了土地的野心。法國、俄國、意國，全想宰割奧地利，歐局已經到了危機一髮的時候。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普魯士的領袖們，在尼古爾斯堡（Nikolsburg Nistle）開一個軍事會議，對奧和議，繫於王上的一言。畢斯麥晚上躺在床上，細想最好的辦法。這次事前對奧主戰，只有他一個人，現在事後對奧主和，他也只有他一個人。他可以讓步，讓王上和軍長們直搗維也納，自己必要

時可以因政見不合而上書辭職，保存他的名譽，以謝國人，以謝後世。但是畢斯麥不肯讓步，他要獨行獨來的，照着他的意思辦去，只有他一個人負責，好像他是一個專制帝王。他知道若是這樣做去，惟有成功，才能保得什國人饒恕他。但在會議席上，軍長們堅持進攻奧國，王上也很贊同。畢斯麥孤立了。「我默默無聲的站起來，走入附近我的臥室的地方，放聲大哭。我聽見最近的屋子裏，軍事會議散會了。」在畢斯麥的牛牛，受到這樣的激動，可以說足少有的。他回想十七年來的奮鬥，來建築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現在基礎才開頭，卻就要毀了，他怎不傷心！在這個尼古爾斯古堡裏，王上和軍長們，得意揚揚，畢斯麥只是一個帶病的有了年紀的文官，對着這批跋扈的軍長們，有什麼力量呢？

畢斯麥在臥室裏哭過之後，重新鼓起精神，握筆寫一篇呈文。他再把他主和的理由，詳細地寫下來，附了一條要求，說王上不聽他的建議，他只好辭職。第二天，他手上拿着這件公文，走去見威廉。威廉傳見他，他就上奏說，奧地利不能當普魯士的藩屬，使奧地利和普魯士混合起來，是不成功的。奧地利若受重傷，會與法俄兩國連兵，以求逞於普魯士，毀了奧地利就留下一個空隙，將為新的革命開一條路。但是威廉不悟，他執意要懲罰跟普魯士爭權的奧地利。王上原是生於十八世紀的軍人，對於畢斯麥高超的政治理想，自然不能設理會。他對於畢斯麥的絮叨很生氣，畢斯麥知道王上再不願聽他的

話，很掃興的走了出來。

畢斯麥不會碰到過這樣的失望！他中心憤恨得連神智幾乎昏迷了他茫茫然的走着，第一個念頭浮起的，就是人伍去當軍官，手裏握着利刃，索性親自去打他以為很糊塗的仗，從這一點行為上，可以表明他之對奧主和，並不是牛性怯懦的緣故。他一邊這樣想着，一邊走到屋裏，又憤恨又傷心，忽然想從這古堡的四層樓窗口，跳下去自殺，以殉身悟干上。畢斯麥自然只浮起這樣的念頭，決不會這樣做的，但是這樣難受的情形，是他生平第一次碰到的。他在恍惚中，聽見有人開門的聲音，他知道進來的必是太子，因為方才他正從太子的房間前走過，但是畢斯麥並不會回頭看。太子走上前來，兩手按在畢斯麥的肩上，說：「你總該記得，當日我原是反對打仗的，你堅決主戰，你該擔負責任。現在你若相信達到目的，必定要媾和，我願意幫助你，作你的後盾，去向我的父王說話。」太子說完了，去下畢斯麥在屋裏，又走了出去。隔了半小時，他很鎮靜的回來了，說：「我們爭辯得很利害，父王好容易答應了。」太子幫助了他的政敵畢斯麥，度過了這場危機，也挽救了國家。威廉既不肯讓他的首相掛冠而去，只好答應休戰。這時候的畢斯麥，簡直像諧劇裏的主人翁，他快樂得跳舞起來直到醫生禁止他的時候。對奧的和約，是在布拉格（Prague）簽字的，打敗仗的奧地利，幾乎可以說達到光榮的地步：她

只把石勒蘇益·好斯敦歸普魯士，威尼思歸意大利，賠款是極少的。因此免了崩潰。日耳曼同盟會議是解散了，奧地利必得承認，在美因河以北諸邦，以普魯士爲領袖，成立新聯合；南方諸邦，也成立一種聯合，和北德合作。——畢斯麥的目的達到了，現在奧地利要在整個世界之前，承認她是在德意志之外了。——脫離了德意志的奧地利，後來跟匈牙利結合，構成「君合國」奧匈帝國。

普魯士既已戰勝，威廉必得賞賜功臣。畢斯麥已是伯爵了，王上便給他軍長等銜，還賜錢四十萬元。可惜那時候畢斯麥用心過度，大病將發，不能好好的享受這筆賞賜。得勝軍凱旋回柏林，畢斯麥騎馬在王上的旁邊。王上和他的軍長們都被太陽晒黑了，好像比出發的時候更有精神些，畢斯麥卻憔悴得臉無血色，於是他走開了，到波羅的海邊去養病。他遠離家庭，躺在榻上，若是有人同他提起他的事，他不是哭就是罵人。這時候正是國人開頭讚美他，說他是籌劃與贏得勝仗的英雄了。

第十三章 北德聯邦成立

正統的保守派、專制魔王畢斯麥，他憎惡革命，他蔑視自由黨，然而在有些地方，他並不保守。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社會主義的思潮，已經在歐洲升漲起來，具有遠大眼光的畢斯麥，他雖然出身貴族，不曾體驗到勞動大眾的痛苦，可是他已感到一種不可壓制的勢力，正在萌芽。他想用他慣使的手段，在暗中消滅這種勢力，以去未來的帝國的隱憂。在他執政的初年，他就碰到了普魯士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拉塞爾（Lasalle 1825—1864）。

拉塞爾是一個猶太種的德意志人，是一個有思想而富於想像的人，他深深地憎惡第三階級，而跟勞動大眾表同情，但是他並不過勞動大眾的生活。他首先組織德意志社會黨，以半馬克思（Marx）式的理論為基礎，這曾經受到馬克思嚴厲的批判。然而社會主義者雲集德意志，拉塞爾很快的成了有勢力的領袖。拉塞爾和畢斯麥有許多地方相同處：他們兩個人都想當獨裁者，指揮他人，都憎惡自由貿易和主張這政策的自由黨；他們的性格也有相同處。拉塞爾要求德意志統一，反對奧地利，更與畢斯麥殊途同歸。「英雄識英雄」，拉塞爾與畢斯麥認識了。在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四年冬間，社會主

義者拉塞爾，曾經訪過這位首相十多次，也許次數還要多些，每次都是談得很久。畢斯麥在這樣場合，並不老氣橫秋，他常爲拉塞爾的言論所激動，怨恨談話結束得這樣快。拉塞爾給了畢斯麥頗大的影響，畢斯麥有兩條計劃是跟着拉塞爾走的。這位社會主義者引這位反動派宰相扶助才發生的合作派，要國家給補助款到一萬萬，而目大規模的創辦國營事業。拉塞爾的目的在乎按着馬克思學理，造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畢斯麥的目的，在乎推廣國家的權力，以鞏固君主權。他們也想採用普遍選舉權，他們用相同的方法，以達到不同的目標。

畢斯麥居然用很嚴厲的辦法，限制這官貴族們的社會特別權利。畢斯麥要新成立的工黨附和他，除了拉塞爾以外，他要跟其他四個社會主義的著作家親近。有一個名步克（Bucher），他曾反抗捐稅，被貶出外後遇赦回來，在畢斯麥的機關報北德報辦事；有一個名布拉斯（Brass），也在北德報辦事。另一位是李普克尼希，後來他的兒子，在第一次大戰中曾以斯巴達克斯（Spartacus）反戰出名的。李普克尼希人報館在布拉斯之後，但不久他就脫離了。畢斯麥還叫步克去請馬克思，也聘他人報館，馬克思卻不曾答應。畢斯麥居然從仇敵的營裏，招募新兵，來反對自由黨，這真是極大的冒險！然而畢斯麥已經看到止在萌芽的勢力，他自命爲一個國家社會黨呢。

拉塞爾因決鬪死於一八六四年，不及見普魯士戰勝奧地利。然而他給畢斯麥的影響，畢斯麥始終沒有忘記。一八六六年九月間的一個下午，畢斯麥請拉塞爾的朋友步克來，自己口授，叫步克筆錄，起草一篇新的德意志憲法。步克在晚上，略加潤飾和整理。第二天就要在內閣會議討論，並送與北德諸邦的大使看。這憲法後來雖經改削，經營了十年，成爲德意志全境的憲法，一直施行到一九一八年，但是創造人卻不過五點鐘就說完了。這個憲法是鞏固君主制的憲法，並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寫的，畢斯麥的治術思想都在裏面，我們可以把這篇憲法，稱作是他的靈魂的影子。

北德意志聯邦成立，畢斯麥設立聯邦議會（上議院）在帝國議會（下議院）。聯邦議會由諸王侯的代表組成，諸邦王侯們的主權得自由發表，正像舊時在法朗克福的同盟會議一樣。聯邦議會的領袖，就是北德聯邦的首相，但所謂北德聯邦首相，不過是普魯士外相的傀儡。表面上看來，諸邦的干侯，各是新國的主腦，其實實力權力，俱爲普魯士所操縱，表面上立法權與行政權都交與聯邦議會，其實仍是在普魯士手上。這樣一來，北德聯邦普魯士當領袖的地位，安如磐石。北德聯邦的首相，自然是畢斯麥，聯邦首相和普魯士首相，混而爲一，畢斯麥大權獨攬，再也不懼離間和反叛了。

帝國議會居然是普遍與平等的選舉所成立的；然而有財產的人，選舉權比無財產的人優越。首

相並不對帝國議會負責，而是對士上負責；然而才氣橫溢的畢斯麥，理論上是對士上負責，實際上也許只有對上帝負責吧。自從他的鐵血主義戰勝之後，憲法、國家、人民權利，都不過作爲裝飾之用了。畢斯麥的目標，得增高士上、首相與陸軍的權力，他又和新的帝國議會奮鬥了。有一次，議員們要求有權決定陸軍多寡之數，卻受了畢斯麥一頓痛罵。畢斯麥的鐵血主義，不要議會，只要陸軍爲工具。——現在北德聯邦已經有千萬人民，無論何時可以召集一百萬健兒，送到戰場上去啦。

但是北德聯邦雖然成立，統一的德意志尚未辦到，畢斯麥不免有點缺望。南德的民主黨，曾經爲統一而努力，不幸諸邦的士候都反對統一。當畢斯麥召集南德代表討論關稅聯合的時候，他們都反對，以爲這樣一個聯合，必定是造成一個整個德意志國的初步。最反對統一的，是巴威邦（Bavaria）。巴威的維里斯巴克（Wittelsbach）王朝因爲歷史地位，只要一個德意志的諸邦同盟，絕對不要一個聯邦帝國，巴威朝野都反對加入德意志聯邦，他們寧願與奧地利和普魯士結合。巴威的士候看到普法間的危機日迫，曾說：「這兩國如果開戰，巴威與奧地利願幫法蘭西打仗。一遲到一八七〇年的年頭，符騰堡（Württemberg）寧願變作法蘭西的，不願意變作普魯士的。」畢斯麥並不操之過急，他只跟南德諸邦，締結了空泛的盟約，等待時機成熟再下手他說：「當我置餌水鹿的時候，第一

條走來嗅餌的鹿，我並不射擊它，我要等到全羣的鹿都走來，我才開鎗。」

畢斯麥既然當了聯邦首相與普魯士首相，他的專制手段自然更烈。他把北德聯邦當是他手創的，他要求有控制權，同時還要控制普魯士。如果威廉反對他的政策，他會以掛冠而去，作爲要挾。他自己說：「當我要辭職以示恐嚇的時候，老頭子開始嗚咽流淚，說『你也不要不理我，我該怎樣辦呀？』」王上少不了畢斯麥。太子跟畢斯麥的交情是極冷的，但是那位原是英國公主的太子妃，和畢斯麥惡感很深。有一次，她借着餐桌上閑談的機會，開頑笑似的攻擊畢斯麥：「畢斯麥伯爵，我看你的大志好像要作王上，若是作不了王上，至少你也要作一個共和國的人總統！」畢斯麥卻很鄭重的回答說：「我不能作一個好的共和黨，按照我的家風，我要有一位王上，才能發揮我的抱負，但是我要感謝上帝，我跟一位王上不同，不必受強迫要銀盤子供食。我雖然並不猜想保王黨將絕種，但是王上們很可能會變作絕種的。如東沒有王上出來，下一代就可以變作共和。」這幾句話多厲害，他告訴太子妃，說太子全無人君之度。

畢斯麥跟全數政黨和全數階級，都是格格不相人的。他是獨往獨來的。他曾在新的帝國議會裏頭，說過這樣兩句話：「我要你們所要的，但是我所用的方法，卻和你們不同。」他對於人民的代表們，

既是這樣驕恣，在同僚裏頭，更令人難耐了。他看不起個數的部長，只看得起羅恩，他跟羅恩私交極篤。在一八六九年間，這兩個人只要有一個表示想脫逃的舉動，那一個就抓住這一個的領帶，抓回來辦事，誰也不許誰告退。有一次羅恩因為畢斯麥反對他的海軍辦法，十分灰心，提出辭職。畢斯麥看到羅恩告退，自己也蒙不利，便寫一封信給他：「當在一八六二年九月間，我們倆立了約，你把我拖了出來，我確是想到尼福府的田莊，但是我卻絕未想到我們合手辦事七年之後，我們關於海軍問題，會發生嚴重意見的。」接着他把自始至終的責任，都推在羅恩身上，這是畢斯麥爲己的絕妙的手段。他以個人爲中心的，統治了普魯士，控制了新成立的北德聯邦。

第十四章 對法衝突

畢斯麥掌權的七年中，已經打過兩次仗，兩次都得到勝利。石勒蘇益·好斯敦是從丹麥手裏搶過來了，奧地利是被逐出同盟之外了。統一的德意志，已經到極末了的一步，只要完成了這一步——南北德意志結合，就可告厥成。現在畢斯麥的眼光，注在西德的法蘭西，只有這一國，能設攔阻他，不讓他達到目的。

普法之戰，似乎命定地擺在眼前。畢斯麥雖然主張鐵血，但並不是黷武好戰的。對奧之戰時，他在波希米亞戰場中目覩的慘劇，使他覺得戰爭是一件嚴重的事。他還想對法蘭西避免戰爭，他是外交家，他想不必征服法國，也許可以統一德意志。他也無所利於征服法國，他更喜歡自己在壇坫間征服法國，過於使毛奇在戰場上征服法國。他曾跟一個議員談話，說：「我不以為戰爭是絕不能避免的，因為我並不見有什麼嚴重的利益，或有利於普魯士，或有利於法國，非得訴諸武力才能解決。如果我因為細故，或因為奢望，或因為永民族的榮耀，使我的國家出於一戰，我要自疚在心，深責自己的。」

在對奧地利戰爭的時候，畢斯麥用巧妙的外交手段，阻止拿破崙三世預戰事。他以含糊的諾

言，答應拿破崙三世取比利時。畢斯麥以比利時來玩弄拿破崙，是有五年光景。他在當時把比利時獻給拿破崙，十分慷慨。如今他卻又勸拿破崙取盧森堡（Luxembourg），這是介於德比之間一個公國，以富產鐵礦著名。盧森堡原是日耳曼同盟的一分子，現在同盟既已解散，畢斯麥樂得慷他人之慨，趕快宣言普魯士對於盧森堡的權利已經消滅。荷蘭王因為種種關係，曾作盧森堡的國主三十年，若給了他幾百萬法郎，就肯賣給拿破崙。畢斯麥以為要拿破崙滿意，莫善於此。好在拿破崙對於土地的貪慾心熾，他看見普魯士強大，十分着急，只想兼併別人的土地，增厚自己的勢力，無論什麼地方他都要。畢斯麥把盧森堡獻給拿破崙，恐怕本國反對，便想以既成事實對付帝國議會。他曾向法國駐普大使貝內德提示意：「趕快成交，在契約上簽字，隨即通知我們。」

德意志的民衆，初時聽見拿破崙攫取盧森堡的消息，就驚愕起來，他們以為這塊土地是德意志的，決不可落於他們的仇敵之手。那時法國沒有預備，普魯士的參謀部也想以諸一戰。但是畢斯麥反對戰爭，他以爲普法戰爭必得爆發的話，一定要讓法國西做戎首，然後可以喚起南德諸邦敵愾同心，以幫助普魯士。他要以盧森堡問題刺激法國。他一面叫法國趕快向荷蘭王購買盧森堡，一面激勸荷蘭王害怕。荷蘭王立刻取消了出賣盧森堡的契約，拿破崙吃了一驚，只好縮手。這時爲了爭奪盧

森堡，歐洲的和平受到威脅，俄帝乃提議召集倫敦會議。會議的結果，宣布盧森堡是中立地，那裏的要塞炮台，全予拆毀。拿破崙很高興，他覺得被畢斯麥所玩弄，於是開頭和意大利奧地利交好，藉圖牽制普魯士。法國人怨恨起普魯士來，從一八六七到一八七〇的四年間，兩國都在看着進行軍備。這時候畢斯麥才說出真心的話來：「要大多數的德意志人作更廣大的聯合，只能用武力達到。」這句話裏，決定了後來的事實：法蘭西帝制的崩潰，完成了德意志帝國的統一。

德意志的統一，在畢斯麥的鐵腕下，已是眼前的事。拿破崙雖然嫉忌普魯士的強大，但對於德意志統一也決不是不兩立的。拿破崙不想對普戰爭，然而他不得不戰。拿破崙曾經請國民大會投票，表示民衆對於他的態度。這次國民大會投票，雖然經常局用過壓力，行過賄賂，但是贊成拿破崙的票，不過七百萬張，反對他的票有五十萬張，不投的票卻有三百萬張，表示沉默的反對。拿破崙三世本來得位不正，很想耀威域外，以保留他的地位；現在民衆這樣的態度，顯然於他自己不利的。那時候拿破崙雖然有病，十分害怕打仗，可是他不得不以打勝仗的成數，作孤注一擲。他委派仇普的格拉蒙（Gramont）做外交部長，並聯絡意奧，只要一有藉口，就預備向普魯士邊界放第一鎗——他們要做戎首，正是畢斯麥所企求的。

畢斯麥在暗中等待戰爭爆發，拿破崙在明白等待戰爭爆發，偏巧導火線也有了。這就是西班牙王統承繼問題。——西班牙人趕走了他們的王后，到處找一個新君，找到了德意志。德意志諸邦的王室，拿君主供給半個歐洲。霍亨查倫族的一個旁支，方才做了羅馬尼亞（Rumania）的國王，西班牙人就向旁支探詢。普王威廉是霍亨查倫氏的家長，先要同他商准；他卻反對。畢斯麥卻不然，他以為一個霍亨查倫之支派，作了西班牙王，自然對於普魯士有利；而日霍亨查倫旁支爲西班牙子，法國一定不高興，因此可以走入他所布置的圈套。當時法國駐普大使貝內德提就宣言說，如果一個霍亨查倫氏承受西班牙王位，普法衝突決不能避免了。威廉在猶疑中，畢斯麥還是勸威廉答應。——畢斯麥並不是熱心替霍亨查倫氏找干位坐，他只想引起法國挑釁，激起全德意志的憤怒，在敵愾同仇中，求德意志的統一。

畢斯麥要努力造成機會，他十分興奮地幹去。他派了兩個部下到西班牙，一個是步克，一個是陸軍軍官；在這兩個人的活動下，西班牙已經灰冷的向德意志找君主的念頭，又復活起來。畢斯麥要在暗中活動，造就既成事實，來跟拿破崙對抗。等到一切妥當，畢斯麥可以向全歐洲聲數法蘭西皇帝的錯誤。西班牙是獨立，她要到那裏去找人來承繼干位，有其自由，法國何得妄加干涉。西班牙正式的提

議一送出，畢斯麥不讓威廉知道，就往西馬林(Sigmaringen)承認了。這時威廉無可如何，也只好滿懷不願的答應了。

霍亨查倫氏旁支承繼西班牙國王——這消息還不曾正式宣布，巴黎已經知道，外交部長格拉蒙領導着報紙上的輿論，大肆攻擊：「西班牙選擇一位德意志子族當君主，令人不勝驚訝！畢斯麥也授意他的代言人，在報端答覆巴黎的咆哮。同時，格拉蒙還派貝內德提大使，去謁見威廉干上，預備再作折衝。這是一八六九年的夏天，威廉在藹木斯(Eins)避暑，他很和氣的接見法大使，不管畢斯麥反對，卻跟法大使懇談。威廉本無意於西班牙，他對法大使說，他以霍亨查倫族長的資格，預備勸他的堂兄弟，辭去承繼西班牙王位。那時畢斯麥滿以為法國中了他的圈套，十分高興，住在鄉下的別墅裏休息，誰知干上和法大使懇談的消息，達到他耳邊。他覺得不妙，忙拍電報給干上，預備親自去謁見他。接着他趕到柏林，從那裏知道威廉已在對法大使讓步。晚餐的時候，他接到一份電報，說的是霍亨查倫想登西班牙王位的意思，已經打消了。

畢斯麥被去開啦，他苦心孤詣造成的成績，已像水泡一樣的幻滅。他恨得想立刻辭職，回到他森林密茂的鄉下去；他滿肚子不高興，怨憤君子對於這件「家族的事」獨斷獨行。那夜他睡在床上，一

面是傲性，一面是怨恨，使他轉側不寐。次晨，畢斯麥從俄國大使館得到消息，說巴黎對於威廉的讓步，還不滿意。畢斯麥放心了！他又施展陰謀，把走差了的路線，再撥順過來。他說，巴黎這樣的誅求無厭，這樣的恐嚇普魯士，一定存心挑釁，普魯士不辭應戰。王上的讓步，倒成就了畢斯麥名正言順的機會。畢斯麥問過毛奇與羅恩，他們這兩位都主張對法戰爭，軍事上極有把握，同時法國絕沒有抵抗的準備。畢斯麥在外交上活動，還陷法國於孤立地位，毀損了拿破崙的名譽。擊敗法國，統一德意志，這是黃金難買的機會。畢斯麥必得抓住這個機會，還得請法蘭西皇帝做戎首，於是空前的歷史陰謀——「謊木斯電報」發生了。

「謊木斯電報」的詳情是這樣的；當時威廉與法大使在謊木斯懇談，威廉已經讓步，取消霍亨查倫族承繼西班牙王位的提議，但是法國外交部長訓令大使，還要威廉更進一步，把取消的事正式宣布，並宣言普魯士不作傷及法國利益或體面的事。畢斯麥通知威廉，以辭職要挾，請威廉不要接見法大使。接着，畢斯麥接到一封從謊木斯來的密電，發電人是普王手下的愛伯肯（Abeken）伯爵。這電報的內容是：「王上寫信給我說：『法大使貝內德提在散步地方走過來，對我說話，苦苦的要求我，要我答應他，立刻發電說，我擔保永遠不答應。』霍亨查倫族人選西班牙王位。我很嚴厲的拒絕他，要我

答應無窮期的擔保，這是不可能的。我還告訴他，關於西班牙王位的事，我並未接到新消息；法大使從巴黎和瑪得里（Madrid）得到的消息，比我新得多。他還可以明白，我的政府並不預聞這事了。」此後王上接到安東尼（Charles Anthony）王爵一封公文。王上已經告訴法大使說，他正在等安東尼的消息。王上因為法大使的過分要求，還因為你派來使者的條陳，決意不再接見法大使，並派副官告訴他，法大使所得自巴黎的消息，業經安東尼向王上證實，所以無話再對大使說。王上請你定奪，法大使這樣的新要求，和王上的拒絕他，是否可以立刻向我們的大使和報界宣布。」

從這份電報中，顯然可以看出，威廉既經取消霍亨查倫於人繼西班牙王位，但要求他永遠擔保，他難於答應，因此再沒有什麼話對法大使說了。這本來是交涉的經過，極普通的事，如果沒有畢斯麥的預定計劃，和法國主戰派的執狂，決不會釀成戰爭的。這份電報放在畢斯麥的餐桌上，畢斯麥正和毛奇羅恩同桌進膳。毛奇和羅恩都覺得很頹喪，因為他們看到王上的答覆，是極溫和的。畢斯麥看着這份電報，一個念頭閃電似的從他心上警過。他立刻問毛奇：「我們的軍事準備怎樣了？」毛奇說：「戰爭越發生得快，越有利於普魯士。」於是畢斯麥立刻提起筆來，當着衆人面前，把這份「邁木斯電報」概括起來，作成下列的一篇消息公布：「霍亨查倫的世襲王爵，已經放棄願登西班牙王位的全數要

求，曾經西班牙政府正式把這株的放棄轉達與法蘭西政府。法蘭西大使得了這種消息之後，還在馬斯再要求王上，要求王上准他發電到巴黎說，王上自己擔保如果選擇霍亨查倫氏作西班牙王這件事復活，永遠不答應這個被選的人作西班牙王；王上於是不肯再接見法國大使，傳諭值日副官說王上再沒有什麼話通知大使了。」

畢斯麥不愧是斷輪老手，他只把原文鬆弛的部分刪去，弄得緊湊些，照上面的樣子，通告大使們和讓各報館發表。這公文激起了普魯士人對法的憤怒，也激起了法蘭西人對普的憤怒，普王的答覆，好像變了挑戰書。在畢斯麥刪改過的電文裏，好像普王對於法國的過分要求，斷然拒絕，一再沒有什麼話通知大使了。「法國得到這樣公布的答覆，不是屈服，就是宣戰。若屈服則於法蘭西國威有損，拿破崙三世的皇位也保不住；主戰派咆哮着，不辭戎首，預備向普魯士獲得光榮的勝仗。同時，德意志各邦，也感到德意志是受了極大的侮辱，親法的巴威邦和仇普之符騰堡邦，也和普魯士攜手。這天未到半夜，公布的謠木斯電報，在歐洲大陸上投了一個炸彈。」

第十五章 法蘭西之戰

謠木斯電報一公布了，兩國政府都感到戰事已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誰緘默沒有動作，誰就是屈服。拿破崙三世更激怒了，他不得不以皇位來作孤注一擲。雖然雙方的勞動階級反對戰爭，但是一無效果。法國軍隊動作得很遲緩，想由阿爾薩斯 (Alsace) 洛林 (Lorraine) 兩省侵入普魯士；她雖然在名義上做了挑畔者，然而來不及攻擊普魯士。普軍在毛奇的指揮下，很迅速的到達前線，採取速戰速決戰略，以擊潰法蘭西。好大喜功的拿破崙率師親征，在法蘭西東北部，開始與普軍激戰。普軍銳不可當，一路進攻，如秋風之掃落葉。一八七〇年八月底，普軍已把法軍圍困於色當 (Sedan)，在法國的數十萬大軍中，還有法蘭西皇帝。色當一戰的結果，法軍是出乎意外的慘敗，拿破崙不支，只好下令投降，以堂堂皇帝之尊，做了普魯士軍的俘虜。普軍大獲全勝，從威廉王上以下，歡聲雷動。本來，色當戰後，有人勸普軍不爲己甚，饒恕了拿破崙三世，以博取法國的好感。但是畢斯麥反對，他以爲博取法國皇帝的好感，絕無用處，法國政府素來沒有定性，政變起伏不已，博取了這個政府的好感，未必能消弭下一個政府的仇視。他要澈底打倒這個強鄰，要求法蘭西舉國之師不留械不留旗。

的投降；後來普魯士要求割取阿爾薩斯洛林，也由於這嫉妒一念上生出來的。拿破崙乞降的時候，九月二日早晨，畢斯麥奉命去見拿破崙，在路上碰見他。拿破崙坐在馬車裏，四面有騎馬的軍官保護。「我掛好我的手鎗，當我看見我只是一個人，對面是拿破崙與六個軍官，我好像不自禁地看看我的手鎗。大概我自然而然地摸我的手鎗；我猜想拿破崙看見我這樣的動作，因為他突然面色有如死灰。」然後兩個人在路旁一間破茅屋裏，開始談話；他們都說是不願意打仗的，可惜都說得太遲了。拿破崙經過這場大恥辱，自然無顏再見江東父老，而普魯士也有騎虎難下之勢。

畢斯麥也感到擄了拿破崙，是使事情更僵。他雖然消滅了色當的法軍，以嚴酷的條件給予對方，然而他也想抄奧地利之戰的老文章，避免再進兵，據住占領的土地以求償。但是從前他要攔阻王上與軍長們乘勝攻入維也納，已經是很爲難的了，此刻要攔阻普軍直搗巴黎，是萬萬辦不到的。畢斯麥乘火車往前線的時候，偶然聽見車上的高級軍官說：「這次我們有了準備，畢斯麥將不能爲所欲爲了。」真的，戰勝的普魯士，軍民如痴如狂，要求直搗巴黎，要求割取阿爾薩斯洛林。反對割地，而主張與法訂立公道和約的，只有德意志的社會民主黨，他們宣言拿破崙倒了，戰事就告終。馬克思作了一篇宣言，說割取阿洛兩省，會使兩個民族結不解之仇，不過使兩國暫時停戰，並不是永久的和平。畢斯麥

初時也想適可而止，無奈陸軍的勢力太大，他一手已經難挽狂瀾了。

在法國方面，自從拿破崙三世被擄之後，全境都現出羣龍無首狀態；軍隊完全崩潰，有的被擄，有的殲滅，有的在包圍中，實在無力抵抗普軍的進攻。九月四日，正是拿破崙被擄的三天後，熱狂的巴黎出現了共和政府，共和政府的領袖是甘必大（Gambetta），宣言改帝國爲共和，並廢黜辱國的皇帝拿破崙三世。但是法國共和政府對於普軍的進逼，決意繼續抵抗，爲保衛祖國而戰。那時已入秋深了，普軍乘戰勝之威，直向巴黎進發，包圍了法國的首都。共和政府一度向普軍商量停戰，但是普軍要求過奢，於是共和政府決意「既不讓一寸土地，也不讓礮台的一塊石」，抗戰到底。十月初巴黎就陷於重圍中，巴黎的法軍，在首都保衛戰中，打得十分勇敢，可惜衆寡不敵，總不能擊退普軍。

普魯士的陸軍領袖，熱心於攻陷巴黎，使法國全面屈服，畢斯麥也突然轉變了，他也要割取阿洛兩省，這個轉變看來和他的不爲已甚的外交政策相反，其實並不是。畢斯麥眼見經過這場戰爭之後，在戰場上並肩作戰的南北德意志，必要聯合結成一國。這次戰爭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保護這產生的國家。割取阿爾薩斯洛林，作爲德意志統一的證物，那有比這更好的東西？割地是一件冒險的事，一定會結下不解之仇，畢斯麥未嘗不知道；然而德意志統一快要實現，他不得不出此一着，以作「催生針」。

所以那時畢斯麥的密友德布呂克 (Delbrück) 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從帝國土地（指法帝國阿洛兩省）上，將長出帝國（指德意志帝國）來。」

鐵血宰相畢斯麥，卻很不願他自己的兒子們死於疆場，在奧地利戰事的時候，他已經說過這樣的話。現在他的兩個兒子，赫伯特，比爾都長成了，都從軍出發。畢斯麥會分付他的兒子們說：「若是你們無論那一個受了傷，他先打電報到王上的大營告訴我，等我先得了消息，不要先告訴你們的母親。」八月間——在色當之戰前——他跟王上在一起，在馬斯 (Mars-la-Tours) 附近戰後的那天晚上，有一個軍官走來低聲報告毛奇，毛奇聽了，臉上立刻露出驚怖的樣子。畢斯麥忙問：「這事可跟我有關係嗎？」那軍官說：「第一隊騎兵末次進攻時，赫伯特，畢斯麥伯爵墜馬，比爾·畢斯麥受致命傷。」畢斯麥直跳起來，一言不說，帶着極痛苦的样子，騎馬出發，到野戰病院中去找尋。好不容易找着比爾無恙，他不過是墜馬；赫伯特卻受了長矛傷，也不是致命的。他才放了心。——看他那時候痛苦的样子，如果他的兒子們真的死於沙場上，這場戰事縱滅了法國，他也絕不能在他的事功中得什麼安慰的。從此他很细心的防備着，不要他兒子再奉命赴前敵了。——畢斯麥爲人父的感情，使他對於和平的要求，感得迫切了。

色當戰役之後，政治家畢斯麥跟陸軍間，也有了意見上的衝突，軍長們好大喜功，以專門家自負，不讓畢斯麥干涉戰略；畢斯麥爲了他的傲性，他的政策，偏要干涉他們的戰略。畢斯麥當衆貶斥他們的軍事行動。他說：「色當戰後，我們應該在阿貢（Argonne）集中全師，等候敵軍來攻，一帶殲滅；然而我們計不及此，反而茫無目的直向巴黎猛進。」他反對參謀總長毛奇的辦法。毛奇主張包圍巴黎，封鎖糧道，使飢餓的法國政府，不得不屈服。畢斯麥尤其反對。他跟毛奇極不和，幸虧有羅恩和太子，居中間作調解。——然而毛奇包圍巴黎的戰略，終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法軍在巴黎的保衛戰雖壯烈，然而終不敵擁有新式武器的普魯士大軍，四郊要寨，逐漸淪陷，巴黎已成孤城，看看支持不下了。接着，巴黎發生叛亂，共和政府領袖甘必大，乘了汽球逃亡，全城在混亂中。甘必大逃出巴黎後，又在波爾多（Bordeaux）組織政府。普魯士軍，同時攻陷了梅孜（Mez）與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巴黎無力抵抗，只好投降，這是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普法兩軍旋簽定停戰協定，允許在泰爾（Thiers）的領導下，組織一個合法的法國政府，然後磋商正式的和議。

商量和約條款的時候，畢斯麥的地位很困難。爲新成立的帝國起見，畢斯麥必得取阿爾薩斯洛

林兩省，然而他的心裏很不安，他知道百年深仇，也許還在這區區兩省上結下來。但是軍長們卻苦勸君主，要法國多交出幾處要塞。畢斯麥又要求法國交付六十萬法郎，作為賠款，後來因為普魯士軍隊進駐巴黎，他把賠款減到五十萬萬，那時畢斯麥對法國代表說，他們或交出柏爾福（Belfort）要塞，或讓普軍進駐巴黎，兩者任擇其一。法國政府立刻決定，寧可蒙敵軍入首都之辱，以保存柏爾福要塞。普軍在法國占領區的，要等到法國把賠款付清，方才撤退。——根據這樣畢斯麥與泰爾商妥的幾點，就縮了普法間的法朗克福和約。

普魯士戰勝法蘭西了，德意志統一最後的一環已經完成了。於是在畢斯麥的手腕下，德意志帝國成立，這在下一章再詳細來說吧。

第十六章 德意志帝國成立

在普法宣戰前，畢斯麥玩的原是在火中取栗子的把戲，他要借着戰爭，使南北德意志站在一條陣線上，造成統一的德意志。這是極危險的辦法，然而他居然在火中取得了栗子。

普魯士軍對法打勝了第一仗之後，國內就有了種種的意見；各黨各派，各邦各族，都想按照自己的辦法，造成統一的德意志。普魯士民族黨要一個德意志諸王侯的聯邦，其中以霍亨查倫有統治權；自由黨只希望一個以民權為重的德意志；普王威廉不要有什麼皇帝與什麼帝國，只在立一個聯合陸軍的條約；太子卻要帝國，把其餘的王侯們受皇帝節制。只有在巴登邦（Baden），國主與人民都願意有一個普魯士為盟主的帝國。巴威邦想來一個南德聯邦，包括奧地利，但巴威國主只要獨立，不要什麼聯邦。厄斯的首相為未來的德意志國提議一種憲法，意在陰謀搗亂。——最後若干不同的意見，都匯到巴黎近郊的凡爾賽（Versailles）去，因為畢斯麥正在那裏，他顯然負着替這個統一國家接生的重任。

現在這位普魯士老王威廉，已經七十四歲了，即使他做了第一位皇帝，也為日無幾，霍亨查倫朝

的關鍵，握在那位太子手上。太子有一種浪漫派的君主兼民主的新帝國的夢想，他要普魯士吸收在德意志裏面，其他許多德意志王侯，除了榮銜，權利與體面，在上議院的席位，一切都要保留，其他無論什麼一概取消。霍亨查倫作皇帝，有主要法權，由一個帝國內閣掌政，對帝國議會負責。太子娶的是英國公主，他顯然深受英國政治制度的影響。在對法戰爭期中，太子屢次請畢斯麥對南德諸邦王侯加以壓力，叫他們打定主意，以辦到統一。畢斯麥反對，說現在南德諸邦，正與普魯士並肩作戰，一加壓力，不過迫他們投入奧地利的懷抱裏。畢斯麥自有他的政治手段。

當時普軍進駐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凡爾賽原是法帝的行宮所在，殿宇富麗，正是一個皇帝加冕的好地方。畢斯麥想在凡爾賽，召集整個德意志帝國議會，以扮演他預定的諸劇。他第一步先跟南方諸邦商洽。巴登素日親普，是沒有問題的。最持異議的，卻是南德的大邦巴威。巴威邦的郵政、鐵路、電報，都要獨立，各邦的軍隊，都要穿各邦的制服，德意志統一幾乎在衣領的顏色上觸礁！畢斯麥要帝國出現，對於細節，也只好暫時讓步。最後巴威對於酒稅，也得其所欲。畢斯麥也高興了，他的讓步，終究換得滿意的巴威簽合同。南德諸邦既已妥協，統一德意志成立帝國的第一步，已經安渡了。

到了十一月底，統一德意志的初級條件已經布置好，只缺一頂皇冕。誰去戴那頂皇冕？不用說大

家都知道是普魯士老王威廉。但是威廉是陸軍軍官出身，他想起他的祖先們與他現在高齡已達七十四，他決意不稱皇帝，謙讓未遑。他記得羅馬帝國的愷撒（Caesar）三次不肯戴上皇冕，查理曼也不肯做皇帝，他到教堂去做禮拜，教皇出其不意，把皇冕加在他的頭上的。威廉要統一德意志，要普魯士當領袖，但他甘願以普魯士王的名義聯合各邦，不要接受皇帝的稱號。除了熱心的太子和太子妃以外，贊成威廉稱皇帝的，可以說是極少數；德意志諸邦的王侯，懷着妒忌之念，也不肯把皇冕加在威廉頭上。威廉稱帝與否，關鍵在畢斯麥的手上。畢斯麥初時懷念到昔時普魯士朝廷的光榮，也反對稱帝的意思，但是事勢所趨，他明白既要統一德意志，唯有承認皇帝稱號，才會促進統一與集中，他決意請威廉做德意志皇帝，開創「第二帝國」的格局。

畢斯麥第二步的工作，就是對於未來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布置勸進表。太子和普魯士王的女婿（巴登王）都沒有提議的地位，提議要出於最強的德意志諸邦的王，就是巴威的君主路易。巴威王派了一位使臣，到凡爾賽的特拉農宮（Trianon Palace）接洽，畢斯麥就抓住這個使臣不肯放手。他用了巧妙的言詞，寫了三封最有光彩的信給巴威王，先是恭維他，再提出自己的意思。使臣帶了這些信回去，巴威王有病躺着，他在牀上讀了信，很是高興，也不跟手下的人商量，立刻喚一個

馬夫拿紙筆來，寫了畢斯麥要他寫的勸進表——勸普魯士王威廉做德意志皇帝。他把這信寫好，趕快差那個原來的使臣送到凡爾賽去。那時凡爾賽正有着宴會，王上和臣下們，周旋於燈紅酒綠間。在開宴之前，一位巴威親王把信呈給威廉，威廉當是一件公文，叫首相大聲讀給他與太子聽。首相畢斯麥很鄭重的讀他自己授意的信。威廉無心於戴皇冕，很不高興，但是他不知道中間有着陰謀詭計，他分付太子與畢斯麥都出去。太子和畢斯麥在屋外拉手，慶祝大功告成。

另一方面，在帝國議會表示同樣的喜劇：有一位議員奉准發問，德意志是否需要一位至尊無上的皇帝，畢斯麥的密友德布呂克於是大聲朗誦讀巴威王的公文，好像這頂不幸的德意志皇冕，是在一方報紙裏面，從他的褲袋裏掏出來的。接着有三十個帝國議會的代表，被請前往凡爾賽，不是去送帝冕，只是去上勸進表。於是一位大臣向威廉讀勸進表：「北德意志帝國議會，會同德意志諸邦的在位王公們，請陛下受德意志帝位，以敬祝統一的事功如神聖。」威廉的答辭十分含糊，在這「衆望所歸」的情形下，他顯然不能再堅決拒絕帝位。

現在要進行第三步了，那是德意志帝國成立最後的一幕。內務總管發出請柬，說德意志皇帝加冕典禮，於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法國凡爾賽行宮的鏡廳（Mirror Hall）內舉行。德意志皇帝

加冕於占領的法國境內，一方面是耀武揚威，一方面給予戰敗者一種極難堪的恥辱。——法國人永遠飲恨，因此一九一九年的對德和約，也由克雷孟梭在廳鏡內交給德國代表。——儀式舉行得十分威嚴堂皇。台階前站滿了各式戎裝制服的人，有的是軍事領袖，有的是文官，還有諸邦的王侯。各式各樣的旌旗招展着。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神聖不可侵犯地坐在寶座上，德意志帝國的皇冕終於加在這七十四歲的老軍人的頭上。畢斯麥走上前，讀宣言書，開頭幾句如下：「我們奉天承運的普魯士王威廉，經德意志諸邦的王公與諸自由市，一致請我們重整已中絕六十餘年的帝國的威嚴，請我們重建帝國，以保管這樣的威嚴……於是告訴你們，我們以允各聯合的諸王公與自由市所請，與稱德意志皇帝，為我們對於全個祖國的責任。」宣言讀畢了，全場的人高呼萬歲。

德意志帝國就是這樣開始了，北德聯邦的首相畢斯麥，也成了帝國的首相。接着畢斯麥受封為王爵，世襲罔替，並受到賜金。

第十七章 首相私生活

一八六七年，畢斯麥當聯邦首相，受到王上第一次賞賜，購置伐森（Varzin）地方作為別業；一八七一年，他當了帝國首相，購置佛力特里士路（Friedrichruh）地方別業，這筆錢是國家給他的第二次賞賜。

畢斯麥最高興的時候，便是去開柏林的公務，到鄉下去休息。他很愛伐森的樹林。早晨，他吃過飯讀過報紙之後，便穿上打獵的靴子，在樹林裏隨便走，爬山，涉澤，學地學，籌劃食花茁的地方。這裏有叢生的稠密的小樹，還有許多已砍的木材，荒地，養花苗的地，澤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鷄，走不進來的榭林與橡林。他有時聽鴿子、蒼鷺和鳶叫，有時聽佃戶們訴說野豬害稼之苦。他布置在伐森的簡樸的住宅，叫他太太打發人去申蒙城，把紅玻璃盃、雕花椅子、一兩架能鎖的櫥櫃，剩下的幾張床都搬過來。他這樣的生活着，活像一個閑散人的派頭，但是這樣的日子，他只要過一星期，過了一星期，他又想去辦公務，若是不想辦公務，他的習慣要發作，又要作事和號令人了。當他在鄉下休息的時候，他還不會忘記攬權。當他指着一位鄰居產業的時候，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每天晚上，我很想把那塊土地取

來；次日早晨我看見這塊地，我又不覺得動心了。」這話裏所包含的，是畢斯麥真實的性情。

畢斯麥的太太約安娜，極愛她的丈夫。當衝突時期，她因為怕有人謀害她的丈夫，睡不着；畢斯麥好幾次發覺她失眠、心悸、沮喪，見她身體不好，送她到幾處有礦泉的地方養病，他害怕她與自己。他們結婚後，一共有三個孩子：長女名瑪理，生於一八四八年；次年長子赫伯特；再越三年，次子比爾。生約安娜到了四十歲；她寫信給兒女，自稱「老母」。當兒女們長成，用不到母親操心後，她照應丈夫，如同母親照應孩子。她後半世所惟一關切的事，就是伺候他保護他，使他身心俱泰。牠犧牲了自己的欲望和見解，曾經對他說：「隨你喜歡；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志呀！」

畢斯麥對待兒女們，完全是一個慈父，並不是一位「鐵血」的家長。他追悔自己少年時受到嚴酷的待遇，現在有些地方，不免縱容兒女。他們都很安靜，他們不敢作什麼，畢斯麥也不要他們作什麼。他只要孩子們像武士貴族一樣，世襲自己的產業就穀了。他不預備把兩個孩子，造成未來的政治家；「作官有什麼好處，不過在世界上搦十字架吧了。」

畢斯麥對於自己的身體，卻採取「暴烈政策」，就是有病的時候，也是這樣。他向來不拿傘，不穿雨靴，他所坐的總是敵馬車，他有病用不着醫生，自己當醫生。他天生好怒，肝火很旺，更影響了他的康

健。他用餐時吃得很多，因此就害了極嚴重的不消化病。他常到鄉下的別業裏去住，目的是想安寧他的神經，恢復他的康健，但是總辦不到，因為他對於飲食，太不小心。他有點毛病，醫師分付他忌嘴，他喝過湯之後，吃一條肥魚，許多烤犢肉，三枚大的海鷗蛋，用幾杯紅酒送下去，既醉且飽，不亦樂乎！有一次，不知誰對他說的話，叫他臨睡前喝許多啤酒，就可睡熟；但是他喝不下，便先吃許多魚子醬和另外香料很重的食物，以使他口渴。他正在說胃納失調、神經又痛，不能吃東西，在用餐時，卻放量吃下下列各色鮮湯、鱸魚、冷肉、大蝦、龍蝦、燻肉、生火腿、燒肉、點心。

畢斯麥對待醫師，十分自尊。他說：「真不幸！我一向總是控制醫師的，現在卻有一個醫師控制我啦！」他既好生氣，飲食又不小心，到了六十八歲的時候，常患頭痛、面痛、失眠、疝痛、腳腫、靜脈屈張。他身重二四七磅，他的醫師相信他得了絕望的胃癌與肝癌症。有一位醫師叫沙威寧格（Schweninger）的，在伐森替畢斯麥診過毛病，當家裏的人們問他可不要緊，沙威寧格答道：「如果王爵的飲食起居，還是照舊一樣不肯改，我不能彀保他再活半年。」畢斯麥聽得了這兩句話，親自向沙威寧格請教，沙威寧格只說：「我不能說什麼標語，我不能治所謂許多毛病。」這兩句強硬的話，令畢斯麥發生深刻的印象。沙威寧格確是很有魄力的醫師，那時畢斯麥自信康健無望，沙威寧格卻在柏林開頭給他治

療。他要畢斯麥早晨八點鐘就得起床，耍啞鈴；鎮天除了鱸白魚之外，也不許他吃別的東西。畢斯麥說：「你必定是個瘋子！」沙威寧格說：「既然這樣，你不如去請教獸醫吧！」他就告辭想出去，這樣的威力，卻降服了倔強的畢斯麥。於是整整有兩個星期，沙威寧格陪伴着畢斯麥，把他的飲食、睡眠、辦事、遊息，都管得很緊。半個月一過，畢斯麥的病狀大見減輕，沙威寧格才第一次走開。畢斯麥立刻要吃「三倍那麼多的奶油渣。」他就得了很厲害的肚痛，繼以黃疸，便離開柏林，住到鄉下的別業中去。沙威寧格得知消息，又趕來看管他，帶他到幽美的名勝地去養病，寸步不離病人。沙威寧格用壓制手段對付畢斯麥，不受畢斯麥壓制他，卻救了畢斯麥的性命。兩個月後，畢斯麥居然全愈，他居然承認自己已經返老還童，能穀回來作苦工了。

畢斯麥第二次購置的別業，在佛力特里士路，那房子從前一度做過旅館。畢斯麥從初做帝國首相的時候起，與他最後的整個十年間，他很喜歡在這所房子裏過活。以階級而論，他從鄉紳升到伯爵，從伯爵封王但是他從申豪城搬到伐森，從伐森搬到佛力特里士路，他的住所越來越簡樸，越不像王候的第宅了。只有森林，是他所最愛的。他說：「我愛大樹，大樹是祖先。如果我不這樣的愛大樹，我簡直不知道我怎樣能穀生活。當我酣睡的時候，我夢見小小的松樹林，春天枝頭滿綴新綠，樹葉都沾了雨

水。我醒來後，精神煥發。我們在這裏，可以在樹林裏趕幾小時的馬車，然後在長椅上閑坐，既不感到厭倦，也無塵世雜念飄上心頭。」

畢斯麥在樹林裏，變得很公道。在伐森時候，據說有人偷野味，他不過有點疑心，就同着客人們坐在馬車，去看那個犯嫌疑的人，一路走一路咒罵他。等他回家後，他把管森林的頭目傳來詢問，頭目說起主人所詛罵的老人並沒有鎗，而且他的兒子是在前敵陣亡的。畢斯麥聽到這樣的話，不禁起了極大的關切，默默無聲了好幾分鐘，才說：「請諸位先生原諒，我們停一會再吃飯，現在我們坐馬車再往那裏去。」他們到了那裏，這個老人不出來，畢斯麥下車和客人們走進去，請這個老人饒恕他錯怪了他。畢斯麥覺得這個可憐的老頭子不能保護自己，很有可敬之處，很懇切的向他陪不是，感動了全數在旁的人。——爲了他對那老頭子不公道，他向他求恕，然而他曾以不公道，對待諸邦王公，諸位部長，諸位屬員，他從來不負疚於心吧。

畢斯麥的性情雖然很固執孤立，卻有着好客的習慣。他在佛力特里士路，是很多禮的拘形式的招待他的客人，一直到老都不改。閣員們，鄰近的鄉紳們，牧師的太太，韋瑪的公主，都說他在門口歡迎他們，他的態度有武士之風。但是客人們一到屋裏，就能跟他享受不拘禮節的家庭生活。他在柏林的

首相官邸裏，每逢星期六晚九點鐘，招待帝國議會的議員。到了星期六晚上，廣大的官邸裏，塞滿了人民的代表們。有若干反對黨的議員們，也到這裏來，是被他們的大政敵的攝引力吸來的，也有被他豐盛的飲食所引，主人預備好酒食，當作一種政治的平心劑。在這些議員中，有名的人物，有本尼格生、拉斯克、李普克尼希、倍倍爾、溫德荷士等。除了客到表示歡迎外，那裏別無什麼禮節，也不介紹客人。你自己跑上去，擰開黑啤酒的龍頭，灌滿一大杯酒。畢斯麥老氣橫秋的坐在那裏，一半靠住一張椅子，右手拿一枝日耳曼大煙筒，四面放了許多報紙，他自言自語的滔滔談論，儼然有主人翁的派頭。

第十八章 五月法律與非常法律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七日，威廉一世凱旋回柏林，當德意志帝國皇帝，旁邊是帝國首相畢斯麥，柏林的市民，夾道歡呼。在畢斯麥的鐵腕下，不到十年間，普魯士已經打了三次勝仗，完成了統一的步驟。他現在是掌握整個帝國的大權了，雖然統一大業已經完成，但是他還得跟衝激過來的潮流奮鬥。他事實上已是德意志帝國的狄克推多，他處置內務上的問題，也慣用強硬的手段，於是最初畢斯麥就跟天主教會衝突，而有「教儀之戰」。

一八七二年德意志帝國政府的教儀之戰，並不是疆場上的戰爭，不過是天主教會與無教職的國家相爭，國家要節制天主教。畢斯麥所以跟教會衝突，是為權力而戰，並不是提倡特樣的教儀，惟有教儀恐嚇要使他的國變弱的時候，他才當是仇敵。那時威廉既已做德意志皇帝，威廉是奉新教的，和教會的衝突更所難免。有一派信仰天主教的人，組織一個中央黨，以宗教的信仰互相團結。在畢斯麥看來，這一黨的危險性極大，因為他們的領袖，是遠在德意志以外的教皇，而教皇對於新稱帝的新教徒威廉，決沒有好感的。畢斯麥爲了和天主教會作戰，必得有所聯盟。他想利用太子和自由黨，因為太

子和自由黨都是受一種根據於理性的哲學所指導，最高興跟教會打架。

畢斯麥和教會宣戰，先發表了一篇半官式的宣言，說：「德意志政府不久將要決定進攻的動作。德意志在二百年前，她的德意志情操，勝於天主教情操，至今更甚。現在羅馬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現在戴德意志皇冕的，不是一個西班牙人，而是一位德意志人。」這時候畢斯麥並非想無條件的政教分離，他先是取消極的態度，堅持自己的立場，反抗天主教的來攻；於是他在帝國內頒布教堂講經條例，禁止在教堂講台上說及國事，違者拘禁。但是教會的攻勢很猛，次年，畢斯麥在普魯士頒布五月法律，這是畢斯麥反對教會最厲害的一着。他廢了禮部內天主教一股，取消憲法裏關於保護教會的幾章。他干預監督區內的行政與學校裏的宗教教育；驅逐耶穌軍與同等的教會出帝國境；對於有宗教熱有的人，他以流戍、罰款、監禁、或拘留在炮台內相恐嚇，並沒收他們的所得。一時畢斯麥跟教會派的衝突非常厲害；畢斯麥和自由黨同盟，攻擊教會，直到教皇庇護（Pius）崩逝，善辦外交的李奧十三世（Leo XIII）即位，風波方才平靜下去。但是自從五月法律頒布之後，天主教會在德意志帝國內的勢力，漸趨式微了。

畢斯麥是最會利用別人的人。在他掌政初年，他利用社會主義以對抗自由主義，拉塞爾死後許

久，畢斯麥還同他的承繼人迪往來，他受拉塞爾的影響，並沒有完全磨滅。接着，他又利用自由黨，來作教儀之戰，削去了天主教會在德意志的勢力。到了一八七八年，教儀之戰已經擱在一邊，一心想大權獨攬的畢斯麥，於是不要自由黨，也不要社會黨了。畢斯麥從巴黎公社的革命起，就放棄了社會主義。不管他想過幾件新法律，來保護財產，懲治演說社會主義的人。他要用激烈辦法對付社會黨，但是溫和的帝國議會，不肯通過他的提案，免得惹起更大的糾紛。他跟帝國議會相持不下，忽然一顆鎗子，給了畢斯麥以好機會。——在五月間，老皇帝威廉坐馬車去出，在路上碰到狙擊，幸而不會受傷；刺客是一個可憐的窮苦的學生，是從社會民主黨裏驅逐出來的。畢斯麥聽得這消息，立刻定了主意，預備趁謀弒老皇的大逆事件，推開自由黨，反對信奉社會主義的人。於是他當天就去請法相來，起草一份非常法律。畢斯麥想提出這份法律，念念已久，現在便名正言順的交給帝國議會。誰知整個帝國議員，除了保守黨之外，都不通過這條律，因為它將引起所攻擊的各階級的痛恨。

這事件只隔了三個星期，老皇帝又坐在馬車裏，經過菩提樹下街，有人從窗口放了一鎗，這次老皇威廉卻受了重傷。行刺的人名叫諾比林，向來不屬於什麼政黨，而且是一個瘋子，他行刺威廉的目的，只在抓到一個偉人作他死後的同伴。威廉遇狙後三小時，消息迅速地達到鄉下別莊上的畢斯麥。

畢斯麥十分高興，他利用了老皇遇刺的機會，解散了帝國議會，接着就辦選舉。這時畢斯麥又施展陰謀了，報紙上累篇盈牘的，都是登載諾比林的俱辭，批評諾比林的罪惡；整個德意志每天都有電報揭露謀叛的計劃。柏林城好像兵臨城下一樣，宣布戒嚴！在這樣恐怖空氣中召集的帝國議會，左派的勢力變得很弱，同時保守黨的右派變作很有勢力。於是畢斯麥能彀強迫他的非常法律，通過於帝國議會，乘機把條文弄得更嚴酷。現在無須法律的首相，也需要法律了。他的鐵血主義，在國外已有成效，打倒了統一德意志的兩個勁敵——奧地利和法蘭西，他在本國也要強迫使鐵血主義收成效。當時老皇負傷，由太子代理國務，太子反對畢斯麥的非常法律。但是太子嘴裏不敢這樣說，因為在表面上，這條新律是為保護他父皇的性命而提議的。

照畢斯麥的非常法律，官吏們對於目的在妨害公共安寧的一切活動，可以自行彈壓懲辦；可以拘捕印刷人，賣書人，開酒店人，可以驅逐演說社會主義的人；社會黨不得享當衆發表言論之權；凡是州郡長官都可在轄境內宣布戒嚴。——於是戒嚴、搜查、拘捕、驅逐等事發生了，有六十幾個社會黨員被逐出柏林，有一千五百人被投入牢獄。在整個德意志，短短幾個星期之內，一起關閉了兩百個會，禁賣二百五十種書；六個月內，被禁的書有六百種，有幾千人因此不能謀生。倍爾曾經以言詞答覆畢

斯麥的侮蔑，並把拉塞爾和畢斯麥往來的詳細事實，完全揭露出來，令整個德意志驚愕。

另一位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李普克尼希，在演說台上很得意的說：「反對社會黨律是一個鐵箍，緊緊地箍住我們的黨人，保護我們的黨，使和平派與急進派都不叛黨。播這樣種子的人，將來總會自食其果，而勝利歸於我們的。他們的動作越猛烈，他們完得越快！」——李普克尼希的預言果然中了，不到二十年，社會民主黨在德意志抬頭。四十年後，第一個德意志共和國總統，就是社會民主黨黨員！

第十九章 主持柏林會議

自從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以後，因為畢斯麥不爲己甚，從崩潰中挽救了哈布斯堡皇室，所以奧地利在怨恨普魯士的心中，也夾雜着感激的念頭。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中，奧地利不敢援助拿破崙三世，一部份的原因，就是在於此。然而奧地利不敢趁普法戰爭中襲普魯士以報夙怨，最大的原因，卻是俄羅斯牽掣的緣故。畢斯麥的外交政策，是一直跟俄國維持睦誼，東西互爲犄角，靠在俄國的聲援，德意志帝國逐漸鞏固了她在歐洲的霸權。如今統一的局面既然完成，畢斯麥不必擔心奧地利的阻撓，所該憂慮的，倒是蒙割地之辱的法蘭西的報復。——都德 (Daudet) 的最後一課，巴黎孔果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 的黑衣塑像，表示法國人正預備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有一朝來洗雪恥辱。畢斯麥想到這一點，開始想跟奧地利握手。

就在一八七一年的八月中，畢斯麥和奧地利首相會見於加斯敦，商談互相聯絡的問題，這是德奧握手的先聲。同年冬天，德帝威廉和奧帝約瑟相見於薩爾斯堡，締訂盟約。這時三帝（德、俄、奧）站在一條線上，於一八七二年訂立「三帝聯盟」。誠然，在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民主主義兩點上，三帝

的態度是一致的，然而在土地的利益上，三國間——尤其是俄奧間的衝突卻非常劇烈了。德意志處於這樣的地位，好像一男與兩女結婚，德意志是一個少年丈夫，兩位年紀較大的夫人，趕着向他獻媚爭寵。兩個女人都是好爭的，丈夫作事就難於不偏心。畢斯麥在外交上，有着洞澈的眼光，他曾說過：「萬一俄奧間起了戰爭，我們若守中立，打敗的將永遠不能饒恕我們！如果奧國完全被人打倒，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好處。我們自然可以把奧地利的日耳曼人部分取過來，但是我們怎樣對付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如果奧地利滅亡，俄羅斯就是我們的大威脅。我們有了奧地利的助力，然後能擊退住俄羅斯。」可見畢斯麥石盼左顧，和奧俄交歡，原有互相牽制的用意。但是奧地利逐漸向近東發展，侵入巴爾幹半島，跟俄國勢力發生衝突，畢斯麥的辦法，就要經過一番危險的試驗了。

且說近東方面，自從克里米戰爭後，土耳其的獨立與領土完整，得英法列強保證。但是俄國野心未已，時思蠶食，亞力山大的鷹瞵四顧，注視着土耳其帝國裏的巴爾幹半島。俄國人以「泛斯拉夫運動」作幌子，煽動巴爾幹的被征服民族，果然收到成效。一八七五年夏季，巴爾幹西北部的斯拉夫人，對土耳其政府高舉叛旗，亂事逐漸擴大，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歐洲列強，俱付以密切的注視。俄德奧三國政府，發起協商，結果由奧國首相安德拉西（Andrassy），對土政府發出通牒，請土耳其蘇丹厲行

改革租稅制度，給予完全的信教自由。土耳其雖然承認，但是巴爾幹的叛亂未止，幕後有人呼之欲出。於是一八七六年夏，俄奧兩國首相和畢斯麥會議於柏林，決定再對土耳其政府提出更深切更強制的要求，並注意到巴爾幹西北部的波黑兩州，這樣的要領，就稱爲柏林備忘錄（Berlin Memorandum）。法意均贊成，英國因在近東，與俄奧利益衝突，反對參加柏林備忘錄，並派艦隊遊弋貝西卡灣（Besika Bay），爲受俄奧威脅的土耳其作聲援。列強干涉雖不成，巴爾幹形勢更緊張。塞爾維亞（Serbia）羅馬尼亞跟俄國聯絡，對土宣戰。一八七七年，俄國得了奧國的諒解，居然出兵攻擊土耳其，把她打得大敗，提出嚴酷要求，想重建巴爾幹秩序，這便是俄土間的聖斯忒法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俄國在近東的勢力日張，英國深抱不安，艦隊駛進達達尼爾海峽，阻止俄軍覬覦君士坦丁堡。同時奧國也深懷不安。近東形勢，險象環生，俄奧英三國間互爭雄長，畢斯麥對這三國，都是好感勝於惡感，於是想出來斡旋了。

這時候——一八七八年春天，俄國對英奧間，好像將有大戰爆發。俄國駐英大使梭發洛夫（Shuvaloff）伯爵，原是畢斯麥的老朋友，他趕快的找畢斯麥，請他居間調停。畢斯麥有頭痛病，躺在佛力特里士路鄉下別業中，臉上又痛得厲害，幾乎不能刮鬍子。他還接見這位俄國朋友，一開頭就不答應。

梭發洛夫的請水。他的本意是不錯的：「如果另一國出來調停，所取的態度，不是壓制俄國，恐怕難於獲得效果，但是一用這樣的壓力，只使俄國更難讓步……我們的邊界與俄國邊界毗鄰甚長，我們兩國的關係，比全個土耳其要緊得多。我決不願担任調停，以免無謂的驚動俄德睦誼。」但是梭發洛夫苦苦的求他。第二天，俄帝來了一封文書，親自求畢斯麥調停，他還說這件事是畢斯麥舍己爲他的明證。畢斯麥無法可施，同時傲性催促着他，他決意憑自己的手腕，來調整英俄奧在近東的關係。他一打定主意，就在二十五分鐘裏面，把柏林會議的章程口授給他的兒子寫下來。畢斯麥預備以「鼻得住的經紀人」(The honest broker) 資格，來召集柏林會議。

柏林會議於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二日，正式開會，到會的有英德俄法奧意十七國代表，主持的就是德國代表畢斯麥，其他有關的希臘和羅馬尼亞，均得向大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畢斯麥坐在馬蹄式的大桌子中間，當歐洲列強的主席，起來歡迎諸位代表。好幾十年來，歐洲未曾有過這樣的大會議，畢斯麥拂着大白鬍子，好像一個族長或教長；他一生的功業，自當以這一次柏林會議爲最有異彩。在這張馬蹄式桌子邊坐下的，總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右面第一位是奧國首相安德拉西，瘦而狹的面貌，大鼻子，大耳朵；第二位是駐德的奧大使喀洛來伊，第三位也是奧國代表，尖鼻子的海默爾

男爵。左面的第一位是法國首席代表惠安登（Waddington），是一個攷古家；第二位是駐德的法大使聖伐利（Saint-Valler），第三個法國代表是戴普勒（Desprez）。意大利的代表科蒂（Corti）和羅尼（Launey）。土耳其的代表一個漂亮的條頓種人，大家稱他阿里總督（Ali Pascha），曾經當過船上的侍者，因為夤緣親貴，居然做到大軍長；另一個土耳其代表名卡提多利（Catheodory），是名貴的希臘人之後。英國代表第一位是駐德的英大使羅素（Russell），一個機警而和藹的外交家；第二位是英國外相沙爾茲巴立（Salisbury），高額銀鬚，是東方問題的專家；第三位是英國首相比康斐爾（Beaconfield）伯爾，他本名笛斯累利（Disraeli），他在少年時，是一個美貌的猶大少年，以小說家得名，如今衰老了，很用力的扶住拐杖走去坐下，又像魔鬼又像音樂家，他是全會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俄國的代表，第一位是首相哥查科甫，一個瘦削憔悴的老頭子，受了風溼之苦，要人抬他到座上，他是一個無比的陰謀家；第二位是駐德的俄大使杜畢烈（Paul d'Urban）；第三位是梭發洛夫。這次會議的發起人，一個無比的辦外交的好手。

開會了，畢斯麥用法文致開會辭，笛斯累利用英文答復，全是牛津士腔，座中沒有幾個人聽得懂。於是哥查科甫卻不用俄文答復，居然用法文發表長篇累牘的宏論，今主席頭痛。畢斯麥主席在那裏

用筆寫着：「出風頭，出風頭，出風頭」說完了散會。開會凡二十次，每次都是英俄奧二國的爭雄。在這幾個代表中，畢斯麥看得中意的，只有安德拉西與羅素。他很想把沙爾茲巴立勳爵交給一個德軍教員官，每天教他操一點鐘，教他站得像樣些。他把那位阿里總督當是一個逃兵，很冷的無禮的待他。他對於他的仇敵哥查科甫表示有刺的奉承；有一次，哥查科甫去探望畢斯麥，畢斯麥想扶他出椅子，畢斯麥的狗以為這是攻打的記號，忙撲上去想咬，畢斯麥大聲嚷狗，哥查科甫前此並未看見這條狗，以為畢斯麥忽然要報復，很害怕的坐馬車走了。畢斯麥起初跟笛斯累利開玩笑，但自從他們談過幾次之後，畢斯麥很喜歡他，往後一直到笛斯累利死，畢斯麥跟他的交誼不變；這次會議之後，笛斯累利在他所作小說恩狄蒙（*Endymion*）裏面，描寫這位鐵血宰相。

柏林會議中最大的爭點，就是保加利亞的劃界問題。俄國想組織一個大保加利亞，為其在近東勢力的前哨，但英國反對。英俄衝突十分激烈。俄羅斯不肯讓步，笛斯累利分付預備專車回國，畢斯麥勸英國代表小讓步，勸俄國代表大讓步，他就是用這樣的法子，犧牲了俄國的交情，以維持和平。柏林會議的結果，德國得不着直接的好處，反間接的失了利益；德俄間的交誼，因此受了嚴重的動搖，俄帝以為上了畢斯麥的當，這次會議原是「畢斯麥聯合歐洲以反對俄羅斯的。」但是德國也拉不着英

國的交情，她怕陷於孤立，爲次年德奧同盟伏線。

柏林會議的結局，就是產生一份有名的柏林條約，這條約係於一八七八年七月十三日由與會七國所簽訂，關係極重要，支配了此後三十年間的近東政局。柏林條約有兩個目的，其一是暫時的，即在取消俄土和約，防止英俄或英奧對俄的戰爭，這目的誠然是達到的，其二是永久的，想消弭巴爾幹的糾紛，使各方相安無事，則究竟是妄想，結果連巴爾幹一塊墳地的平安，也沒有誰担保。柏林條約的主要規定，大略如次：

一、保加利亞大違初志，被支解爲三部分。

二、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羅馬尼亞均承認爲獨立國。塞爾維亞人本想組織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也被分爲三截（塞門和波黑兩州）。

三、波黑兩州雖爲土耳其帝國領土，但暫歸奧地利占領治理。——塞爾維亞之仇奧，淵源於此，並爲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伏根。

四、俄國雖然得到一點土地，但是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兩獨立國成立，阻住了她到君士坦丁堡去的路。

五、希臘將來可以有機會擴張領土，但在目前一無所得。

六、多瑙河化為中立，國際委員會照舊保存。

七、達達尼爾等兩海峽照舊閉鎖，禁止各國軍艦通過。

一張薄的皮紙，遮蓋了許多未解決的問題。——這是柏林條約的情形。

第二十章 與奧地利聯盟

畢斯麥因為戰略上和地理上的關係，在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初，就選定俄羅斯與奧地利作爲與國。畢斯麥一直是俄羅斯的靠得住的朋友。一八七二年在畢斯麥手腕下實現的三帝聯盟，就是德俄與交歡的表示。但是俄奧關係，時緊時弛，畢斯麥在最後八年間所用的政策，是要在俄奧兩國之間作調停人，免得這兩隻猛獸相互撕噬，同時卻很謹慎的避免幫助那一國。他曾經說過：「如果我們幫奧地利，俄國卽爲變作我們不能和解的仇讎，會與法國聯合謀我。」但是在柏林會議的席上，畢斯麥左相英國，鼓勵奧地利向近東發展，俄國政府怨恨畢斯麥，三帝聯盟業已搖搖欲墜了。

柏林會議以後，德俄兩國的報紙，都有互相攻訐之辭。一八七九年八月，俄帝寫一封長信給威廉一世，申述德國外交人員，仇視俄羅斯，並說犧牲俄國的利益，對於德意志未必有什麼好處。這封信含有警告意味，威廉讀了，有點寒心，但是他不會體會到效果的嚴重。於是老皇威廉不詢問畢斯麥——因爲他現在找新的盟友很熱心——自己出主意，跟俄帝約好，在俄羅斯邊境的一個市鎮上相見，以討論這一封信。這位老皇威廉，是十八世紀的最後的獨存者之一，他今年八十二年歲了。他回憶六十

五年前，曾跟現在的俄帝祖父第一位亞力山大，騎馬並轡入巴黎，剛好在流放拿破崙於厄爾巴之先。他一想到這事，就被道德與傳統所迷，覺得應該永遠跟俄國維持聯盟。

老阜威廉和首相畢斯麥，這時好像處於兩個不同的世界：舊的普魯士與新的帝國，武士與外交家，良心與機變，很顯然的對立着。畢斯麥不理會俄帝那封有警告意味的信，他自有他的眼光，他的政策。他要以壁壘森嚴的同盟，維持歐洲大陸上的和平。——這政策在他的執政時期，是獲得成功的，但到二十世紀開頭，同盟成爲戰爭的導火線。——現在俄國既不願做德意志的盟友，畢斯麥爲掌握歐陸霸權，必得另找一位。他看中了曾在一八六六年親手擊敗的奧地利。奧地利與德意志有許多公共之處，勝於俄羅斯；血統相同，記念相同，語言相同。如今奧地利被逐出德意志，結成奧匈帝國而向近東發展，則跟德國最後的衝突點也沒有了。「血濃於水」，畢斯麥想結合德奧，以代替二帝聯盟，這是自然的趨勢呀。定命就是這樣在一條曲線上進行：仇敵走回來同他的犧牲者要好。畢斯麥從前妒忌這個國家強大，把她擊潰，現在卻要跟這個國家聯盟；當一個姑娘正在妙年的時候，他拋棄她，現在她年老色衰，他反要娶她！

同時畢斯麥對於俄羅斯，也頗有不愜意之處了。他跟俄國首相哥查科甫互相仇視。畢斯麥好意

的召集柏林會議，而俄國輿論，說本國的利益爲畢斯麥所賣，畢斯麥的不相信俄國，因爲對方的忘恩負義而更深切了。此外還有兩件事，使畢斯麥對於俄國不高興；第一因爲俄國加添軍隊，第二因爲俄國的陸相反對德意志，這個人的勢力淺長。俄帝給威廉那封有警告意味的長信，畢斯麥讀了，好像在怒火上加油。他趕快跑到加斯敦去，和奧國首相安德拉西會面。接着，畢斯麥從加斯敦寫信給他的君主，話說得極嚴重：「俄帝在信中屢言友誼，其實完全是無關的。請看他的話裏，鋒芒畢露地對陛下恐嚇，因陛下不肯以自己的政策，惟他的政策馬首是瞻，他就說出這樣的恐嚇話來。在兩國元首的交際中，這樣的恐嚇話，必定是破壞睦誼的先聲，除非有許多條約阻止破壞。元首相見以禮，即使出於宣戰，向例也不許惡聲相報的。如果陛下用相同的語氣答復，我可以說，德俄間戰雲就要密布了。」往下是畢斯麥對於俄國陸相痛斥，並聲言德俄聯合，瀕於一髮，德國應該未雨綢繆，博取奧地利的友誼。

威廉讀到了畢斯麥的信，心裏恐怖，接着知道畢斯麥要到維也納去活動，不禁寒顫一下。他堅決地說：「無論如何，我不肯答應這一步，因爲俄羅斯立刻會當我們這樣的動作，等於破壞交情！」過了幾天，老皇接到畢斯麥的公文，敘述他跟安德拉西所說的話，安德拉西提議德意志與奧地利結攻守同盟，以防護俄羅斯的侵略。這樣的話激動了威廉與俄帝的會見。畢斯麥一聽見，十分生氣，他寫一封

極長的信，向皇帝解明他的政策。他在清楚地剖析當時局勢之後，在信尾還是用他慣使的手段，以辭職恐嚇皇帝，如果皇帝不肯遵從他的意見的話。畢斯麥一面在加斯敦經營德奧同盟的工作，一面勸告老皇絕俄親奧。隱隱約約地，畢斯麥好像看到法交歡包圍德意志的影子。但是威廉總不聽話。自從拿破政以來，威廉總是聽畢斯麥的指導，現在他卻固執起來。俄帝見他的外甥，已經很和氣很鄭重的向他陪過不是了，他們中間所有的芥蒂都洗刷乾淨了：「我憑着自己的良心，覺得礙難答應帝國首相的提議。我感到左右爲難；我寧可遜位，讓太子來做元首，也不願有負於我所深信的俄國。首相跟安德拉西伯爵討論將來的政局，未嘗不可，但是不許聯盟。我不答應。首相從前也反對東和西雙方的聯盟，他有時曾說過奧地利是靠不住的。」

畢斯麥對於固執的老皇，掛起辭職的招牌，但是老皇更生氣，他屢次說，畢斯麥若辭職，他是決計禪位的。一君一臣的書信，就是這樣從柏林送到加斯敦，從加斯敦送往柏林，都說你若執拗我就不幹啦。但是畢斯麥有他的手段：德國的駐外大使，內閣會議的全數大臣，軍事領袖毛奇，都贊同畢斯麥的政策。全個內閣以辭職恐嚇老皇，老皇見到自己被包圍了。但是老皇的觀點也有不錯的地方：「如果法蘭西攻打我們的時候，奧地利肯受中立，我們已經滿意了，我們爲什麼用全力幫助奧地利來反

對俄國呀！我們跟奧地利作什麼以反對俄羅斯，奧地利也應該同我們作什麼以反對法蘭西。這是不平等的！現在進行的德奧聯盟，必然的將使俄羅斯與法蘭西親善，將給予法蘭西報仇雪恨的渴望。把德奧置於兩個大敵之間，法蘭西正是求之不得。所以我們必要維持三帝聯盟，不可破壞這個聯盟，以另成立兩國的聯盟。一日這個提議的盟約洩露於外，爲叢駢雀，法蘭西與俄羅斯不能不攜手了。」

畢斯麥並不考慮老皇的話，他一直向前進行，整個議會，整個輿論——尤其是親奧的南德諸邦，極力做他的後盾。畢斯麥隨即自己到了維也納，締訂密約，把條件潤飾好了，聯盟是商妥了，只等在羊皮紙上簽字。現在畢斯麥有一個浪漫的夢想，這付親自把奧地利逐出德意志的人，想要建立一個更大的德意志！但是奧帝約瑟與安德拉西都很執拗的，一定不肯與德國立畢斯麥所提議的聯盟條約。現在維也納活動的畢斯麥已經破壞了日耳曼同盟，被他打敗的人不想請同盟的鬼出現了。畢斯麥很想把大陸的重心向西挪，但是奧地利的眼光卻注在東方，這不免使畢斯麥有點失望。安德拉西簡直不肯爲阿爾薩斯而幫助德意志打仗，所以老皇很詫異的喊道：「這是不平等！」畢斯麥作給得多取得少的買賣，這是生平第一次。

畢斯麥和奧地利打得火熱，正合老皇威廉的話，促進了法蘭西與俄羅斯的接近。畢斯麥以同盟

維持均勢和平，但是戰爭的幽靈，卻躡足跟在他的後面。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在一八八〇年他寫道：「我們想念，我們希望，跟俄羅斯仍舊和好。如果因為俄羅斯攻打我們或奧地利，無和好之可能，就會發生與俄羅斯一國作戰，或與俄羅斯、法蘭西、意大利三國作戰。」這樣的戰爭很會有極其嚴重的效果，這樣的一場戰爭，即使是我們打勝，我們也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這樣，畢斯麥對俄羅斯的關係，仍是若即若離，德國的東進政策（*Dring nach Osten*），在謹慎的畢斯麥執政時候，並沒有看見朕兆呢。

第二十一章 從三帝同盟到三國同盟

現在畢斯麥以神人一般姿態，出現於歐洲的國際舞台上了。德、奧聯盟，既於一八七九年訂立，俄羅斯便被撇開啦。畢斯麥想要造成一個新秩序，他嘗試同英國要好，但只是單相思，英國無意於跟德意志握手，英國並不肯加入什麼聯盟，以反對法蘭西。俄帝原是英國的世仇，見英德攜手不成，於是重溫三帝同盟的舊夢。這次新的三帝同盟是關於分享巴爾幹利益。俄帝在近東可以自由反對英國，畢斯麥這樣幫助亞力山大以從其所欲，實得其好感，使俄法間的諍解不至立刻實現。一八八一年的同盟到了一八八四年，期滿照展。但是這個名存實亡的三帝同盟，很快的爲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所代替了。

三國同盟是由德奧同盟加入意大利而擴充的。新興的意大利急於要別人承認她是列強之一。她的統一，雖然靠拿破崙三世的幫助，但是日子一久，她與法國在突尼斯（Tunis）問題及關稅政策上發生齟齬，因此就回顧永助。忽然意大利的執政者，記得畢斯麥曾在一八六六年使奧國把威尼思讓與他們，所以再度與舊友接近。於是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得加入德奧同盟一系，而兩國同盟

(Dual Alliance) 變成了三國同盟。當時握其樞紐者實爲畢斯麥。雖然畢斯麥的眼光很厲害，對於意大利是否忠於盟約一問題，看得十分明白。早在一八八〇年，有人講到跟意大利訂立條約的時候，他說：「意大利的諾言，如非爲其己身的利益着想，是無價值的。」畢斯麥所以讓意大利加入，目的不過在阻止法意這兩朵拉丁姊妹花的結合，他並不希望意大利有什麼緊要的幫助，只要「有一個意大利的鼓手，拿着三色旗，在阿爾卑斯山頂上出現，他就滿意了。」畢斯麥始終不敢過分的信賴這個三國同盟。

二國同盟起於一八八二年，重訂了四次，直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時，仍屬有效。該同盟屬於防禦的性質，並規定倘其中一國，受第四者一國的侵略時，其餘兩國應守善意的中立，如其中一國受盟外兩國的攻擊，二國均應共同作戰。此外，意大利承允過法國攻擊德國時幫助德國，德、奧兩國也承允過意國受法國攻擊時，援助意國。奧國與意國最後並同意於在巴爾幹的「相互酬報」就是說，任何一國在巴爾幹有土地進益時，其他一國在該地或他處，應得同等價值的報酬物。此外並確切規定，二國同盟並非對英國而發，——因爲意大利的綿長而無掩護的海岸線，將使此種企圖成功勇而無謀。然而因爲二國同盟訂立，中歐造成了一個強固的集團，英法俄馬上見得自己站在非常不利的

地位了。

畢斯麥未嘗不明瞭，三國同盟最大的弱點，在於奧意的態度與利益互相衝突，第一，兩國之間向有仇隙，這是奧人統治意大利半島的長時期內所釀成的。第二，奧國仍保有若十疆土，據說是「未恢復的意大利」的一部分。第三，兩國對於亞特里海（Adriatic Sea）的霸權爭奪。因此三國同盟，是非常脆弱的。畢斯麥雖想排除奧意間海深的怨仇，卻無濟於事。

現在畢斯麥左睨右盼，所施縱橫捭闔的手段，最大的目標，在於造成以德國為領袖的均勢，維持歐陸和平。他不要打仗，一八八〇年以後，歐陸上的一切糾紛，都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但是畢斯麥用腳踏滅這些火種。他雖跟奧地利聯絡，可是並不跟俄羅斯翻臉，德俄關係，總是在藕斷絲連的狀態。一八八五年，德俄奧的三帝聯盟，因為對於保加利亞問題意見不同而破裂，奧國政府請德國幫助他們，實現巴爾幹計劃。畢斯麥絕對不肯，他只肯作到維持現狀，如果奧地利想向東方發展，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該拖德意志同去冒險。他說：「如果俄國肆行侵犯，或不顧條約，作任何挑釁事件，我們預備以全力扶助奧地利，但若奧地利事前跟我們沒有諒解，而侵犯塞爾維亞，麴樣釀成俄奧衝突，德國沒有跟俄國開戰的理由。」畢斯麥真不愧為有遠見的政治家，他夢見一九一四年七月間的事變！

但是爲了上述一八八五年保加利亞問題，俄帝不肯再展七。帝同盟，畢斯麥又改變面目。在一八八七年的開頭，他先提議要跟俄羅斯同盟。他在和第二個情婦奧地利結婚八年，又預備跟第一個情婦俄羅斯重溫舊夢啦。但是畢斯麥不敢撕破親手訂立的德奧同盟（在三國同盟裏，不必提起不足數的意大利，因爲主要的只是德奧）。全德意志都有着一血濃於水的感覺，願意與奧地利站在一線。德奧既不能分手，畢斯麥急求其次，預備跟俄國訂立一份「再度担保條約」（Re-Insurance Treaty），如同八年前德奧所訂的一樣。撇開俄奧衝突不顧，畢斯麥想承認俄國在東巴爾幹的利益，換取她保護德國以抗法蘭西。那時俄國的執政者古訥畢斯麥，只要俄帝能殼泊月於君士坦丁堡的黃金角（Golden Horn），控制兩海峽，德國即使人據巴黎，俄國也並無異議的。

但是畢斯麥的本意，並不想「人據巴黎」以毀滅法蘭西。他說：「我們絕不應該冥想，我們能毀破滅這一個民族，這個民族有四千萬這樣聰明這樣自賴的人。普奧俄三國瓜分波蘭，想毀滅遠不如法蘭西那樣強健的波蘭民族，迄今有百年之久，還是毀滅不了。」可是英法聯盟，德國必得跟俄國攜手對抗。一八八七年五月間，德法間的危機，又到了最高度，畢斯麥用很快的手段，催逼俄羅斯訂約。他把八年前德奧同盟反俄的密約，讓俄政府看，以恐嚇對方並博取好感。於是德俄的再度担保條約果

然簽訂了，畢斯麥答應俄國向君士坦丁堡利道又可以在保加利亞自由行動，俄國的報酬，就是法國若攻擊德意志時，俄國應守中立。這樣一來，畢斯麥仍舊固執於俄奧兩強之間，他不怕俄奧雙方說他用欺騙手段，因為一切同盟密約，絕不能以道德來衡量的。畢斯麥的用意，是要他的兩個不安靜的鄰居，不能相打，使他們害怕一個強大的第三者，以制止他們的競爭，他要分開這兩隻猛獸。

畢斯麥用兩大真的對俄再度担保條約，同時消弭了對於德意志的四種危險，至少把這樣的危險，減輕了好幾年。現在的俄羅斯，臉向着土耳其，不復威脅德意志的東境了，奧地利是得了警告，不敢在巴爾幹蠻幹了，法蘭西不能跟俄羅斯搗亂了，英國對俄很不安心，所以要跟德國作朋友。在這一時期之末，各國下棋，以自己作棋子，這是下得很好的一盤棋。

畢斯麥很希望英國跟德國作朋友。他曾說自己有一個弱點，就是喜歡英國，「可惜英國人不讓我們愛他們！」他在最後十年的事業中，以努力贏得英吉利為最要。他想要使英國跟二國同盟親善，如果能設辦到，則英意與俄首担休地中海的現狀。但是德國想跟英國訂約，十分為難：第一，跟英國執政不能秘密討論，必得公開於英國國會，而公開顯然不宜於畢斯麥的政策。第二，當時英國由格拉斯東（Glads-ton）當權，環境並不相宜。那時候英德間卻並沒有利益衝突，畢斯麥也絕不夢想讓德意

志嘗試跟英吉利爭雄，要作一個世界的帝國。他曾考慮到英國人善於殖民，非德國人可及，以地勢而論，英吉利尤宜作一個殖民的國。畢斯麥在德意志帝國成立後，一貫的外交政策，是「不再要土地，只求更安穩」的原則。他想根據這樣的原則，和英國成立一種妥協。

歐洲列強，向黑昭大陸非洲找尋殖民地，畢斯麥對此無若何興趣，因此德意志跟英國衝突的可能性更少。一八八五年，畢斯麥在非洲得着一兩處立足之地，他也感到十分滿足。他曾同一個生於非洲的白人，討論擴展勢力於非洲事件，他說：「這件事與我很有危險。你的非洲地圖是很好的，但是我的地圖在歐羅巴。我們在中間，一邊是俄羅斯，一邊是法蘭西。這就是我的非洲地圖。」照畢斯麥的意思，只要維持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卻不想取非日耳曼族的土地，他對於非洲黑人的土地，也是一樣的小心不肯妄取，他以為這樣的辦法利少害多。據畢斯麥看過去，德國的將來並不在海上。——如果後來的威廉，能跟着畢斯麥一貫的謹慎政策，不冒險投身於殖民地競爭的漩渦中，一九一四年的人戰，也許是不會爆發的。

畢斯麥的手段雖然靈活，但是他企求和英國攜手，卻成了單相思。止像在柏林會議之後一樣，他換不到英國的好感，卻換得了俄國的惡感。現在德意志正站在歧途上，何適何從，正等待畢斯麥的腕

力。老皇威廉一世，已經是九十歲了，風燭殘年。娶英國公主的太子，久已想望做一個浪漫的君主兼民主的皇帝，如今踐祚已在目前，卻得了致命傷的病。畢斯麥跟英國攜手之念更急。他派大使和兒子跟英國政府長談，自己用法文寫信給英首相沙爾茲巴立，說明德意志和他國成立種種同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並示意英國該與德國攜手。畢斯麥幾次向沙爾茲巴立商訂英德同盟。沙爾茲巴立願意英德同盟以反對俄羅斯，卻不願英德同盟以反對法蘭西；所以他不肯束縛自己，對於畢斯麥的提議，抱延宕政策。直到最後，畢斯麥還是賣志而下台呢。

但是，雖然如此，直到老皇崩駕的時候（一八八八）畢斯麥掌政下的德意志的國際地位，是無與倫比的，三國同盟，使他掌握大陸的霸權，安如磐石；德俄有着再度担保條約，俄國只求向近東發展，法俄親睦隔着極厚的牆壁，英國孤立着，雖不跟德國攜手，也沒有理由跟德國衝突。那時候英俄法的「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絕無成立的朕兆，德意志帝國很可滿意於現在的地位。

第二十二章 陰謀與專制

畢斯麥的性情，實在有點莫測高深。他會使轟轟烈烈的手段，卻也擅長陰謀。有些地方，他的氣量顯得極狹，差不多有睚眦必報的樣子，這又不像大政治家的風度。他的心傾向於懷恨與報復，過於大多數的專制家。等他掌政以後，跟他意見不同，他都要加以收拾。畢斯麥暮年寫日記的時候，最長那章的題目，就是「陰謀」。最有名的陰謀，最厲害的報復，是阿爾寧案。

這位阿爾寧原是畢斯麥的總角之交，又是一個漂亮的外交家。畢斯麥是他的上司，很早就賞識他的才能，最先派他到羅馬，評議會接着提拔他到巴黎當大使，他還受封伯爵，升官比無論什麼人都快。有天晚上，他喝酒有點醉了，居然向畢斯麥吐露衷曲，表示他要凌上，奪取自己之前的名位。而他上面的名位，正是首相兼外相畢斯麥，畢斯麥自然心中一驚。阿爾寧更不識相，他巴結畢斯麥的對頭皇后奧古斯太；畢斯麥既維持法蘭西的共和，皇后和宮庭中各派卻想見皇統重光，阿爾寧承奉皇后的意旨，在巴黎就設法反對共和黨，寫私信來運動老皇威廉，這位誠實無私的皇帝把信交給首相去辦，於是畢斯麥立刻決定了阿爾寧的命運。

阿爾寧來柏林，畢斯麥避過他的面，老皇見畢斯麥不見阿爾寧，倒有點過意不起，他召見阿爾寧幾次。這時候阿爾寧更糊塗到透頂，以為他自己能跟皇帝站在一綫，反對畢斯麥。他以求辭去駐法大使一職，為表示不滿意於他的上司的證據。皇帝卻不准他辭職，阿爾寧就鼓起勇氣，去和畢斯麥相見，被畢斯麥羞辱幾句。畢斯麥立刻去謁皇帝，提出首相「是他作抑或是我作」的話，又說他不屑跟「一個品行靠不住的大使」爭皇帝的信用。畢斯麥左右皇帝的力量，高過阿爾寧，於是他要倒楣啦。

畢斯麥向皇帝攻擊阿爾寧，皇帝至多不過答應免阿爾寧的職，仍食半俸。畢斯麥不願意他的對頭留在柏林，怕他在宮庭裏施手段，過於他在巴黎。於是畢斯麥改派他為駐土耳其大使。阿爾寧踏大錯，照理他應該辭去不幹，他就可以加入議院中他的一黨，這一黨現在正反對首相；但是阿爾寧卻執中於做官，偏對畢斯麥屈服。他終於逃不過畢斯麥的掌握。畢斯麥抓到他的把柄，便說他違犯職守，免他的職，皇后也不復能設法保護阿爾寧。但是畢斯麥還要進一步，他已經打倒他的對頭，還要毀了他。新的德國駐法大使向畢斯麥報告，說失去幾件公文，阿爾寧說是私信，不肯交出來。畢斯麥藉此罪名，用合法的權力拘捕他。阿爾寧被控私匿公文，審訊之後，被判九個月監禁，他趕快逃到瑞士。阿爾寧以

堂堂貴族，蒙了奇恥，怨憤填膺，就在亡命生活中，公布幾件毫無道理與不該公布的小冊。法庭重新審訊，這次控告他大逆不道，侮瀆皇帝並首相；因為他寓居國外，庭上便作缺席判決，宣布他有欺騙行為並判拘役五年。四年後，阿爾寧住在法國的尼司（Nice），正想動身到德意志去，在帝國法庭之前，剖白他自己，然而卻病故了。這位一度有希望做首相的人，在臨終時還是一個身敗名裂的亡命客。

畢斯麥毫不憐憫地用陰謀打倒他的政敵，唯一的希望，是要永遠占據執政的地位。他現在位置穩固了，變作一個極端的專制家。他把一切權力抓到手上，無論什麼事必得躬親履行。國人現在稱他爲「鐵宰相」，因爲他在內政上的手段，其硬似鐵。他固然是專制家，可是他願意任勞任怨，把國家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並不是徒作威福而求快意的。因此，老皇威廉也縱容他盛氣凌人的態度。他這樣的態度，使得諸邦在位的王侯們，有時候也要碰釘子。有一次，他約好一位大公，晚上九點鐘晤談。到了晚上八點三刻，畢斯麥還在辦事，忙叫人拿過制服，穿着完畢，正襟危坐，等待那位大公來見。等到九點一刻，他很不耐的脫去制服，換穿便衣，說：「就是在位的王公們，我也不肯等待他們過一刻鐘。」接着他就口授他的秘書寫字，辦事室的門開處，有人來報告大公到了。畢斯麥原在屋裏踱來踱去，一面嘴裏說着，一聽得大公來臨，馬上坐到書桌邊去，像煞有介事的，裝作勞神於案牘。隨後畢斯麥深深致

敬說：「現在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極不希望殿下今晚來探我了。」他要把自己的專制手段，表示給王公們看。

畢斯麥對於來訪的客人，都覺得討厭，除非客人準備來聽畢斯麥宏論，讓他一個人說話。就是個人的密友和政府裏的高級官員，在事前沒有預約或破邀，貿然去見畢斯麥，即使他住在鄉下的別墅裏，也會碰到「橡皮釘子」。這位傲慢的首相，有時在伐森的別業裏，過幾大清閑日子，老皇威廉派使者去，「擾及他的安寧」，他也會饗以閉門羹。德國引法大使和因羅厄伯爵返國述職，覲見老皇。老皇叫和因羅厄到伐森去走一趟，看看畢斯麥和因羅厄聽了老皇的上諭，卻說先要畢斯麥請他去，否則他不敢擅自前往。老皇聽了和因羅厄的話，楞了半晌，跟和因羅厄面面相覷。從這裏可見畢斯麥的專制手段，簡直權傾皇帝。幸得老皇知人善用，寬容大度，終於向和因羅厄伯爵收回成命。但是畢斯麥如果有話對老皇說，他卻老實不客氣的，就打發這一位和因羅厄從伐森去見老皇威廉。

畢斯麥對於人民代表的帝國議會，更加老氣橫秋，他一直跟議會惡戰。有一次在帝國議會席上，畢斯麥站起來說話，口論涉及攻擊個人。主席輕輕的搖鈴。畢斯麥稍一停頓，便說：「會場上很是安靜，主席搖鈴做什麼！」事後他大放厥辭說：「我是帝國裏的首相，我不受主席的紀律。他無權搖鈴警告我。」

如果他作這樣的事，我們更走近一步，趨向於解散議會了。」他有時在帝國議會裏，明目張胆地跟他的政敵挑戰：「諸位攻擊我們的立法，我們的作爲，政府的策略，目標是在何方呀？除了攻擊我還有誰呀？……你們指桑罵槐，裝作攻擊政府，其實是侮辱我，我可不答應，我不能不反攻！」他還宣言：「我會經跟整個歐洲爲敵。我所會對付的人，你們不算是第一個！」帝國議會中最利害的政敵，聽了畢斯麥這樣的話，也不由得發起抖來。

畢斯麥的專制手段，對君主和議員既不肯放鬆，對於屬員自然更甚。他要他的屬員們加倍努力，辦起事來，好像賽跑一樣。但是他確具這樣的能力。他老是在那寬闊的辦公室裏，有一枝高的銀燈照着，他身子斜靠在桌椅，聽人讀報告，聽完之後，他立刻分付怎樣辦，怎樣辦。他手下的祕書長曾說，在整整六年裏頭，畢斯麥碰到一件事，不當機立斷，可以說完全沒有的。畢斯麥有時口授公牘，叫手下的人筆錄，他一邊在屋裏踱着，一邊滔滔不絕地說出來，等到完畢之後，總是一篇思路清楚文筆流利的文章，連代他筆錄的人，也會驚佩不止。

畢斯麥在掌政時，除了上述兩點陰謀與專制之外，還有一點應該提起的，就是他善於利用報館。也許可以做現在那位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的老祖師。他在自己的書房裏，口授關於他自己的許多

令人驚愕的新聞，好像是從瑞典首都發到柏林來的。他偽造新聞，原是好手，他的屬員日夜都得預備東西登報，這些偽造的新聞，居然頗似德意志的窮鄉僻壤或外國首都送來的。對於這樣的事情，畢斯麥辦得很巧妙。他跟阿爾寧作對的時候，阿爾寧有奧古斯太皇后作後盾，畢斯麥在伐森，叫自己的部下，在報上發表文章，攻擊「一個居高位的貴婦想換首相。」當畢斯麥要討論德奧盟時，他叫步克裝作科倫報的臨時通信員，從波美拉尼亞的士多普寄送偶然得來的消息。就是他忠心耿耿的祕書長狄第曼也不能不說畢斯麥是個比浮士德（Faust）還厲害的大魔鬼。

畢斯麥爲了鞏固他極度專制的政權，樹怨極多。一八七四年間，又有人嘗試暗殺他。有一個比利時的銅匠，担任把畢斯麥的頭，送給巴黎的大主教；這個銅匠是宗教迷，他想殺死這個「妖怪」，以邀上帝的赦罪。過了幾個月，畢斯麥坐了馬車，經過啓星根的街上，有一個少年開鎗狙擊他。畢斯麥的手指上略受微傷。這個刺客宣言是天主教一派的黨員。畢斯麥很高興，他在報上作激烈的文章，又在帝國議會裏鬧得很凶，最後他要辭職了，——也許他生平只有這一次，很嚴肅的考慮到急流勇退。他憤然說：「還是請另一位首相，去當天主教徒的靶子吧！我到四月一日，正是六秩誕辰，我預備告老，去享林泉之福了。」——自然這次辭職，並沒有成功。畢斯麥執政二十餘年，一共有過五次辭職，每次都是以

退爲進。老皇威廉少不了他，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更少不了他，因此老皇在世一日，對於專制自大的首相，總是容忍一日的。

畢斯麥並不是一個純粹無疵的人，他的性格，他的行動，是瑕瑜互見的。他雖然好攬權，擅陰謀，憤世嫉俗，傲慢自大，然而他一切的任勞任怨，都是爲着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他想替他的祖國，造成永久不拔的工程。有一個歷史家批評畢斯麥說：「畢斯麥對於全人類，雖然未必有利，卻有利於德意志。畢斯麥之於德意志，像一副上好的非常有力的眼鏡之於一個近視眼的人。近視的人能戴得着這樣一副眼鏡，原是求之不得的東西；但是這個人必定要戴這樣的眼鏡，卻是他的大不幸。」

第二十三章 他的朋友

憤世嫉俗傲物凌人的畢斯麥，很少有知己朋友。在他執政時代，他全數的老同伴們，都掉過頭來反對他，只有羅恩總司令跟他的交情，始終不渝。羅恩對他忠誠而能批評，有交情而能獨立裁判，可以說是首相的畏友。他與畢斯麥的交情，雖然偶時碰到危險，但是羅恩憑着武士的俠氣來救護。羅恩只知忠君事國，把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與政黨的考慮，都看得不足輕重。他立穩脚步，與畢斯麥攜手辦事，不管整個官海裏掀起反對畢斯麥的波浪。他深信畢斯麥的偉大，勝過他自己，因此他並不妒忌畢斯麥。他飽歷事權，甘心承認他不過是坐第二把交椅，卻並不覺得難為情。羅恩常常說自己是一個盾，畢斯麥就是坐在這個盾上被抬舉起來的。羅恩辭職之後，畢斯麥在政府裏，再也沒有一個開誠見心的朋友啦。

畢斯麥還有兩位終生不渝的總角之交。在本書開頭曾經提起過。第一位是蓋色林伯爵，他現在難得來了。蓋色林知道自高，畢斯麥也知道他。有十年之久，蓋色林未到鄉下的別業裏，來探望昔為同儕，今是首相的畢斯麥。蓋色林對別人說：「畢斯麥已經是一位權勢在握的大人物，如果我偶然碰見

他，他一定跟從前一樣，還是一個最誠實最可愛的朋友。但是我覺得特地去探望他，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為他公務鞅掌，時間變得太寶貴了。」從此這位蓋色林伯爵，在我們的書裏不再露臉了。

第二位是文士莫特力。莫特力偶時去探望老同學，畢斯麥快樂得倒屣相迎。這個美國人莫特力有八年不會跟畢斯麥見面，一八七二年夏季來了。畢斯麥寫道：「我看見你的筆跡就很歡樂，我未拆信之前，就確實感得信內會有來探望我的話。我一千個的歡迎你。第一天你能殼走開，就是來探望我們的最好日子。一他往下就不辭煩瑣的，把詳細行程告訴莫特力，叫他必定要坐某點鐘的列車到柏林，以便趕得到伐森。莫特力果然來了，（這是他最後一次的探望，因為此後一兩年，莫特力就死了。）他在畢斯麥的伐森田莊上，耽擱了一星期，畢斯麥每天有十四點鐘周旋他。畢斯麥從來不耐煩跟任何人相處得這樣密切的，然而對於這位總角交，白頭相對，閑話數十年來滄桑，覺得時間溜走得太快了。

從莫特力看來，現在是帝國首相的老同學，比從前略略胖些，面有風塵之色，是涉世愈深的表徵，但是還同一向那樣的開朗和有魄力。飯後畢斯麥伴着莫特力，在樹林裏散步，走得很遠，畢斯麥談着這幾年間驚人的事件的發展，好像平常人談日常事務一樣，毫不裝腔作態，談話之間，很帶幽默的意

味，有時發出爽朗的笑聲。——畢斯麥自己階級的人，他的太太與他的兒女，或他的哥哥，羅恩或他無論那一位同事，都不能減輕畢斯麥心裏的不寧，給他以新鮮的心境。這樣的助力，只能得自一個遠處的共和國的子孫，得自一個很遠的大陸的代表，這個美國人莫特力，是一個有能力，精神自由，與致又好而毫不爲己的人，他潛移了畢斯麥。

畢斯麥雖然缺少知己朋友，卻不乏忠誠的部下。他知人善用，因此執政二十多年，不曾受到孤立的威脅。洛西雅和狄第曼兩個人，本來都是議員，受了畢斯麥的賞識，加以拔擢。洛西雅被保薦當關員，狄第曼充當帝國首相的祕書長。只有這兩個人有戰略有精力，能彀接連好幾年在畢斯麥手下辦事。後來有沙羅滋，當財相，也能彀這樣。另外還有兩個有意味的人，部士和步克，則不但是畢斯麥的部下，簡直是他的友人了。

這兩個人的年紀，都比畢斯麥略小，都當過革命黨，接着變作名記者，投身於畢斯麥之門。部士聰明而無忌憚，強健，狡獪，心情快樂。他的足跡極廣，後來主編報紙，言論犀利，頗引起畢斯麥的注意。在普法戰爭前，畢斯麥很喜歡他，戰後失歡，被逐。然後他用又是陰謀又是勒索的手段，使畢斯麥不得不用他；畢斯麥怕他，勝於他怕畢斯麥，於是只好讓他回來，幫自己辦事。

步克是一個陰鬱的拘謹的人物。起頭他本是律師，是議會裏頭四十九個急進黨之一，被判監禁，亡命於倫敦。那時恰巧馬克思也流寓在那裏，他們做了鄰居，步克過着窮乏愁苦的日子，在倫敦住了十年。這時候他快要五十歲了，仍然沒有可靠的謀生之道，他厭倦了漂泊的革命家的生活。大赦後他回到德意志來，由拉塞爾的介紹，和畢斯麥相見。畢斯麥見得機會很好，很容易買得步克的有力量的筆。步克還介紹別的社會黨如布拉斯李普克尼希甚至於馬克思給畢斯麥，後面這兩位都不肯。然而步克因為年老家貧，卻把靈魂賣給了畢斯麥，東家分付他作什麼就什麼，雖然他並不愛畢斯麥。他是一個老鰥夫，養着他的姊妹，吃得很少，不喝烈酒。他看書夜是一樣的，無論什麼時候，可以去跟畢斯麥辦事；如果他去看戲，他先要把他的座位號數，告訴他的東家，以便有事就可以喊他回來。有時他擺脫了勞碌的公務，也不愛周旋於交際社會裏，卻帶了一個綠色的標本箱，在樹林裏遊行；他也識得全數的鳥。他寫的東西，思路暢達，文采斐然；他曾寫過不可勝數的英文評論，法文短簡，德意志律的草案。他並不表示自己社會主義者的見解，但能暗示改良與畢斯麥，他的批評有效的時候多。畢斯麥會稱贊他說：「步克是我的忠心朋友，屢次是批評我的人。」畢斯麥生平，是難得這樣稱許別人的。

畢斯麥到了晚年，知交零落殆盡，憤世嫉俗之念更深，剩下的幾個朋友，卻是不會說話的動物了。

他一向喜歡狗，纔是養着好幾條，它們變作他親密的同伴，過於他的太太。他在冥想時會客時在威廉大街或在森林裏，在最愁悶的時間與最高興的日子裏，他都離不了這幾條狗。它們全很碩大，毛色是水灰或黝黑，神經十分敏銳，都是很大胆很危險的，很像他們的主人。畢斯麥有時商量公事，覺得煩燥不安，他的膝旁總有狗等着，他撫摩它柔毛如絨的頸子，藉以鎮靜他的神經。畢斯麥在鄉卜別業裏的時候，幾條狗就在桌下很耐煩的等，畢斯麥一站起來，抓住他的橡木手杖，它們就圍住他，擺動尾巴，因為它們知道，他現在要帶了它們，往森林裏去散步了。吃飯的時候，畢斯麥不管同席有細緻雅尚的貴族們，卻叫把大塊的肉送進來，摔給狗吃。那些貴族覺得很看不慣，可是也沒有法子。

畢斯麥有一條很好看的狗，是一位摩洛哥王爺送他的，他給它取名，叫作蘇丹 (Sultan)。

但是畢斯麥只許人喊它蘇特 (Sult)，因為蘇丹原是土耳其皇帝的尊號，以此諷狗，那位皇帝也許會跟德國政府嚴重交涉。蘇丹很得老首相的歡心，做了他形影不離的同伴。它曾經咬斷鍊子，逃跑過一次，害得畢斯麥的小兒子，走遍樹林去找尋它；然而它仍舊回到主人的身邊，作他忠誠的朋友。它有時是很野的，常受懲罰，都是被人們寵壞了的緣故。它的死引起了主人極大的感傷。那是一個秋天，畢斯麥住在鄉下，心裏很高興，從朝到晚常想開頑笑。他正在吃咖啡的時候，忽然有人報告他蘇丹不

見了。畢斯麥知道這幾天蘇丹正和鄰村一隻母狗調情，猜它又往那裏去跟情婦幽會，很不高興，預備把蘇丹痛打一頓。蘇丹回來後，果然受了責打，它懶懶的在外面走了幾圈，又回到樓下主人的身旁，兩眼失神，四肢無力，蜷伏在那裏抖着，看樣子快要死了。他手下的人走進去，看見首相坐在地板上，把快斷氣的蘇丹，緊摟在懷裏。他低聲對蘇丹說親愛話，還嘗試遮掩着，不令手下的人看見他流淚。長子赫伯特在旁苦勸，也不能使老頭子恢復鐵石心腸。他默坐了很久，隨後站起來一會，又回到原處。蘇丹終於死了，老首相淒然說：「古代的德意志有一種親愛的宗教，人們相信死後在天上的獵場，會跟作過他們同伴的全數好獵狗相見。我很想我能殼相信。」然後他向另外的人說了晚安，默默的回房去了。

畢斯麥終夜展轉不眠，他越想越覺得難過，因為他記得那條狗未死前的一刻，他曾經打過它：

：第二天早晨，首相的別業裏好像死了人，人們說話都是屏氣低聲。獸醫來驗蘇丹的尸體，證明它是害心臟衰落症死的，畢斯麥心頭的負疚並未稍減，還連連責怪自己。早餐後，他和幾個手下人騎馬出去，默默無聲的，專揀他與這個忠誠的老同伴最後一次同走的那幾條路走。在大雨滂沱下，他更顯得異常頹喪。過了四天，他還是不忘記那條狗的死，滿懷都是追悔，不該在它未死之前不久打它，他接連的自己難為自己妄想着，以為打了它，使它死得更快。他很哀歎他的脾氣不好，說他自己野蠻，凡是與

他接近的人，都受他的傷害。接着他卻責怪自己，爲什麼一條狗死了，他要這樣的傷心。——在畢斯麥的一生，並沒有其他與此相類的事，這件事有點稗史意味，卻是跟他蘄測的性情相合。原來蘇丹在少年不服約束的時候，不願被鍊子縛住，擺脫了桎梏，隨即跑入森林，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打獵以自養。他是他主人的眞正苗裔，所以令他的主人歡喜。

在畢斯麥晚歲的幾年裏，他決心打定主意，不再養狗，唯一的原因，就是免得埋葬死狗時心痛。

第二十四章 赫伯特的戀愛

畢斯麥的晚年，還有一件傷心事，就是長子赫伯特的不幸的戀愛。

畢斯麥的朋友逐漸少了，他只愛他的家庭。現在他的太太約安娜，已經成了他的附庸，什麼都以他的意志爲意志。她愛他，所以她幾乎憎惡全數他人，因爲幾乎全數他人，都是他的仇敵。她愛住在柏林，跟丈夫在一起。她很老實的代表愛情，她會當用餐時候替他領帶放好，那時候還有幾位有名的外國客人在座，她常說：「我的丈夫實在是一個好人。」

畢斯麥對於他的兒女是縱容的，他想使兒女們過舒服日子。他的兒女都顯露畢斯麥的爲己主義。他的長女瑪理極懶惰，只想她的丈夫。她的兒女，她的最近的親戚們，此外什麼人都不想。畢斯麥的兩個兒子有幾時都是他的幫手，後來只有赫伯特還是。比爾雖有天分，卻很懶惰，不如赫伯特那樣的勤懇。比爾娶的是表姊妹，赫伯特想娶一個婦人，家裏卻不許他娶，釀成父子間的大衝突。

赫伯特戀愛一個婦人，她美貌華貴，閨名依麗沙白，現在已是卡洛列王妃。赫伯特跟她作了膩友，她便想和丈夫離婚，以便嫁與赫伯特，更願意變作畢斯麥的兒媳。依麗沙白的父親，也是王爵，離婚原

是可宥的，赫伯特可以承襲畢斯麥的封爵，跟那婦人也很匹配，看來畢斯麥是不會反對的。但是依麗沙白有兩個姊妹，一個嫁與羅伊軍長，一個嫁與許來尼茲。羅伊軍長的哥哥是許多誣蔑畢斯麥者的首領；許來尼茲有好多年是奧古斯太皇后的心腹。這兩個人都是有名的反畢斯麥黨，讓他們變作赫伯特的連襟，畢斯麥會答應嗎？要畢斯麥的家庭，跟他最恨的這兩個人的家庭攀親戚，畢斯麥會答應嗎？他心懷仇恨，起了猜疑心，以為這件戀愛事之下，暗藏着陰謀，為謹慎起見，就不許赫伯特和卡洛列王妃結婚。

卡洛列王妃十分情熱，她為了赫伯特，已經動手辦離婚，她那些在宮庭中的親戚們勸她，報紙上記載這件事，她都不管。她在維也納租了一所大宅，決意委身於赫伯特。那時離婚已經宣布，赫伯特想在一八八一年的五月初，前往維也納，去跟王妃會見，等此行回來，再在父親前作最後的努力。但是他還未成行，畢斯麥先來攔阻他。那時赫伯特的地位，真為難極了。畢斯麥含淚對他說：「兒呀，如果你和卡洛列王妃結婚，我打定主意不再活在人世了，我已經活得够了！我爲了你而奮鬥，在奮鬥中求安慰，現在大失所望，什麼都完啦！一同時醫師告訴赫伯特，說首相太太的病很危險，絕對受不住人激動。但是那位美貌的王妃，病才復原，正度着孤寂的日子，如果赫伯特不跟她結婚，她會心碎腸斷。赫伯特說：

「我怎樣才好？如果我殉情自殺，我使王妃的地位更爲難，使一切愛我的人痛苦。」

王妃寫信給赫伯特，說自從報紙上登了許多話之後，大家把她當作浪漫女子，她無路可走，只有跟赫伯特結婚一途。但是畢斯麥十分反對，他想到羅伊、許來尼茲等姓名，覺得跟他的名譽，不能兩立。畢斯麥不許赫伯特走開，如果他真的要跟老頭子決裂，投到這迷人的王妃的懷裏去，一定會釀成悲慘的結果。赫伯特心裏很痛苦。但是王妃還是連連的催迫她。她寫信給赫伯特，要他記得聖經上的話：「因爲這件事，一個男人將離開他的父母，將依附他的妻子。」但是赫伯特決不能瞞過他的父親，前往維也納。畢斯麥說：「如果你必定要往維也納，我陪你同走。我注意你的利益和阻止這件結婚，覺得比全國的公務都重要。」畢斯麥自己在少年時代，對於戀愛有過豐富的閱歷，他知道一個男人倒在他情婦的懷裏，什麼事都可以答應的，所以他不肯讓赫伯特往維也納去，如果他決意要走，老頭子陪伴他。赫伯特知道讓老頭子同走的話，首相父子在維也納會晤王妃，正時報紙上極好的桃色新聞，會令全個歐陸騰笑。這是畢斯麥阻止赫伯特往維也納的好方法。

但是赫伯特還有方法，向父親懇求。他說：「我跟王妃的關係，人言嘖嘖，已經好幾年了。報紙上詳細記載，很與王妃的名譽有關，就是我对她的熱情已經熄滅，我爲名譽上起見，也該娶她。」他告訴老

頭子，若是沒有這件戀愛，王妃絕對不必經過這場離婚的羞辱，現在他自問良心，不能不娶她了。畢斯麥是老狐狸，他很有理由叫兒子折服。他說那位美貌的卡洛列王妃久已是一個不貞的婦人，今天她的名字跟赫伯特的名字連在一起，昨天已經跟別人的名字糾在一起，明天還可以跟另一個人的名字纏在一起。赫伯特原是個懦弱人，抱鐵血政策的父親，先動之以情，說赫伯特不肯讓步，他將辭職自殺，約安娜也會因煩惱而不久人世，再誘之以利，他去見皇帝，請皇帝修改所賜他的產業的地契，萬一赫伯特違命，他將不能承繼產業，只好靠那位美婦人的第一個丈夫所給的棄妻贍養金過活。赫伯特敬畏他的父親，又不願失了世襲的地位產業，他的心幾乎要碎了。

在維也納的熱情的卡洛列王妃，繼續催逼赫伯特。她很快的辦了離婚，逼她在高位的朋友娶她；她極力逼他來到維也納和她同居。她相信赫伯特一來，就可在報端找到桃色新聞，衆口悠悠，他就不得不娶她了。其實卡洛列王妃是很有盤算的，她既不想在茅舍裏嘗結婚的戀愛滋味，也不想在里維愛拉（Riviera）的別墅裏享野合的滋味。她所要的不獨是赫伯特，而且要他的名位與財產。當她一知道畢斯麥作梗事情不能成功的時候，她立刻拋棄舊愛，開頭（或重新）與新的匹偶過姘頭生活。站在王妃的背後，原有許多熱心的人們，極力促成王妃和赫伯特的婚姻，她趁此施用陰謀，打倒

畢斯麥；王妃不但要赫伯特，也要使畢斯麥父子決裂，老頭子只好出於辭職一途。但是畢斯麥什麼陰謀詭計不會經過，難道現在反被一個柔弱女人打倒嗎？這位機警的外交家略施手段，立刻把兒子從王妃的石榴裙下贏過來。——畢斯麥並不難過，卡洛列王妃也並不難過，受痛苦的只有赫伯特一個人，他還在受良心苛責，他不知道他答應了父親，固然對不起那婦人，如果娶了那婦人，一定會對不起他父親的。

畢斯麥的兩個兒子——赫伯特和比爾，都極嗜酒，死得都較早，不過五十歲左右，沒有父若祖那樣的老年。

第二十五章 老皇崩駕

畢斯麥所以能穀大權獨攬，掌德國國政二三十年，全靠有二個老頭子信任他。第一個是老威廉一世，第二個是陸軍總司令羅恩。德意志統一成功，那三次戰爭，原由於陸軍之力。老皇的本質原是一位陸軍士官，所以畢斯麥很可以通過老皇之力，來操縱陸軍。但是參謀總長毛奇和畢斯麥意見不洽，全靠羅恩斡旋其間。羅恩真是畢斯麥的知己，他不但以軍隊的力量，擁護畢斯麥，還幾次幫助他逃過政治上的危機。當一八六二年威廉踐祚的時候，也是羅恩把畢斯麥從利坵海濱召回的，從此畢斯麥青雲直上，做了二十八年的宰相，推根究源，羅恩是畢斯麥最重要的橋樑。

在一八七三年，羅恩當了普魯士內閣總理，因為政治上的波濤，不免跟畢斯麥衝突，這樣的衝突，很足破壞雙方金石一般的友誼。羅恩想無論怎樣犧牲，總得保留着畢斯麥作他的朋友，所以到了秋天他就辭職。他寫信給他的姪輩說，他未嘗不可以跟畢斯麥攜手，以反抗自由的潮流，不過同時「要跟兩方面作戰，他的力量不穀。」他很堂皇地寫信給畢斯麥說：「請你讓我的熱情鼓勵你，『有勇的英雄，向前呀！』我將接連的鼓勵你，死而後已，我的死期大約不遠了。無論我在台上演戲，或者在台下

聽戲，我將接連的鼓勵你。」羅恩辭職後，過了六年的安靜日子。他聽得畢斯麥又一次以辭職恐嚇老皇，便對他的姪輩說：「伯洛米修斯（Prometheus，希臘神話中英雄）從天上把火種帶到人間，他要忍受桎梏和老鷹。他的手拿不到他所要的東西！無論什麼人，摘了生命樹的果子，都不能免於受罰的。如果他現在想擺脫職務，告老林泉，他將扯破他頭上的得勝冕。」這幾句話是極透澈的。

當羅恩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時，他從故鄉回到柏林去，他要死在柏林。宮門對面有一座旅館，羅恩就耽擱在那裏，等待最後的一天。他躺在房裏，每天早上看升旗，老皇打發人問他安好，照顧他的飲食。最後，在他死的前一天，八十二歲的老皇，來探望七十六歲的總司令。這兩個敵底誠實的老頭子，坐在那裏，談論從前的戰事。當告別的時候，老皇兩眼看着天空，說：「你對我的老袍澤說，我向他們問好。你到了那裏，將會碰到好幾個！」

第一個老頭子羅恩，這樣瞑目了。

一八八十幾年，畢斯麥正在施展他的手腕，對國內跟帝國議會奮鬥對國外周旋於俄奧之間時，第二個老頭子威廉一世到了九十歲，已經是日薄崦嵫了。一八八七年三月間正在慶祝萬壽時，無人問：「再活幾年接着的政局怎樣？」宮庭裏的祕密，走漏出來，說是太子有病。當慶祝萬壽時，太子說

幾句話，聲音十分瘖啞。兩個月之後，大家都知道老皇駕崩後繼任寶位的是一位少年皇帝——威廉一世的孫子。

一八八七年，德法之間的形勢非常緊張，戰爭好像快要爆發。老皇說他已屆耄耋之年，不復能指揮軍隊了。他去看一幅畫，題目是「一八一三年從伯勒司勞（Breslau）出發的義勇軍」（俄普等聯軍攻拿破崙事件）。畫上一馬當先的，是普魯士的布呂協將軍。老皇就說：「不對，畫師弄錯了！我那時怎樣陪着我父王與俄帝騎馬回到伯勒司勞，我記得很清楚。布呂協並不在場。畫師應該畫我們當時全盤仰賴的俄帝亞力山大，不該畫布呂協。」這是活歷史說話。這位老皇，是道地的十八世紀君主呢。

威廉在早年還是親王時代，跟畢斯麥很不對，他不肯饒恕畢斯麥屢次推翻他的計畫。然而從一八六二年起，他任用了畢斯麥，就推心置腹的信任他。萬一威廉不肯依他的政策，畢斯麥總以辭職相恐嚇，威廉不捨得丟手，自己屈服的時候多。君信臣忠，造成了德意志帝國，並打好了雄厚的基礎。威廉從來不忘才。他儘畢斯麥辦去，盡他的能力以表揚畢斯麥之名，他的公牘，滿紙都是感謝的話：「我之感謝你，將長過我的生命，我是你的永遠感謝的君主與朋友。」畢斯麥恃才傲物，有時跟皇帝爲難，皇帝總是大度包涵。有一次畢斯麥的密友洛西雅說話恭維威廉的時候，畢斯麥率然說：「凡是做元

首的，都有相同的祕訣，就是怎樣利用他們的最有才幹與最可靠的顧問們。我們的皇帝必定是得腓特力大王的祕訣。他是很冷的，其硬如石，並無感激我的思想，他留我替他辦事，只因他想我對他還有用。」這又是畢斯麥的傲氣。有一個議員看不慣，曾經硬直地對畢斯麥說：「皇帝只用着一個極可憎的大臣，其可憎程度，過於從前無論那位普魯士王上所用的，而且皇帝無條件地信用這位大臣的話。」畢斯麥頷之以首，以為說得頗中肯。

威廉現在老了，畢斯麥的心很緊張，他看出轉機快要臨到了，這是一個極危險的時候，然而他空有擎天之力，無法挽回。老皇最關心的，自然是他手造的帝國的命運，其次才關心到他的太子快要死啦。繼位的將是不到三十歲的皇孫，老皇更不放心，——不是不放心他沒有能力，這位未來的威廉二世，是太有能力和野心了。一八八七年聖誕日，老皇寫最後的一封信給首相，信裏還附着一紙委任狀，升赫伯特為大使。老皇寫道：「我要你把這委任狀，交給你的兒子。我想這件事足使三個人快樂，你快樂，你的兒子快樂，我快樂……我是你的感激的威廉。」也許在老皇的心中，很希望赫伯特·畢斯麥繼父之任，掌理國政，以畢斯麥二世輔佐威廉二世。在他暮年的心情中，他覺得畢斯麥不會負他，他也不該負畢斯麥。

一八八八年三月初，老皇知道自己辭世的日子已近，便宣召首相到病榻旁，求他答應輔佐未來的威廉二世。畢斯麥答應之後，老頭子輕輕的跟他握手，隨即入於迷亂狀態。老頭子當坐在病榻旁的，不是畢斯麥，卻是威廉二世這孩子，他嚶語着：「你得常跟俄羅斯皇帝接近，你犯不着跟俄羅斯爭。」過了好一會，老皇又好像清醒了。畢斯麥告辭，老皇說：「希望我還可以跟你再見！」第二天早上，老皇駕崩。中午時候，畢斯麥報告帝國議會，他的話說得很簡單，幾次嗚咽不成聲：「我曾請皇帝只用他名字第一個字母簽字就行，皇帝卻答道他的精力還足以用全名簽字。所以這件歷史的公文編着皇帝的最後的簽字：：在此時此地，我不宜發表我本人的感覺，而且這是無須的，因為我的感覺就是每一個德意志人的感覺，不必費詞。我深信先皇英雄的勇氣，他的謹慎的顧存名譽，他鞠躬盡瘁，履行他對於祖國所負的責任。——這種種將是我們德意志永遠不能磨滅的遺產。」說完了，畢斯麥掩面失聲。

老皇出殯時，全德國，全歐洲，全世界的大國，都有代表。出殯的儀仗，悄然經過菩提樹下。四十年前，威廉當親王的時候，柏林起了叛亂，他化名逃避到英國，幾乎在當年的同一天。如今相隔四十年，還是這些菩提樹在同此二月間的冷風中搖擺，然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了。畢斯麥坐在馬車上，跟着

老皇的棺材，緩緩進行，他心中充滿這目擊的四十年的事跡。與首相不和的老毛奇坐在他的身邊，毛奇快九十歲了，用皮毯裹住雙腳，大概不久也要從先皇於地下了。羅恩死了已經有八九年。還有什麼人跟從前有關的，沒有一個有名的軍長、閣員或廷臣是與從前有關的。奧古斯太皇后還活着，這位老太太卻在家裏，新皇腓特力三世躺在宮裏等死。送殯的穿制服的人，全是後一輩，尤其是未來的威廉二世，他跟着棺材步行，他是承重孫。——跟舊日普魯士有關的連環都完了，畢斯麥就是末後一個連環。

老皇逝世了，踐祚的腓特力一世不過是兩幕之間的小戲。腓特力在太子時代，以自由思想著名，是畢斯麥的最劇烈的仇敵。畢斯麥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從彼美拉尼亞來到柏林，反對腓特力的伯父和父親禪位於他，阻止他在少年時候得權，他等了四十年才到今日。然而今日的腓特力只是一個可憐蟲，用東西墊起來坐在椅子上等死。沒有幾時，腓特力果然死了。在未死的前一天，宣告首相，伸出一隻因發熱病而燒到紅色的手給畢斯麥，隨即抓住皇后的手，放在畢斯麥的手裏，使他們兩個人握手。他不能說話，卻是很動人的警告這兩個人，他臨死的時候，好像是賜福於他一生所反對的畢斯麥的政治。

第二十六章 威廉二世

腓特力三世一死，威廉二世正式踐祚了，那時他還只有二十八歲，這位少年皇帝，他父親腓特力在世時，曾寫信給畢斯麥批評他說：「他的裁判來得太快，欠成熟，趨向於太過驕蹇。」除此以外，威廉二世自尊自信，好大喜功，跟老氣橫秋的畢斯麥，自然合不上。而且威廉二世，要把政治的大權，從畢斯麥手裏搶過來，改弦更張，從謹慎的大陸霸權，而一躍躋於向外發展的帝國主義，這更和畢斯麥的政策不能相容了。

三國同盟是以德奧同盟為基調，意大利不過是一個配角；同時畢斯麥於一八八七年對俄訂再度擔保條約，所以畢斯麥一貫的外交政策，是維持均勢，防法蘭西復仇，親奧親俄互相牽掣，跟英國避免摩擦。但是威廉二世卻要一個較為固定的政策，想用一個「較為簡單」的辦法，以代替這樣繁複的。因此威廉二世和畢斯麥衝突更烈。在老皇未死前的四星期，畢斯麥曾對帝國議會發表過一篇演說。這篇演說是很長的，他已是七十二歲的高年，演說中間屢有休息。他環顧歐洲大勢，指示外交方針，並含着警告德意志全國的意味。他說：

「在現今這樣時期，我們必得整理自己的力量，我們的力量，得超過任何一個人數相同的國家。我們處於歐洲中央，至少是三面受敵，很容易受到包圍之險。在歐洲這個魚池裏的，又很想刺扎我們的兩邊，我們實不能作無害的鯉魚。他們逼我們統一，我們雅達素願，如果沒有外來壓力，我們早自願自分飛了。」

「像奧地利那樣一個國家，是不會消滅的，但是我們臨危不顧她，她會跟別人攜手，和我們乖離，對於我們有害無利。一言以蔽之，我們若要維持孤立，我們必要有一個我們所能信任的朋友。以他們的軍人數額而言，他們跟我們一樣；但是以屬性而言，他們比不上我們。如果要談到勇氣，在諸文明國家間並沒有差別，俄羅斯人、法蘭西人，跟我們德意志人一樣的有膽。」

「我們正在把德意志軍隊，發展爲一個極有力的機器，把這機器用來作侵略工具，大概總沒有人提議吧。如果我今天當着你們的面對你們說：（假設環境與今日的環境不同）『我們很受法國俄國嚴重的威脅，顯然會受侵略，我憑着自己的外交經驗，和看到陸軍報告的見解，我深信最後的自衛莫如攻擊。我以爲我們應該立刻準備動手，所以我請你們通過籌備十萬萬或五萬萬元。』諸位先生，如果我向你們作這樣的請求，你們是否深信我，答允我？我希望你們別相信我！如果你們信我，我還

以爲理由未足。我們德意志想以全國之力赴戰，必得是全民之戰。凡一場戰爭不是民意所主張發起的，當這一國的諸領袖法權以爲是必要，而且解明爲什麼是必要的，也未嘗不可以實行，但是一開頭不會踴躍激昂的。每個軍人自然相信他自己比敵人強。除非他也要打仗，還相信將來會得勝的，不然的話，他不會是一個特別有用的軍人。我們確實相信我們的理由好，將來必獲勝利，猶如一個外國小軍官，在他所駐防的小市鎮內，於喝過第三杯香檳之後那樣的確實相信——或許他的理由更好。

「外國報界的恐嚇，笨得叫人難於相信。一國的報界打破許多玻璃窗，日久必歸咎於這國。總有一天會算帳，這帳單就是幾個他國所說的不高興的話，我們被愛情與好感所動，也許是太易於受動；我們卻必不能爲恐嚇所動！我們德意志人怕上帝，此外什麼都不怕，因爲我們怕上帝，所以我們求和平，繼以和平。」

這一篇演說辭，博得全個帝國議會的喝采，這是許多年來第一次。老皇也曾讀過演辭的紀錄，威廉二世想來也讀過的。但是老皇尸骨未寒，威廉二世立刻忘懷了這篇演說，立刻發了帝國主義的熱狂。威廉二世要向外發展，找尋殖民地。他不願周旋於俄奧兩國之間，維持均勢。他要加強跟奧地利的同盟，攜手東進，向近東發展，攫取資源。爲了這樣的目的，威廉二世不惜丟開俄羅斯，如果利益衝突的

話，不辭一戰。因此德俄的再度擔保條約，到一八九〇年滿三年之期，此後續訂與否，誰也不知道。畢斯麥自然想再展期的，威廉二世絕對不願，皇帝與首相，都堅持自己的理由。

威廉二世爲人，嗜侵略，有魄力，其專制手段和剛毅精神，似均足以濟其野心。當他踐祚的時候，德意志統一約有二十年，德國實力已極充足，大陸基礎也臻鞏固。於是他熱心的東進政策，開始積極推行了。從威廉二世看來，雄跨歐亞的土耳其帝國，實爲德國最好的根據地。就地勢言，土耳其跟德奧同盟，十分接近，這三個帝國若然能殼聯成一氣，德國由此發展，一面勢力達到近東，與英國爭雄，一面控制兩海峽，阻止俄國南下。而且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摩蘇爾（Mosul）石油礦，產額豐富，德意志的野心家，垂涎已久，很想要攬到手裏。柏林報達鐵路（Berlin-Bagdad Railway，即三巴政策）久已活躍於威廉二世的腦中。威廉決意籠絡土耳其，爲其東進的工具。歐洲各國帝王，自昔本有往返會見之例，或爲修好，或爲解決彼此爭執；只有土耳其的蘇丹，閉關自守，深居簡出，而歐洲列強元首，也鄙棄他是異教徒，不高興跟他交接。威廉二世看到這情形，忽然別有會心，決意打破歷來的傳習，跟蘇丹發生關係。一八八九年，威廉二世的妹妹與希臘儲君結婚，威廉二世乃假赴雅典觀禮的名義，作東方旅行，在歸途中跟土耳其蘇丹會見於君士坦丁堡，這是德土關係正式接觸的第一幕。這

次威廉二世東行，訪問土耳其首都，他並不與首相畢斯麥同走，只常發電回國，候問首相的康健。畢斯麥也早已看透威廉二世的野心啦。依照當時的情勢看來，土耳其是近東病夫，德國是稱霸歐洲的大國，威廉二世不惜紆尊降貴，跟蘇丹會見，這是震駭流俗的大事情；在土耳其的蘇丹和回教人民看來，更覺得此爲異數而同聲欣感，爲後日土耳其加入德奧同盟的伏線了。

威廉二世不單願意丟開俄羅斯，他也想跟英國競爭。他要建立強大的海軍，去找海外殖民地。但是德國的海外拓地，爲時已晚，只能劫奪英國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英國交，便起了磨擦。從前因爲畢斯麥無意與英國競爭，英德雖未攜手，英國對德國的態度，卻是極友誼的，反之，俄國與英國利益處處衝突，法國與英國的協商尙未訂立，英國仍以孤立爲樂，決不會與德意志爲難。現在，德意志超級的無畏艦，顯然威脅到英國的海上霸權。英國要維霸權於不墜，只有出於和法俄聯盟一途了。

威廉二世的政策，使德國陷於包圍中，畢斯麥見到，威廉二世也見到。然而威廉二世相信德國的力量超出一切，可以摧毀舊秩序，奪取物已有主的殖民地！

第二十七章 君臣衝突

威廉二世踐祚後，他十分狡猾，開頭並不表示他的志向。他以「尙父」之禮待畢斯麥。奧地利駐德大使寫信回國說：「君臣互相讚美，同過蜜月一樣。」威廉二世以巧妙的手段，籠絡住這頭老狐狸。當畢斯麥在佛力特里士路別業裏，坐待到晚上十一點鐘時候，威廉二世來作客的時候，這個少年皇帝謝首相這樣體恤他；威廉二世又爲主人遲眠晏起的習慣，他也早上不到九點鐘不起來。那時候畢斯麥是上了當，他以爲皇帝肯和他親近，憑自己的閱歷，可以感化皇帝的野心。

但是破裂開端了，正好像一對愛侶，因第一次不讓接吻所發生的。一八八九年，俄帝來柏林作客，對首相表明他的信賴，待皇帝卻很冷淡。威廉想自己說要到俄國去遊獵，俄帝一定不好意思拒絕。但是威廉二世不會對俄帝說。他和俄帝作別之後，請畢斯麥同他坐馬車，想在外交部跟他談這件事。當馬車正在路上走的時候，皇帝說起他，決意要拜望俄帝。畢斯麥不作一聲，威廉二世很掃興的說：「你沒有一句讚美我的話嗎？」其實這倒並不是。畢斯麥知道俄帝是個好舒服的胖子，決不喜歡像威廉二世那樣脾氣的人，如果這兩位皇帝同去打獵，一定會破壞本來不大融洽的交情，所以他勸威廉不

要去。威廉二世聽了，好像當頭受了一盆冷水。威廉二世的特色就是好虛榮，畢斯麥的規諫傷了他的好榮虛心。他也當場開銷，在畢斯麥的門口請畢斯麥下車，說了一句無禮的簡單的暫別的話。

接着，威廉二世跟畢斯麥又有第二件不洽的事發生。那時候德意志的礦大罷工，首相想用鐵血對付，皇帝要用理想對付。威廉二世害怕革命，想用改良的方法，減除勞工階級的憤怒，畢斯麥希望革命黨探出頭來，他可以勇敢地打倒他們。從前有人狙擊老皇威廉一世，畢斯麥利用了這件事，通過非常法律反對社會黨；現在他要利用罷工以反對社會黨，在選舉中得勝。內閣正在舉行會議時，威廉二世忽來出席，宣言礦主不遵諭令，不肯增加工資，致釀成罷工，如礦主們有心延宕，他將撤回軍隊。皇帝這一番話，使畢斯麥大掃興。

畢斯麥也有一點失着。他把仇敵的力量算得太低，把自己的地位估計得太牢固。一八八九年下半年，他總是躲在鄉下的別業裏，享安閑之福，任好大喜功的少年皇帝，受那些近臣的煽惑。全數黨派都反對畢斯麥，自由黨贊成皇帝的改良社會計劃，社會黨一向攻擊畢斯麥。報紙上都以懷着惡意的言論，批評首相。但是畢斯麥想，以自己的功勳和地位而論，威廉二世決不敢免他的職的。他十分放心，他還說不滿意話，批評皇帝，並說威廉二世有遺傳的瘋病的趨勢。

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三日，畢斯麥在佛力特里士路田莊上，度過風雪殘冬，威廉二世來了電報，宣召畢斯麥赴柏林，第二天要開御前會議，討論社會問題。畢斯麥趁車趕到柏林，疲倦已極。但是他老當益壯，馬上先召集一次閣議，跟閣員們商討一下，看皇帝的目的究竟在那裏。在閣議席上，出乎畢斯麥意料之外的，閣員們都拋棄了畢斯麥，跟他爲難。這是二十五年來未曾發現過的事。畢斯麥已經知道不妙了。自從那次他和威廉二世同坐馬車發生不快之後，畢斯麥並不會跟皇帝見過面。他便趕快去見皇帝。這次召集御前會議，皇帝想實行他的社會政策，通過保護勞工律，消弭革命於無形，畢斯麥卻要取消從前的反對社會黨律，定出更強硬的辦法。威廉二世極不高興，說：「我不願意拿我民衆們的血，染污我登位之年！」畢斯麥答說：「這是革命黨之過，不流血就不能解決這件事。不流血就是投降。」這次討論社會問題雙方衝突，不過是導火線；皇帝想握權，與近臣陰謀反對大權在握的畢斯麥，要把這個狄克推多攆走。

下一個月，陰謀更活躍，威廉二世和閣員們，巴不得畢斯麥趕快走開，他們好深深的鬆一口氣，接收他掌握了二十八年的大權。畢斯麥是老狐狸，裝作假痴假呆，謁見皇帝的時候，想刺探皇帝的意思，說：「我恐怕我攔阻了陛下的路。」威廉二世既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只緘口無言。畢斯麥決意和反對他

的人宣戰，打定心思到底不辭職。威廉二世見畢斯麥不肯急流勇退，只是戀棧，心裏更加生氣。這一君一臣都知道，他們決不能合作，不是做臣的交出政權掛冠而去，便是爲君的像先皇一樣的隨畢斯麥擺佈。現在看樣子是畢斯麥只有走開的份兒，然而畢斯麥還要堅持，跟威廉二世相鬪，看君臣兩個誰有最多的持久力。皇帝和首相都不願意負決裂之責，要對方負責。威廉二世不敢免畢斯麥的職，畢斯麥是非等到踢出他去，他是不肯走的。他情願仍舊當他的大臣。無論如何，他不願自願辭職，使威廉二世易於措手。所以在這個去留之間，君臣中間相怨相持，好像一對反目的夫妻一樣，一個要離異，一個怕離異，誰也不能走一決絕的步。

普選開始了，一隊隊的勞工默默的去投票。他們受了十年的任意壓制，今天要報復。李普克尼希曾經作過預言：「十一年後你得了什麼？在巴黎會議，大家都承認德意志的社會民主黨是世界上最強的，又是組織最好的。你要勒死我們，反使我們變強。德意志沒有工會，變作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呀！一個新觀念已經臨到了世界上，是一個新的革命。你若跟這個時代精神相衝突，禍害是必不能避免的！」社會民主黨的人數，已三倍於前，「紅黨」的票數從一百五十萬增至七百萬，反對畢斯麥的票數，比贊成他的票數多四百五十萬。這次選舉，政府方面一敗塗地。近臣們都向威廉二世說選舉失敗

都是畢斯麥之過。威廉二世決意不再支持畢斯麥。畢斯麥攪權的基石，原站在君權上，現在這塊基石搖動起來啦，他茫然四顧，想找一塊新的更堅固的立足之地。

但是誰肯幫助畢斯麥呢？一切政黨，都是畢斯麥的對頭。比如地主與男爵們，永刻們，跟畢斯麥原是一階級，也聯合起來反對這個階級的不肖子。至於一般的民衆，畢斯麥一向瞧不起，民衆也一時分別不出公道的，決不會來替畢斯麥做後盾。畢斯麥一向提倡君權，把議院弄得薄弱無力，使議院不停的受制於君權之下。德國的君主制跟英國的君主制，其實完全不同：英國以人民爲本，以君主爲名；德國以帝國首相爲本，就是畢斯麥自己。在帝國裏面，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只許他一個人發號令。他跟人民的代表相持了三十年，無時不提倡君權。忽然有一天，一個新人物當皇帝，這個新人物要推翻首相，他去求議院相助，議院即使願意，也無此能力。所以後來他自己承認：「也許是我自己之過，不知不覺的把議院的權力，弄到現在這樣低的水平線！」無論如何，這塊新的更堅固的立足之地是無望了！但是畢斯麥還堅持着，他要打敗了皇帝才走！

威廉二世年少氣盛，耐不住這樣的堅持，他讀了好幾天報上反對畢斯麥的社評，以激勵自己的勇氣，他決定動手了，便差人送一封信給畢斯麥，信裏說明天早上皇帝要來看他。畢斯麥一時疎忽，當

天晚上不開讀這封信，次晨九點鐘前，侍僕把畢斯麥從睡夢中喊起來，叫他迎接皇帝，這是不對他的時候。威廉二世跟畢斯麥說話，始終都是站着，畢斯麥在早上總是覺得很疲乏的，可是不能殼坐下。威廉二世在幾星期來，曾經派密探偵察首相官邸，對於來往人物早全知道。這時候他跟首相寒暄之後，便閉閣的問，一個有名的議員溫德荷士來，首相可拒絕見他。畢斯麥自然作肯定的答覆。於是威廉二世說，重要人物如溫德荷士輩，首相應該先和皇帝商討，才好接見。

畢斯麥極憤怒的，把首相的任務和皇帝的權限向威廉二世解釋；又說威廉二世的話，有失體統，他不能殼答應。威廉二世也洵洵地說：「即使你的皇帝命令你，你也不能殼答應這樣做嗎？」畢斯麥說：「不錯，即使這樣，我也不能殼答應。」——畢斯麥從未聽過那一位君主，對他說「命令」兩字。老卓威廉一世和畢斯麥相處二十六年，無論有怎樣發怒的信給畢斯麥，語氣總很有節制，他和君主簡直以平等的地位相對。畢斯麥原是一個發施號令的人，惟有對方能履行這樣要緊而不成文的條件，畢斯麥才肯同他辦事。現在威廉二世說到難堪的「命令」兩字，全部建築就立刻坍塌了，現在只是一個貴族和另一貴族相對。威廉二世喃喃地說幾句藉口話，好容易恢復了鎮靜，見這一着打不倒畢斯麥，又布置另一個圈套。他的談鋒轉到陸軍，他說及減少陸軍數目，以便可以跟新議會商妥一個

辦法。在威廉二世的心中，以為這個讓步會激怒畢斯麥，因而辭職。誰知畢斯麥並不上當，他聲明如果皇帝要他辭職，他願意辭職。君臣兩人，彼此都要對方負責。威廉二世見又陷於僵局，便從另一方面說起：「聽說你根據一件久已廢而不用法令，訓令內閣各大臣，如不會得到你的允許，不准他們直接向皇帝陳述政情。因此我沒有內閣大臣向我作口頭報告了。」

畢斯麥對於皇帝的第二面進攻，更加鎮靜應付了。他解說他是照着一八五二年的閣令而行的，這條法令極有價值，必不可缺少。威廉二世想大權獨攬，誰知每條路都給畢斯麥攔住，於是他再從第三面進攻。他說他要明白政務進行，以後在要緊的決定之前，首相該跟皇帝商量。畢斯麥老老實實的不答應先跟皇帝商量，他說及他與威廉一世的關係，又很簡單的說：「我必得完全決定，才來謁見陛下。」——這是一條碎石嶙峋的海岸，沒有可以泊船的所在！這一雙鐵手，抓住大權，半分都不肯讓出。只要畢斯麥一日在朝，威廉二世一日還是個空頭皇帝！

畢斯麥不單拒絕了威廉二世的要求，他的怨恨、傲性、勇敢，激起了他報復的念頭，他要使皇帝難堪，以報復近來所受的恥辱。桌上放着一個文牘包，畢斯麥看了一眼，他忽然把談鋒轉到威廉二世和俄帝相會的事，他像不介意的打開文牘包，取出一封公文展了開來，約略過目之後，說：「新近有一個

報告是從倫敦的德大使寄來的，裏面有幾句不利於陛下的話，這幾句話，據說是俄國皇帝在私下裏說的。畢斯麥的態度從容不迫，聲音十分沉着，他舉起這件公文，以威脅皇帝。

威廉二世咬着嘴唇，他決不肯討饒，他說：「請你讀給我聽！」

畢斯麥裝出惶悚的樣子：「不能！我實在不敢讀。」他把那件公文拿在手上引誘他。

威廉二世不知是氣是怕，身上微微發抖，然而他怎肯在畢斯麥之前示弱！他說：「給我看！」他從畢斯麥手中搶過公文，一面讀，一面臉色變紅變白。在這件公文裏，威廉二世親口讀到俄帝攻擊威廉的話：「他是個愚人，他是個不可教的小學生。」威廉二世覺得好像挨了一頓鞭打，畢斯麥抽過來的鞭子，比俄帝的還重；最先當他是個不可教的小學生，然後羞辱他。這一着畢斯麥做得十分巧妙，他借了第三個人的口，重重地膺懲了皇帝。威廉二世當面受過這樣的羞辱之後，還能殼跟畢斯麥握手道別嗎？他^{不作一聲}，右手拿他的盃，已經轉過身子就走，卻草草地伸出手來。他逃走似的下了樓，出了門，上了馬車，回去找他的朋友！畢斯麥沉重的脚步聲，在威廉二世的背後響着，他走到門口，鞠躬送皇帝。現在君臣之間的裂痕，已經無法彌補了。

第二十八章 被逐

第二天，有一個名叫罕克(Hanke)的陸軍軍長，穿着漂亮的制服，神氣活現的走進帝國首相的官邸。他奉着皇帝威廉二世的命令而來，要見畢斯麥，問一句話，那就是「一八五二年先王腓特力所頒行的閣令（即內閣大臣未得首相准許，不准直接向皇帝陳述政情。）幾時取消。畢斯麥知道皇帝以這一點作為免職的藉口，使很傲慢的答道：「這個閣令不取消！」他強迫威廉二世免他的職。一天，罕克軍長又來，傳達皇帝的嚴命，請首相即刻取消舊的閣令：「不然的話，皇帝要你馬上辭職，今日下午兩點鐘，親自入宮告別。」畢斯麥很鎮靜的回答說：「我不便出門，因為有點不適。我會寫信的。」他用這樣的話，打發罕克走了。

就在這一天早上，一位俄國大使來見畢斯麥。他是俄帝的特命全權大使，來柏林的目的，是跟畢斯麥商量本年滿期的再度擔保條約。俄帝想再展期六年，不只是三年，畢斯麥最近一年來的政策，也漸趨向於這個目的，德意志帝國的平安，依賴東方的再擔保，威廉二世拗不過畢斯麥，已經答應畢斯麥展限。但是現在畢斯麥跟俄大使相見，他只能聳聳雙肩，俄大使還不知道葫蘆賣什麼藥，畢斯麥便

說諸傳帝國首相要辭職，確有其事，俄大使只能跟繼任的首相，商量展約問題。受了不意驚惶的俄大使，立刻致密電於聖彼得堡；俄帝知道那個靠得住的老引港快要被免職，不敢放心德意志的政策，便電訓大使，不肯再立兩國同盟之約。

這天下午，畢斯麥召集內閣會議。他說明自己即將去職，又把這場君臣衝突的始末，一一告訴內閣。他並闡述他的外交政策，而他的外交政策向來不被那一黨反對的。他還說自己雖然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鑠，辦事十分來得，他之所以辭職，唯一的理由就是皇帝要大權獨攬。畢斯麥說完了，停頓片刻，希望閣員們想到，沒有畢斯麥領導辦外交，是一件危險事，希望他們宣言一致辭職，以警告剛愎喜功的少年皇帝。如果他們肯這樣，至少可以在歷史的舞台上，演出一幕轟轟烈烈的好戲。誰知他們並不願如此，不願跟畢斯麥同退，只說了幾句吞吞吐吐的話，以敷衍首相。

內閣會議之後，畢斯麥騎了馬，於三月之晚的冷風中，在街頭走了一會，他回到官邸，發見皇帝的第二個使者，在老等着他。這是文官處長呂加奈（Lucanus），他等得很焦急，一見首相，便縳着眉說，他是本着皇帝命令詰問，爲什麼首相到這時候還不呈遞辭職書？畢斯麥並不生氣，很冷靜的回答說：「皇帝幾時喜歡叫我去職，我就去職。只要發出免職的命令，我是很願意副署的。但是我並不算使

皇帝擺脫免我職的責任，此事必得讓國人澈底明瞭。」等呂加奈走後，畢斯麥向他的秘書，口授辭職書，次晨約略潤飾，便送入宮裏。

一八九〇年三月十八日，皇帝免去畢斯麥諸職——帝國首相，普魯士內閣總理，普魯士外交大臣。——畢斯麥一退位，皇帝封他爲勞英堡(Lauenburg)公。威廉二世既然把這位老氣橫秋的首相逐出政府，還要國人相信畢斯麥的告退，只因爲他年老精力不濟，不肯把畢斯麥的辭職書登報，官報上所登載的，只是皇帝感激畢斯麥以往的功勳的話。現在繼任首相之職的，是皇帝的近臣卡普力味(Capriwi)。同時威廉二世想留赫伯特在政府辦事，赫伯特頗有畢斯麥顧體面的派頭，要跟父親偕隱，不願出仕。皇帝請畢斯麥運動他的兒子，畢斯麥引了一句瓦倫斯坦(Wallenstein)說：「我的兒子是成年的了。」暗地裏畢斯麥向人說：「我知道這一條船是快要翻了，爲什麼再把我的兒子放到這條船上去呢？」——畢斯麥辭職的第一個大打擊，便是俄帝與德帝都無意再把擔保條約展期。從此德意志帝國的安全是動搖了，深陷於東西包圍的境地了。當俄大使從柏林掃興而返聖彼得堡的時候，一八九四年的法俄同盟已經露出朕兆了。

畢斯麥雖已辭職，並不示弱，他向幾個大使亂說，甚至於批評皇帝沒有心肝。最後，他離開柏林的

日子已近，便去見威廉二世，作正式的辭行；威廉二世想遮掩免職的責任，畢斯麥偏不讓他遮掩。當威廉二世問他身體可好的時候，他老老實實的說：「陛下，我的身體很好。」藉此反證因年老辭職之說不可信。那時他的後任已在很近的地方辦事，只待畢斯麥把住了二十八年的首相官邸讓出，據說，他們只限他一天收拾，離開官邸。

在他最後一次離開柏林的前一天，他坐了馬車，去和先皇的陵寢道別。他好像一位詩人，摘了三朵玫瑰花，放在他的老皇的墓上。畢斯麥臨走的時候，最後跟他在柏林握手的，不是王公大臣，卻是一個卑微的傳達員。這個人名叫利華斯特降，綽號是「黑色的騎馬人」，是給畢斯麥送公文來的；他從一八七〇年擔任這差使，二十年來，畢斯麥每天必向這個人的手裏取材料。利華斯特降懷舊情深，在畢斯麥未走的三小時前來見，畢斯麥立刻傳他進來。這位鐵石心腸的老頭子，一見進來的這個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德意志帝國成立的情形。凡爾賽行宮的景象，好像浮動在他的老眼前，他記得在那裏第一次看見利華斯特降，派他當這個差使，直到如今。他對這個傳達員說：「我很記得那間屋子，也記得你那時候是一個軍曹長，就在那間屋子裏，你第一次送公文給我。」畢斯麥對於帝國裏的無論那一個，都不曾表示過感謝，現在他卻好語感謝利華斯特降這二十年來忠誠辦事。他還要送一點東西，

給這個卑微的人作紀念。他從一堆酒杯裏，順手檢起一個鍍銀的，放在利華斯特隆手裏，送給他，說：「作一個感謝品，作一個紀念品。」

畢斯麥離開柏林，作了一次短短的旅行後，便回到佛力特里士路鄉下去住。他並不孤寂。他掌政二十八年，跟他的國人雖然乖離，然而他被威廉二世免職，倒激動了許多人跟他表同情。他免職的那幾天，接到六千封恭維他的信，顯然的，羣衆對他的憎厭，已經被他的光明磊落的態度消融了。他經過漢堡自由市時，全市懸旗結綵的歡迎這位逐臣。畢斯麥坐在馬車裏，經過旌旗招展的街道，有一個英國水手，走到他的馬車旁，說「我要和你握手！」畢斯麥果然伸出手來，他和卑微的平民握手，這是生平第一次。畢斯麥住在別業裏，有兩個很熱心的農民，從申豪城趕來看他，畢斯麥很被他們的卑躬稱讚所動，便請這兩個農民同他吃便飯。——然而這樣的事情，不過偶然一見，一般民衆還不會感到畢斯麥去職後的影響，所以也就無甚舉動，但是政府裏自從威廉二世以下，對於這位逐臣，太不體情面了。

開頭時到佛力特里士路來見這位逐臣的，只有幾個外國人，有的聞名來訪，有的探求消息。其中有一個是美國的鐵路大王，不遠千里而來，在談話中，畢斯麥感慨地說：「這一個星期裏，只有你一個

人來訪我。無人敢跟我來往。他們來訪問我，報上一登載他們的名字，他們就覺得害怕；人們跟我的來往一勤，我們這個在位的少年皇帝越覺不高興。每天那些人經過佛力特里士路，都不來見我。——一個月前他們在柏林街上，跟我覲面相逢，只好行個敬禮。狗總是跟隨給它飯吃的人的。」畢斯麥罵世的話，這句也到極點了。

畢斯麥既倒，那些跟他同階級同行列的王公、大臣、永刻，就想報復二十三年來高壓的仇恨。這是畢斯麥任勞任怨的結果，從海岸所發生的波浪，刮回海岸來。畢斯麥爲普魯士爲德意志帝國辦事有四十年的了，政府還要向他追繳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的官俸，說他這幾天已經辭職領養老金；這件文書就是繼任的首相卡普力味簽字的。同時卡普力味還訓令德意志駐外國各大使，叫他們正式告訴外國政府，說不必看重畢斯麥王爵的見解，因爲他業已去職了。另外有一位政黨領袖，當衆聲稱：「畢斯麥王爵不必提及德意志之勢力與光榮。在我們的德意志，出了他那樣一位寶貨，簡直是我們之恥！」腓特力皇后告訴近臣，說一切畢斯麥的功業都是老皇威廉一世的功業，畢斯麥不該掠先皇之美。威廉二世還不放心，派了密探，長駐在佛力特里士路，暗暗偵伺首相的動靜。有許來客要訪問畢斯麥，要逃過偵探的耳目，只好遠遠的在布與（Büchen）換乘沒人偵伺的本地火車，轉

到畢斯麥的地方。凡是寄給畢斯麥的公私函牘，威廉二世分付郵局，詳加檢查。從前畢斯麥的屬員，雖然懷念舊主，都不敢來探望他。只有一個人，從前在俄使館時一度跟畢斯麥交惡的，他名叫謝洛塞，他倒遠來佛力特里士路，執子職以照應畢斯麥，把最舒服的椅子拉過來讓他坐，給他管理煙筒。

這位逐臣，雖然已達七十五齡的高年，但是他的雄心並沒有死。「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他和那些鄉下的小學生，偶然在一起，便告訴他們聽，德意志是怎樣創造起來的，從前是什麼樣的。他想到自己的豐功偉業，不禁起了深切的怨恨。他一生的功業，全被當今這位皇帝奪去了，破壞了。他渴望報復，他心裏的怨恨不能寧靜下去。當他看書的時候，他所最注意的，只是跟他功業相似的事蹟。他在拿破崙的自傳中找尋他自己的影子；他讀過羅馬大將愷撒的故事，發出這樣的感想：「多奇怪呀，這件事跟今日的情景完全一樣。布魯都斯（Brutus）就是一個民族自由黨。」

第二十九章 最後的勝利

畢斯麥懷着怨恨而想報復的心情，住在鄉下。他的身體並不好，然而也並不怎樣壞。他的耳朵還是很好的，牙齒也好，消化力也強健；他還用不着很深的眼鏡。但是他在上馬的時候，他必得用台階，他的馬夫還得舉起他的右腳。他直到現在，好勝之心，還是不肯讓人。他告老歸隱，實在很可以享幾年林泉清福，——況且他本來是極愛鄉下的。老妻、兒子，都在這位逐臣的身邊。畢斯麥太太的身體很壞，越老病痛越多，然而她怕離開她的一輩子的老伴，也不願赴梯泉去養病了。畢斯麥的兩個兒子，也都在家裏。次子比爾業已娶親，有了女孫，畢斯麥很重家庭感情，他見自己年逾古稀，還無抱飴弄孫之樂，心中不免快快。赫伯特今年四十歲，自從經過那場不幸的戀愛，和卡洛列王妃斬斷孽緣，還未娶妻，沒有事體做。他的老父也代他焦心。

一八九二年，赫伯特聽從父親的示意，跟一位奧地利女子定親，對方住在維也納，原也是高貴的世家。畢斯麥想到維也納，參與長子的結婚典禮，也寫信給奧帝約瑟，徵求意見，奧帝覆信表示熱烈的歡迎。畢斯麥父子啓行在即，消息傳到了柏林。威廉二世和他的近臣們很恐怖。但是他們要阻止這位

前任首相到國外去旅行，可沒有理由；侍臣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深恐畢斯麥和奧帝相見，搬弄是非，他們想阻止他們的會見。於是由威廉二世出面，寫信給奧帝約瑟說：「逐臣畢斯麥，將於本月底來柏林。查該臣擅長陰謀，翻雲覆雨，其掌權最大傑作，係與俄羅斯締結兩事兼顧密約，該約有妨奧國，所以朕已決然取消。而畢斯麥歸政以來，不自韜晦，背信逾理，對朕及帝國首相卡普力味，佈極不敬。更擬以陰謀令世人相信朕屈服於畢斯麥之前；其陰謀之出發點，即在於求與陛下會見。幸陛下加以拒絕，使畢斯麥無所逞其技。」同時，首相卡普力味還訓令德意志駐奧大使：「畢斯麥在維也納舉行結婚典禮，你公務在身，有所未便，不得前往觀禮。此層不獨你該遵照辦理，即全大使館的人員亦應照辦。皇帝陛下亦不肯收受任何結婚報告。」

這兩個正式的公文，指明畢斯麥是個不應受歡迎的人，侮辱這位前首相，已達極點。畢斯麥略有風聞，他十分憤怒。在他少年時代，原是跟別人決鬪的好身手，他慣於冒生命之險，以保護他的姓氏，位分，名譽，他屢次總是得勝的。如今他已經是七十七歲了，勇氣像獅子一樣。他第一個念頭，便是送一封挑戰的信給卡普力味，預備跟他決鬪。接着他想此着絕無希望，暗箭傷人的卡普力味，未必有勇氣應戰。於是畢斯麥很小心的好報復計劃。他第一步是在報上發表奧帝不肯招待他的真因，激起國人

的同情。畢斯麥父子兩人，到了維也納，前任德意志首相的氣餒，有如一一位當今列強的元首。貴族們覺得很難爲情，只好走開，駐奧的德大使尷尬地裝病。整個維也納因此抵制畢斯麥，露出不安的狀態。在這樣的不安中，赫伯特·畢斯麥與女伯爵荷厄絲(Hoyos)行了結婚禮。

畢斯麥兩年來所忍受的憤怒，怨恨，預備趁此機會報復。他跟維也納的報館主筆談話，攻擊德意志政府愚庸，斥責柏林沒得人格與信用。這樣的言論飛到了柏林，君主和近臣都感到不安。政府的機關報，也反唇相譏。但是政府諸公的手段太笨拙了，政府的攻擊，百發百不中，畢斯麥的鋒利的答復，每發都能命中。政府裏老羞成怒，到了最後，居然把給維也納大使館的卑怯訓條公布；德國的民衆都可以在帝國官報上看見新首相怎樣急於要屈辱舊首相。民衆們很憤怒。從前有幾十萬的德意志人，以爲威廉二世免畢斯麥的職，雖然刻薄不肯念舊，然而去了一個狄克推多，總是一件有道的事，誰都佩服皇帝的天才與手段。如今看到政府的卑怯行爲，大家都明白了，威廉二世既無天才又無手段。民衆仇視畢斯麥的感情已被最後的歡呼驅散了。民衆不是盲目的，當畢斯麥在位的時候，他們果然痛恨他的高壓，現在高壓一去，他們也想到了他的好處，對於他的遭際，更引起無限同情。在德意志地方，從來沒有一個既不戴皇冕又不穿制服的人，受過羣衆這樣的歡迎。

畢斯麥一生，與王公、大臣、政客、貴族相處六十年，從未跟真正的民衆接近。他當議員的時候，是反對民衆的；他當普魯士首相的時候，曾和民衆宣戰；他當帝國首相時候，是帝國議會仇敵。他常共往來的，只是自己的階級，計他所認得的人們裏面，既無教授們，作生意的市僧，也沒有藝術家。羣衆和他是間隔得遠遠的。現在他從維也納走到啓星根，所過的地方，民衆摩肩接踵的歡迎他：市民們，學生們，教書先生們，附近的鄉卜人們，塞滿了街巷，有的舉行提燈會，有的請他說幾句話，有的以一瞻丰采爲榮。他的馬車經過街上，因爲人擠不能走，成千上萬的人都要跟這位被逐的老首相握手，他們怕他的手重，有幾十年了；畢斯麥卻預備跟他們個個都握手。畢斯麥到此才認識他一向蔑視的民衆的力量了。當他有權有勢的時候，他自己的階級妒忌他；陷害他，到底推倒了他；現在民衆卻在他失勢之後熱烈地擁護他，使他走過南德意志，如同戰勝凱旋一樣。畢斯麥得意揚揚地說：「當我所坐的列車，快要抵達車站的時候，它緩緩地行駛着。等候我的羣衆在唱歌歡呼，聲音漸漸清楚了，我很聽得出；我知道德意志並未忘記我，這叫我的心裏多麼高興呀！」

畢斯麥在德意志的民衆間，雖然得到勝利，但是威廉二世還不會跟這位老逐臣和解。威廉二世睜眼一看，發現國人越久越贊成畢斯麥，他想崇賢的美譽，自己也該爭取一點，於是威廉二世在仇視

了畢斯麥三年之後，想找一個辦法重新拉攏他。他讓出一所宮殿來，請畢斯麥來養病娛老，畢斯麥覆電謝絕。威廉二世揀最好的醇酒送給畢斯麥，請他每天喝一小盃酒，可以養筋活血，畢斯麥說皇帝把他的力量估計得太低，他至少可以喝六七瓶。雖是這樣說，皇帝兩次給恩典與他，他不得不親身去謝皇帝。如果他不親身去謝，皇帝近旁都是小人，又要派畢斯麥的不是。皇帝自然歡迎畢斯麥的來到，布置了降重的招待。

同去謁見皇帝的，是他的長子赫伯特。他們走到皇宮的前廳，有一個陸軍大佐走上來，向畢斯麥行禮，畢斯麥便說：「克萊爾嗎？我看你好像比從前小得多了！」這一句話。凡是在前廳的人都聽得見。大家知道畢斯麥話中有刺，默不作聲。畢斯麥獨自一人走到裏面去見皇帝。他深深的鞠躬，威廉二世扶起他，吻他。那時候空氣很緊張，幸得一兩分鐘之後，有幾個小親王走進來，他們快樂的聲音，消融了冰冷的氣息。到了晚上，皇宮裏大張宴席，侍役們都與會，比爾也來了，和赫伯特兩弟兄護衛着畢斯麥。這是威廉二世跟畢斯麥和解的宴席，但是與宴的人，大家都覺得形勢很吃緊；即使畢斯麥說一兩句笑話，聽的人也有點踉蹌。也許酒酣耳熱，畢斯麥的兒子們會拔出身邊的佩劍來，和皇帝麾下的勇士們戰鬪。幸而威廉二世並不露鋒銜，他只在那裏數時刻，盼望他那不吉利的貴客，早點出了宮門，離開

柏林。席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怕畢斯麥，也沒有一個敬重他的——因為他們在這個逐臣之前，顯然有權有勢了。最後僕人來報，說客人的車已經套好了，威廉二世送他的對頭出去，好容易鬆了一口氣。

威廉二世自從這次跟畢斯麥「和解」後，也曾親自到佛力特里士路去，看這位老逐臣，今夕只許談風月，畢斯麥並不跟威廉二世討論政治上的問題。威廉二世愛憎無定，猶疑不決，實在不會跟畢斯麥作真正的和解。一八九五年四月一日，畢斯麥八十大慶，威廉二世侍從煊赫的親自來祝壽。他把一把金刀賜給畢斯麥，說了幾句很好聽的表示感激的話。畢斯麥並不作答復的演說。當正式行基爾連河開河禮的時候，並未提及這是畢斯麥的意思要開的。一八九六年，德意志帝國慶祝成立二十五週紀念，威廉二世發電給前任帝國首相畢斯麥，表示不朽的感激。但是到了一八九七年慶賀威廉一世陰壽時，曾提及先皇的較次的部屬們，卻一字不提及畢斯麥。

畢斯麥到了風燭殘年，還是不能忘情於政治，而在對外政策一點上，他永遠跟威廉二世站在相對的地位。俄國既撇開了對德的約束，法蘭西使大施其蠱惑手段，一八九四年，法俄屬於防禦性質的同盟訂立，兩國熱切交歡。法國並擔任拉攏成爲死敵的英俄兩國，以作包圍德意志的姿勢。有幾份德國報紙上，說德俄分手，是畢斯麥的不是。畢斯麥看到這樣的話，直跳起來，他很知道究竟是那一個人

破壞了他那審慎的防禦政策；只要他一天活在世上，他不肯讓人把德俄兩國分手的事歸罪於他。他老當益壯地拔出刀來，作自衛的奮鬥，在他的機關報上，告訴整個的德意志國民：「直到一八九〇年，德俄兩帝國都有充分的諒解，這一國被攻，那一國守善意的中立。自從該年畢斯麥王爵辭職歸隱後，兩國不復有這樣的諒解。如果我們從柏林所得的消息非虛，則俄國本擬續展期限，原是卡普力味不肯接續這樣的兩國互相擔保，並不是俄國不願意。據我們看來，專制的俄羅斯帝國與法蘭西共和國第一次攜手，完全由於卡普力味政策的錯誤！」畢斯麥這一拳揮過去，正打中威廉二世的心窩，帝國官報只好支吾其詞，算是答復：威廉二世卻得意揚揚，發電給奧帝約瑟說：「我爲什麼要把畢斯麥免職，可以大白於陛下和世人之前啦。」

威廉二世在下一個夏季，又派提庇茲 (Tripitz) 去見畢斯麥，把擴充海軍計劃，徵求這位前任首相的意見。畢斯麥不加可否，反而毫不留情的批評皇帝一番。最後他請提庇茲「回去告訴皇帝，我什麼都不要，只要沒人來纏我，讓我安安靜靜的瞑目就是了。」但是威廉二世偏要來纏他，在這位前任首相未死前六個月，皇帝帶了許多扈從，來訪畢斯麥。畢斯麥坐在一張有輪的椅子上，在門外迎接皇帝進屋。皇帝的文官長呂加奈伸出手來，要跟畢斯麥握手，畢斯麥動也不動，他記得從前原是呂加奈

親手把免職令交來的。用餐時，畢斯麥沉思着，他想盡老臣之職，對皇帝作最後的警告。被逐的七年以來，畢斯麥第一次跟威廉二世談世界政策，「王顧左右而言他」，畢斯麥再說下去，皇帝卻說兩句笑話，把談鋒轉到別處。畢斯麥深覺悵悵，自己行將就木，也許再沒有機會跟皇帝晤見，他必得趁早把皇帝的危險指給他看。於是末了這位八十二歲的老政治家很響亮的說：「陛下，你一天有現在這班軍官，你一天喜歡作什麼就作什麼；一旦你沒得他們，情形就要變作很不同了！」威廉二世還是裝痴裝聾，用完了餐，帶着侍從告辭，不把畢斯麥的警告放在心上。

畢斯麥好像有着遠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威廉二世在斯巴（*Spa*）會議席上的情形，和他次日逃奔荷蘭的狼狽，畢斯麥已經見到了。

第三十章 畢斯麥不死

現在畢斯麥真的老了，他的知己全凋零了。蓋色林伯爵和步克，在畢斯麥辭職後不久，就死。畢斯麥缺少了這兩位忠誠的朋友，覺得異常傷心，現在沒有一個人真正跟畢斯麥談得上了。

畢斯麥的哥哥本哈特，死於一八九三年。從此畢斯麥的親屬，只有他的太太約安娜，他的妹妹摩紋，和他的三個兒女。當本哈特死時，約安娜正害着最後一次的重病，他雖然悲痛，但是不敢讓她瞧見，免得增加她的病勢。那時候約安娜患着氣促症，去死不過一間，畢斯麥變得更憂悶，他很想跟她一起死的。「我不願死在我妻之前；我也不願於她死後我還活着。」她渴望回到伐森去，畢斯麥成全了她的願望。然而她的身體太壞了，無論到了那裏，她總沒有起色。

挨到了一八九四年的秋天，約安娜終於死了，年七十歲。在上一晚，畢斯麥吃晚飯時，約安娜還能跟他講幾句話。到次日上午，畢斯麥走進她的房裏，看見她已經斷氣了。畢斯麥的鐵石心腸現在忍耐不住，他衣服也不會穿着好，坐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哭，好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到了這樣的暮年，他心上的空隙，永遠不能敷填補了。他寫信給他的妹妹：「我從前其實並沒有什麼人，茫茫大地上，只有約

安娜一人，是我的陪伴。四十八年來共患難的生活，如今什麼都空了。」畢斯麥如今覺得很難受的孤寂，他的兩個兒子，在外謀生，跟父母家相離甚遠，在他身旁的，只有他的長女瑪理。

這時候畢斯麥最忠誠的僕人也死了，他也不再補它們的缺，那是他愛好的狗馬。最後一條狗泰拉斯死的時候，它的主人已經八十歲。畢斯麥葬了這一條狗之後，決意不再養狗。——人們拋棄了他之後，他也拋棄狗啦。

畢斯麥原是從森林來的，現在森林就是他的最後的家。八十年來，森林還像從前那樣的鬱鬱蒼蒼；八十三歲的老人，坐着馬車，在森林裏緩緩進行。記得八十年前，他還是一個滿頭淡黃卷髮的小孩子，在夏天的橡樹底下，挖土堆炮台頭。當他少年時，他曾抬頭看這些樹，有時帶着失戀去國的傷感之情，他爲國勤勞的時候，曾在樹下永休息。現在他已經到了暮年啦，他只要看見這蒼翠的一片，或者坐在那裏，聽和風在枝葉間低語，他的心思就滿足了。現在除了森林和田野，畢斯麥也沒得朋友了。他的太人和他的知交都已逝世，他所愛的狗馬也全死了；現在他，不甚關切他的兒子們或孫子們啦。他得了四肢刺痛病，他受死肉疽的恐嚇；他當八十歲生長的時候，還能殼站在露台上，對德意志的後生們說話，使全羣的人聽他說，不敢發一語。到了現在，他不肯說話，也懶說話。他企求寧靜的休息，以安置

他活躍了五十年的靈魂。他在桌子的一角之旁，坐在一把有輪的椅子上，現在酒也喝得不多，只默默的聽少年們說話。現在的畢斯麥，只不過剩了影子！

畢斯麥渴想葬身在偉大寧靜的森林裏。他選好了兩株高大的杉樹，指給他所優待的客人們看。說：「在森林裏的自由空氣之中，這兩株大杉樹之間，就是我長眠的地方。我愛這裏明媚的陽光與新鮮的和風。」他往下談古時候的條頓族與印度人，他們把死人掛在樹頂上，他只管這樣說，卻知道在另外一個地方替他預備葬身之地，是一座卜者的陵寢。他還知道墓碑都刻好了，但是他的心還是想同森林裏大樹在一起。如果他能彀從他的所欲，他是不要桌，不要桌碑的；他只要陽光與和風。

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午後十點鐘，這位一世人傑的畢斯麥於佛力特里士路別業中逝世，享年八十三歲。他是一個純粹的十九世紀的人物，生於十九世紀開頭，死於十九世紀的末尾。然而他的功業，永存於德意志。

畢斯麥不死在他的性格裏，有三種與生俱來的元素，那是傲性、胆氣、怨恨。這三種元素，使他立志做大事，攬大權，當狄克推多，做發施號令的人。他一往無前，不知道退讓，不知道艱難，不肯饒恕他的仇敵，彷彿是現代獨裁者的前身，然而他比現代的獨裁者更有可愛處。他不要空談，蔑視會議，只知道執

行他的鐵血政策，終於完成了普魯士歷史的使命，統一德意志。他看不起民衆，他着重自己優越的傳統，他以巧妙的手段，消弭了十九世紀末葉德意志的社會革命，勒死了德意志的社會主義者，去開了階級利益，以國家利益爲前提。後世的讀者，可以在畢斯麥的性格裏，隱隱看到近代納粹（Nazi）德國的精神。畢斯麥是德意志的靈魂，是中古武士貴族和近代政治家的結晶。從他的辣手裏，我們感到他的可親，是近代政治家所沒有的。

畢斯麥的功績，自然是手創德意志帝國。這個歷史的使命，即使十九世紀沒有畢斯麥堅毅奮發的德意志人，終有人出來完成的。然而能否做到畢斯麥那樣的地步，卻是極大的問題。畢斯麥完成德意志的統一，完全憑獨臂之力；威廉迷戀舊時代光榮的普魯士，無心戴上一頂皇冕；德意志諸邦的王公，對於老氣橫秋的畢斯麥，更沒有好感，毛奇羅恩一類的軍長，只知道打仗練軍。當時普魯士的大政治家，或者說歐洲的大政治家，只有畢斯麥，在他的鐵腕下，第二帝國出現了。他不單手創了帝國，還給帝國造成堅固的基礎，他的工程是簡單而結實的，居然很耐久，也許這位老首相自己也想不到。德意志帝國，經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大戰的震動，並沒有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她的基礎，原是建築於諸邦干公之上，大戰的結果，全數的土公化爲烏有，傳統形式破壞，然而統一的德意志，並不與君主

們俱亡，甚至現在稱霸歐陸，有實現「第三帝國」的計劃。看到今日德意志的雄風，更不能不懷念畢斯麥的動精。統一的德意志存在一天，畢斯麥的精神也存在一天！

有人批評畢斯麥，是醉心軍國民主義者，是黷武的健將。這卻冤枉了他。畢斯麥誠然懷抱着鐵血政策，但是鐵血是它的性質，跟空談相對，並不是說畢斯麥想以戰爭來解決一切。德意志的軍國主義，負其責者實在是老皇威廉一世和他手下的軍事領袖，像毛奇羅恩一般人，跟畢斯麥並沒有關係。畢斯麥不過幫助老皇完成改革陸軍的步驟罷了。相反的，畢斯麥是贊成和平的，他的鐵腕，發動了對丹麥對奧地利對法蘭西的二次戰爭，可是這二次戰爭，在德意志統一的過程上是必要的，畢斯麥並不是黷武。尤其是那一次對奧戰爭中，威廉和中長們都想自搗維也納，然而畢斯麥在這裏充分顯出大政治家的態度，他不惜以辭職相諫，以自殺明心，不肯使這個兄弟之邦分崩離析，終於挽救了奧地利。「戰爭如能避免，還是避免的好。」畢斯麥是政治家，並不是黷武的軍人呀。

自普法戰爭到十九世紀之末，歐陸不見烽火者垂二十年。這二十年中，正是畢斯麥掌政時代。他一意以維持歐洲均勢把握大陸霸權為職志，廣結同盟，互相牽制，使侵略者不敢輕易發動。他聯奧防俄，聯俄防法，然而他不是要毀滅法蘭西，他害怕阿洛兩省之割，丟了法國人的臉，法國總有一天報復。

然而在他巧妙的外交手段下，法國居然不敢報復。他又召集柏林會議調和英奧俄在近東的衝突，在這會議席上產生的柏林條約，幾乎支配了此後三十年的近東局勢，直到巴爾幹戰爭時為止。這三十四年歐陸上的和平，完全是畢斯麥的功績。

畢斯麥所以異於現代的黠武主義者，他不想侵略別國的疆土，或掠奪海外殖民地。他並不替德意志要求「生存空間」，以為德意志帝國既已形成，只要使她的基礎穩固就是。在畢斯麥執政時代，德國的東進政策未見朕兆；非洲雖有一兩角殖民地獲得，不過分取餽餘，無足輕重的。在南洋，在中國，德國絕無動作。不過德意志統一以後，和平無事，工商業逐漸興盛，最後與資本主義先進國並駕齊驅。畢斯麥下台後，德國要求海外市場的念頭，變得劇烈了，事實上，威廉二世也不得不一反畢斯麥謹慎的政策，向外擴充。德國的要求殖民地，而成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大戰的主因，其責任固不能由好戰的威廉二世所獨負，然而絕不能說畢斯麥埋下火種。畢斯麥掌政一日，則英俄法三國必無機會攜手以包圍德意志的。

畢斯麥死啦！然而他統一德意志的工程不會毀壞，他的精神永存於全體德意志人的心上。畢斯麥不死！

第三十一章 德意志二十年

畢斯麥死於一八九八年。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八年，整整是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他親手締造的德意志帝國，經過了艱苦的戰爭，和絕大的震撼，幾乎到崩潰的路上去。結果民主政府在德意志的帝國廢墟上出現，而君主王公消滅，中世紀最後的遺蛻也成爲歷史上的陳跡。握此番變動的樞紐者，實爲威廉二世——破壞畢斯麥的謹慎政策的威廉二世。這裏很需要總述畢斯麥死後的德意志二十年，承上啓下，使這位偉人的傳記，成功全璧，並可窺見他的遺澤，反映他的功績。

威廉二世逐走了老臣畢斯麥，一反他從前的外交政策，德國工商業的勃興，成爲亟需向外擴展的帝國主義者，他要找海外殖民地，不肯以大陸霸權爲限。第一點德奧併力東進。白威廉二世第一次遊土之後，德土邦交日形密切，德國的資本源流入，德國的技術人員絡繹於道，德國問鼎近東，顯然有跟英俄爭霸的野心。一八九八年，威廉二世假巡禮耶路撒冷之名，再度入君士坦丁堡，跟土耳其蘇丹相會見。蘇丹感於德皇十年來的厚意，招待備極優渥，情好更異曩昔，於是德土兩國的孽因緣，一結不復能解。此外威廉二世又巡遊土耳其其境內各名城，以土耳其帝國的保护者自居；當他在大馬色演

說時，更公然宣稱誓爲土耳其蘇丹和散在世界各地二萬萬回教徒的良友。這位基督教皇帝，簡直做起回教的大護法來了。

德國在非洲獲到根據地後，復轉移目光於南洋，她獲得幾羣小島，這幾羣小島跟英國的殖民地比較起來，其軍事上經濟上的價值，真微乎其微。海外拓地既不得志，威廉二世乃移其目光於第二個老大帝國中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有兩個在山東的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軍隊即在膠州登岸，強迫中國把膠澳租借她，爲期九十九年。他們建築要塞和船塢，探探礦苗，發展鐵路，又造成了美麗整齊的青島市。德國的本意，想把青島作經營遠東的根據地，和英國的香港一樣。

威廉二世更於一九〇五年，巡遊摩洛哥 (Morocco) 的坦吉爾 (Tangier)，在那裏發表演說，着重於土著統治者的獨立地位，及德國要保護本國在北非洲的利益的心。他警告摩洛哥皇，如未經在摩洛哥保有利益的列強所開國際會議之事前認可，不得接受法國所提議的某種改革。法國非常憤怒，準備跟德國兵戎相見，英國對德皇的殖民地狂，也起了惡感。英法兩國，原於一九〇四年立下「友誼協商」 (Entente Cordiale)，此刻法國更調解英俄的不睦，使言歸於好。一九〇七年，英俄協商果然成功，三國同盟 (德奧意) 與三國協商 (英法俄) 對立，歐洲兩個敵視的武裝團體從此

開始了。一九一一年，德法兩國關於摩洛哥問題，又起糾紛，德皇派遣軍艦到亞加狄（Agadir）港，說是保護本國的利益，英法的軍艦就在同一天內趕到這個港口，幾乎成爲戰爭的導火線。幸而次年雙方讓步，成立妥協：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重要利益，法國則將剛果（Congo）的叢莽地十萬方哩讓與德國，事情才告一段落，然而兩國的新聞界，卻極力攻擊本國當局的懦弱。

德國要求殖民地，促成威廉二世過度的向外發展，然而英法俄捷足先登，殖民地分割殆盡，不得不以一戰來解決。於是塞拉耶夫（Serajevo）城的鎗聲，引起了四年痛苦的大戰。英德雙方，見和平無望，便各自準備從事這場生死鬪爭。威廉一世氣宇非凡，估計從前德國三戰三勝的力量，以爲對付英法綽有把握，不怕英法俄把德意志緊緊包在核心。威廉二世決定實施「謝里芬戰略」（Schlieffen Plan），集中主力於西疆，猛烈擊潰法國，然後調動人馬，到東疆去反攻行動遲緩的俄軍。德國的準備極爲充分，德國軍隊是大陸上訓練得最精並且紀律最佳的勁旅，德國的運輸系統十分圓滑，「在一九一四年，已有十三條雙軌鐵道通到西部邊疆，一天可以開出五百五十列車，橫過萊茵河上的橋。」同時德國的武器，也比協約國厲害。在德國的領導下，從北海到阿拉伯打成一片。所以在大戰初期，德國顯然有勝利的把握。

德軍最初的總司令是小毛奇將軍，卽老毛奇大將的侄兒，他是家學淵源，不愧爲軍事專家。前進的德軍，勢如破竹，陷比利時，敗英法聯軍，直趨巴黎，距該城僅十五哩，旋爲法將霞飛的軍隊所阻，巴黎始免淪陷，但法國只好遷都波爾多以避其鋒。接着，德軍和聯軍開始「向海的競走」，企圖控制英吉利海峽，但是伊泊爾（Ypres）一戰，德軍前進之勢也被阻止了。縱然如此，西線的優勢顯然在德國的一邊。

出乎德國參謀部意料之外，俄國的動員頗迅速，從東線進攻德國和奧匈，威脅東普魯士。德國派老將興登堡拒敵，大敗俄軍於坦能堡（Tannenberg），接着興登堡與麥根生聯軍進攻，把俄軍擊得粉碎，東線成功一面倒的形勢，連聖彼得堡也受到威脅。旋因意大利背叛三國同盟，進攻奧國，戰爭重心也移於近東，東線才於德國的優勢中，呈停頓狀態。

一九一六年，德軍在西線又取極大的攻勢，指揮的是威廉二世的太子凡爾登一戰，雙方的犧牲都十分鉅大，德軍雖然未曾攻陷該要塞，但並未失敗。戰爭顯然要延長了，這雅達德國「速戰速決」的初願。同時英國的海上封鎖，使資源不夠的德意志，感到飢饉的憂慮。德國的總司令興登堡，作軍事上的退卻，構成近代防禦工事奇蹟「興登堡防線」，處於凜然不可犯的地位。接着，法軍叛變，更令協

約軍沮喪。俄國於一九一七年秋發生革命，農工和兵士攜手，推翻沙皇政府，跟德國訂立和約，退出戰爭。德國覺得肩負陡然減輕，她可以移東線的軍隊對付西線，英法顯然有點支持不下了。這時候西半球的美國，卻來挽救「英倫祖母」參加戰爭，軍隊源源開到了歐陸。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德國在飢饉中，孤注一擲的作了幾次大進攻，並無怎樣的勝利。而兩百萬美軍和殘餘的英法聯軍攜手，擊破了與登堡陣線。

且說德國內部。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季，政府向帝國議會提出大戰信任案，那時候所有的政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一致擁護保衛祖國的戰爭。但是德國速戰速決的計劃，既然未能達到目的，人數激增的社會黨員，漸感到這種戰爭只為帝國主義者的火併，而不是一種自衛的需要。社會民主黨內發生裂痕：一派以亞伯特 (Ebert) 和謝第曼 (Scheidemann) 為領袖，深信應繼續支持大戰；一派以哈斯 (Hase) 為領袖，反對再予政府以戰時信任。而同情於共產主義的小李普克尼希和盧森堡 (Luxemburg) 更抨擊大戰，主張建設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制。政府顯然感到了困難。同時聯軍的封鎖，破壞了德國的糧食供給，收穫的不良使情形更壞，民衆不獲一飽，代用品充斥市上，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替可憐的德國人樹立了好榜樣。於是有政治目的的罷工陸續出現。最後一次，在柏林

和厄森有五十萬工人，會脫離工作，達一星期之久。從前畢斯麥的鐵腕，曾遏止了德國社會主義的萌芽，現在他們更堂皇地抬起頭來了。德意志帝國的首相，從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後，三經更換，還不能解除困難，不得不於次年十月二日，由開明的巴登邦諸侯瑪克斯担任，並延了謝第曼和另一位社會民主黨員人閣，這在帝國的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瑪克斯決定施行廣大的改革，以挽救搖搖欲墮的霍亨查倫氏皇座，但到他組閣的時候，一般不滿的空氣，已經成爲不吉的預兆了。

瑪克斯不管當前的困難，鼓勇施行許多改革，把德意志變成君主立憲國，讓威廉二世成爲有名無實的元首。瑪克斯並與美國總統威爾遜開始休戰的談判。但是威爾遜堅持，只要帝國政府當權一日，他只能討論德國的降服而不能談判和平，所以有許多人漸認威廉二世爲和平的障礙。一九一八年十月底，社會民主黨提出請威廉二世遜位的請求。威廉二世還想靠忠心的陸軍擁護他，忙從柏林逃往軍隊大本營所在的斯巴地方。

整個德意志在騷動中。某爾地方的海軍，首先發生叛變，繼之以逮捕、鎗殺、和紅旗飄揚。該地的工人攜手加入。只在一星期中，沿德國北海岸一帶，要求設立共和國的叫聲，響聲層霄。接着，南德的巴威邦又發生分離運動，在門興，一位社會黨的報館主筆趁此機會，要求以武力推翻巴威的王公，巴威王

和他的家族倉皇走出，民衆就組織了農工兵會議，在巴威成立了「民主的兼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各地雲擾，威廉二世乃於十一月九日在斯巴召集會議，討論對策，奧登堡和參謀本部終於說服了皇帝。次晨威廉二世和太子出亡荷蘭，兩星期後，這位霍亨查倫先生才以他自己和全族的名義，送出完全遜位的詔書。其時諸邦王公都已逃亡，帝國遂一變而爲聯邦共和國，由亞伯特暫時掌政。威廉二世得不到陸軍擁護而遜位，正應了畢斯麥最後的警告，雖然到此時候，畢斯麥草木已拱了。德意志的共和國，已經無意於從事互相屠殺的戰爭，所以便接受了協約國所提出的停戰協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早晨五點鐘，兩個德國代表在停於貢比泉（Compiègne）的火車中，簽署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公文。

一九一八年年底，亞伯特的社會民主黨和李普克尼希的共產黨爭奪德意志共和國的政權，達到了最高峯。在殘酷的屠殺下，共產黨徒被消滅，國民會議順利地在安靜的韋瑪（Weimar）城開會，組織正式的政府，選舉亞伯特爲大總統，任命謝第曼爲總理。新德國的政權，全在社會民主黨手中，這在畢斯麥生前決料不到的。國民議會當前有兩大任務：一是與協約國媾和，二是爲共和國制定永久的憲法。第二件任務比較容易，至少不比一八七一年帝國的成立更難。所謂韋瑪憲法由是產生。憲法

將最高的權力歸諸人民，並闡明「Reich」爲各共和邦的聯合政府。中央企圖減少各邦的權力，對於外交、殖民、外來的移民、國防、鑄幣、關稅、郵電等事宜，直轄於中央。德共和國的大總統應由人民普選，任期七年；不設副總統。總理由總統任命，但內閣閣員直接對國會負責。最高立法機關是國會，即前帝國議會的繼任者，但它的權力極大，議員由人民選舉，任期四年。上議院即聯邦議會，代表各邦，每邦得選舉代表至少一人於上議院。（其時德國共有十八共和邦。）——憲法頒布後，建立德意志共和國的工作，告一段落，國民會議的議員，移入柏林的國會大廈，自行宣布爲共和國的正式立法機關，總統亞伯特的任期也被延長了。

戰敗的德國，要從事媾和，是忍辱負重的工作。協約國的和平會議，在凡爾賽召集，並草定懲罰德國的凡爾賽和約。凡爾賽雖宮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曾參預德皇加冕典禮的人，五十年後重來此地，常不勝感慨吧。和約認定德國當單獨負大戰之責，給她的懲罰，實在太殘酷了。大多數的德人，恐陷祖國於萬劫不復之境，準備重啓戰端，而不肯簽字於和約。然而法國正求之不得，如果戰事再度發生，福煦元帥可以率領協約軍，浩浩蕩蕩地殺奔柏林，蕩平德意志，以報一八七〇年的恥辱。奧登堡也宣稱，至少西線的抵抗已不可能。時機緊迫，德國無暇選擇，只有接受，兩位代表前往巴黎，預備簽字於

屈辱的和約。簽字的地方，就是威廉一世加冕的鏡廳。當德國代表離開巴黎到凡爾賽去的時候，法國的暴衆在路上拿石頭擲給他們，一面惡罵不絕口。他們到了鏡廳裏，回想到五十年前畢斯麥執政時代在此的光榮，和今日簽定萬劫不復的凡爾賽和約的屈辱，心裏是多麼的痛苦！在勝利者的衆目睽睽之下，這兩位代表，只好吞着眼淚提起筆來。

凡爾賽和約結束了德意志向外發展的念頭，它幾乎毀滅了畢斯麥手創的工程，使德國備受困厄，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幾不能自存。——然而德國始終不曾崩潰，畢斯麥的工程是那樣的結實！

畢斯麥年譜

- 一八一五：四月一日午後一時鄂托·畢斯麥生。
- 一八一六：（一歲）遷居尼福府（Kniephof）
- 一八二二：（七歲）入柏林的拍拉曼學校。
- 一八三二：（十七歲）入荷丁根（Göttingen）大學。
- 一八三三：（十八歲）第一次認識羅恩（Roon）
- 一八三四：（十九歲）普魯士組織關稅同盟，為德意志統一先聲。
- 一八三五：（二十歲）在柏林市法庭當律師。
- 一八三六：（二十一歲）在愛斯·拉沙伯當承審員。
- 一八三七：（二十二歲）本年和上年兩次戀愛失敗。當波次潭承審員。
- 一八二九：（二十三歲）母親逝世。回尼福府居住。
- 一八四二：（二十七歲）第三次戀愛失敗。初遊英國。

一八四四：（二十九歲）其妹出嫁。

一八四五：（二十歲）父親逝世。遷居申豪城。

一八四六：（二十一歲）當易北河的隄官。

一八四七：（三十二歲）和約安娜結婚。當聯合議會的議員。

一八四八：（三十三歲）巴黎發生二月革命，影響及於普魯士，威廉親王（後威廉二世）出走英

國。亂旋定。長女瑪理生。

一八四九：（三十四歲）當下議院議員。長子赫伯特生。

一八五〇：（三十五歲）當厄爾福議院的議員。普魯士奧地利邦交嚴重，反對與奧開戰。

一八五一：（三十六歲）赴法朗克福當日耳曼同盟會議的大使，担任此職至一八五八年。

一八五二：（二十七歲）次子比爾生。

一八五四：（二十九歲）英法對俄的克里米戰爭。

一八五五：（四十歲）第一次謁見法皇拿破崙二世。

一八五八：（四十三歲）威廉親王攝政。

一八五九：（四十四歲）赴俄都聖彼得堡當大使，直到一八六二年。

一八六一：（四十六歲）意大利統一告成。威廉繼任普魯士干，畢斯麥要求內閣一職，不得。

一八六二：（四十七歲）赴巴黎當大使，旋被召回，任普魯士首相兼外相。

一八六四：（四十九歲）爲石勒蘇益·好斯敦問題，與丹麥戰爭，獲勝。

一八六六：（五十一歲）在菩提樹下被人狙擊，未傷。與意大利聯軍夾攻奧大利，意敗於奧，普市

大獲勝利，割石勒蘇益·好斯敦。

一八六七：（五十二歲）北德聯邦成立，當聯邦首相。

一八六九：（五十四歲）第一次辭職。

一八七〇：（五十五歲）普法戰爭爆發，殲法軍於色當，虜拿破崙三世，進圍巴黎。

一八七一：（五十六歲）德意志帝國成立，威廉一世於巴黎近郊凡爾賽宮加冕爲皇帝。畢斯麥當

帝國首相，封于爵，世襲罔替。巴黎納降，普法訂法朗克福和約，割阿爾薩斯洛林兩省，得

賠款五十萬萬法郎。法國第三共和政府成立。

一八七二：（五十七歲）德俄奧三帝同盟。教儀之爭

一八七三：（五十八歲）定五月法律反對天主教徒。

一八七四：（五十九歲）有人在啓星根行刺未成。

一八七八：（六十三歲）威廉一世兩次遇刺受傷，趁此頒非常法律，嚴厲取締社會黨。主持柏林

會議，調停奧俄英在近東衝突，爲他日德國注意土耳其的先聲。

一八七九：（六十四歲）外交政策改變，和奧地利結成同盟，但仍和俄國維持睦誼。

一八八〇：（六十五歲）兼商相。

一八八一：（六十六歲）阻止赫伯特與卡洛列王妃結婚。

一八八二：（六十七歲）德奧意三國同盟。

一八八五：（七十歲）德奧俄三帝同盟，因俄奧在近東利益衝突而破裂，畢斯麥不肯助奧國。

一八八七：（七十二歲）德俄訂再度担保條約，德國大陸霸權鞏固。

一八八八：（七十三歲）威廉一世崩。太子腓特力三世登位，因宿疾旋逝，由威廉二世踐祚（威廉

二世爲一世之孫。）

一八八九：（七十四歲）開始與威廉二世衝突。

一八九〇：（七十五歲）免職，封勞英堡公，返佛力特里士路居住，備受政府抵制。德俄再度担保條約不再展限。

一八九二：（七十七歲）赫伯特和女伯爵荷厄絲結婚，畢斯麥赴維也納觀禮，受政府陰謀抵制，歸途中備受民衆歡迎。

一八九三：（七十八歲）其兄本哈特死。

一八九四：（七十九歲）與威廉二世「和解」，其妻約安娜死。

一八九五：（八十歲）八十歲誕辰，威廉二世親來祝嘏。

一八九六：（八十一歲）德意志帝國成立二十五週紀念。

一八九七：（八十二歲）最後的警告威廉二世。

一八九八：（八十三歲）七月三十日下午十時死。